金文詁林八

文一百二十四 重九百五十六



人

令簋 〈1377〉

「臣冊令敢揚明公尹人宦」

「禹百人」用頡 啓 後人享「用殷」



般甗 〈0813〉

「王宜人方無敄」



天君鼎 〈0608〉

「天君賞厥征人斤貝」

「匍寮人婦子後人永寶」



矢尊 〈2152〉

「令我唯令（命）女二人亢眔」



盂鼎 〈0676〉

「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人鬲千又五十夫」



井侯簋 〈1378〉

「州人重人章人」



矢簋 〈1384〉

「錫在宜王人□又七生（姓）」「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夫」



[illegible]簋 〈1354〉

「命女（汝）𤔲成周里人眔者（諸）侯大亞」



師酉簋 〈1374〉「嗣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尸夷、纂尸夷、秦尸夷、京尸夷、畀身尸夷」



善鼎 〈0673〉「唯用妥綏福唬乎前文人」



克盨 〈1496〉「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



克鼎 〈0675〉「易女井遈𩵦人耤」「易女井人奔于量」





追簋 〈1355〉「用享孝于前文人」 A·B



王人甗 〈0814〉「王人𠂤輔歸雁鑄其甗」





散盤 〈2937〉「矢人有嗣眉田鮮、且、敚、武父、西宮襄、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眚、小門人䌛、原人虞艿、淮人有嗣刑丂、𢦏人嗣工琮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敚父、效果父、𢦏人嗣工琮君、宰德父」



兮甲盤 〈2926〉「淮尸夷舊我員畮人」「其貯」「其進人」



齊鎛 〈0062〉「與𨚕之民人都啚鄙」



王孫鐘 〈0060〉「龢溺民人」



穌甫人匜



〈2944〉「鮇甫人乍嬺 妃襄媵匜」



曾姬無 鄦壺

〈2828〉「聖趄之夫人 曾姬無卹」



齊侯 壺

〈2835〉「齊侯既 遵齊洹」

子孟姜壺其人民 都邑堇寠無舞



為甫 人盨

〈1461〉「口口為甫人 行盨」

取它 人鼎

〈0418〉「取它人之 善鼎」



郤諎 尸鉦

〈0012〉「盂皮 吉人享」



毛公鼎 一人二字合文

〈0680〉「女人母童全一人才 立虔夙夕叀我一人」



孟鼎

〈0676〉「女 □余」

乃辟一人夙夕 我一人登三方



矢尊 二人二字合文

〈2152〉「令矢唯令 女二人亢眔矢爽 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0034〉「用侃喜前文人」〈0044〉「用喜㲽冓文人」〈0056〉「井人妄曰」「前文人其嚴才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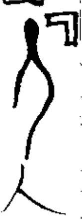
「用追孝侃前文人」〈0505〉「用言王出內入使人」〈0525〉「大師人𩡧乎乍寶鼎」

〈0612〉「萬年佳人」〈0633〉「乃用卿饗王出入吏人」〈0669〉「王用弗䛢聖人之後」

〈0672〉「師𡑞足師俗𤔲邑人佳小臣䜌夫守口官大」「眔奠人䜌夫官守友」〈0677〉「口口口口口(執嚣)三人」「孚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執嚣酉一〔人〕」

「隻馘百世七馘」「〔孚人口口口人〕」〈0679〉「才載王人廼賞用口不逆付𡧊」「用𢦚致兹人」「求乃人」「人五夫」〈0698〉「𠭯人守乍寶」〈0815〉「𦥑子良人擇其吉金」〈1186〉「降人鑄乍寶毁」〈1277〉「不故屯夫人𠬝始乍旋𢍜公」「用爲屯夫人隮譔毁」〈1313〉「佳用安綏神褱懷唬乎冓前文人」〈1337〉「上鄀公敄人乍作隮毁」〈1362〉「𣪘-姞彶及㐌人從」「𣪘人紉雹谷杜木遷谷旅桑涉東門」〈1390〉「昝乃且祖亦既令命乃父死𤔲𦳚人」「令余佳令女汝𣥂𤔲𦳚宮𦳚人」〈2142〉「用啚㠯尹人配」「用寧室人𢌓人」〈2446〉「今我佳令命女汝

二人△亢眔矢奭𠂤左右𤔲乃寮吕与乃友事」〈2724〉「月唯子曰令望人△方罍」「子令小子𤰈先以人△于堇」〈2744〉「甫人△父作𣪕其萬年用」〈2817〉「中白乍𥎦姬䜌人△賸壺」〈2882〉「穌甫人△乍嫚妃襄賸般」〈2946〉「甫人△父乍作旅匜」「其𠈇萬人△用」〈2919〉「𡗜甫人△余余王口叡孫丝乍寶它匜」〈3020〉「䦎人△𥫱桿戚㿽」「而爾車人△刺制之」「如䦎人△不用命」「䦎人△口口亓其事」〈3145〉「鄦王戍人△乍五彶唫」

强運開曰人匜父己卣說文乃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尸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彐瑞信也象相合之形此三字實為一字尸象側立之形彐象跽伏之形尸則其筆畫小異者也說文訓彐為瑞信故从彐之字說解均誤容庚說如此甚為精塙可从古

籀三補卷八第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卩象臂脛之形。按古作卩師酉敦作卩𧻚尊彝象人側立形有頭背臂脛也。說文云卩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人在下故詰詘。按此非孔子語。古與人同作卩宋周鐘見字曾伯霥匠元字偏旁不詰詘。說文云卩瑞信也。節本字謂符節之象相合之形。按古作卩畜生敦令字偏旁作㔾太保彝令字偏旁作卩洹子器命字偏旁皆於節形不類。與卩形近。凡从卩之字皆以人為義。詳見各條實即人字。屈下體象跽伏形。說文云㔾卪也。闕。按即卪之反文。不為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儿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此謂籀文作卩與古文作卩少異也。然其儿即象臂與脛。亦相同。故云爾也。按人字象文人側視形。首身手足皆具。而大字象立人正視形。大義無可象。故借人形為之。所謂天大地大人

亦大之意也大也故具全形有兩手兩足也人字自避於大故略以作亻亻即大之半體也造字者之用意可見矣」(古籀篇三十一第一頁)

L.C.Hopkins曰「通常總是很小心的湛約翰 Chalmers 對於牠說一般的特徵是用兩線來代表兩脛(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P.9.)又衛格 Wieger 一方面實實在在引用說文的解釋一方面却說人用他的兩脛來代表一個人(Chinese characters 英文本) P.7.)可是說文的原文是象臂脛之形那就是說象手臂和脚脛就這一點講起來還是說文不錯那左面的一撇是延長的手臂這是無可懷疑的並在這裡我可以指出那在歷史以前造出中國人的象形文字的藝術家們(如果是中國人)所有一種特性或作風就是在繪側面形的時候

無論他是人或動物很少會用實有肢數的一半以上繪人的時候總常只用一隻手臂和一隻腳脛繪動物的時候總常只用一隻前脛和一隻後脛」(中山第六冊四九二六至四九二七頁中國古文字裡所見的人形)

高鴻縉曰「說文儿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如鄰切

又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如鄰切

按此字原象側面人形甲金文皆然非必籀文小篆以後形變不類至儿字為偏旁居下者秦漢間人或譌書作儿故說文贅立儿部當併孔子曰云云出緯書」(字例二篇八六頁)

田倩君曰「今日所通用的人字僅是一撇(丿)一捺(㇏)但最古的人字則全象人形狀多詰屈正見其穴居生活之一般所以孔

子說人在下故詰屈（有謂在人下者誤也）可見古人其初造字的動機用意極簡單是因為需要一種幫助記憶的符號所以把事物的形象畫下來所謂因物象形並不是後世之人所附會所宣染的所謂天地三才陰陽五行那等玄妙的奧義殷金文中的人字象側立人形其頭臂脛無一不備（因彼半身為此半身所掩故僅見其頭和一臂一脛）這是古人在不知造字而造的字因為需要記載有關人的事情便倣照人的側面畫下來大家都需要用這個字來記載某一事物於是大家便倣照這個辦法畫起人來因為沒有劃一規定各畫各的所以也有左向也有右向正面反面等等不同的形狀殷金文中的人字如（尊）人形則是正立的人形這種純象形文字今稱之為原始圖畫文字其產生時代在殷商以前約當西元前十五世紀以前

殷商的甲骨文即變成符號了人字便沒有頭和足的形象如等這種人字雖然筆畫簡單却仍然具備全體形象這一畫表現着頭頸肩背腰足丿這一畫象手因為用刀刻畫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沒有詰屈多現稜角這是殷商時代通用的字體在西元前十一世紀以前也有三千多年歷史了周朝金石文中的人字如𠘧等其變化並不大小篆的人字作𠘧從殷商古文至甲骨文亻至周金石文𠘧至小篆𠘧人字均是象側面人形以上各代字體形象甚多我們僅舉其中一二字為例而已自隸書以下至今楷均是一撇丿一捺㇏的人字離原始象形文字太遠了」(叢釋三二二至三三五頁說人)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字象人側立有臂與脛實無可疑天地之性最貴者乃後儒義理之言與造字之本意無涉人之形態別於禽獸其顯著者即在於不必以手足並用爬行故字作側立形田倩君謂了亦人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二六一。亦同實則此字雖與人字形近然其字特別誇張頭部與人之象臂脛形有異容庚从高景成說釋作兀元兀兀一字了即以頭部為其所欲表達之意義高說可从李孝定云「尸象高坐之形蓋當時東夷之坐姿如此論語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蓋原壤當時之坐姿有踞与形坐姿今日人之坐猶如此之常禮而夷人之坐姿相同故孔子責之也了則象側立之形古文从人之字或从大或从女或从尸或从尸隨宜所施不拘一體及後衍化漸緐字型亦定於是本為一

字者以其偏旁小異遂亦別為數字矣人方夷方原本一字𠂆之作𠂇僅形體小異」仝上頁二六〇九 𠂇㔾為坐姿𠂆為側立李說是也尸人之別其在屈膝與否金文中兩字分別至為明顯同一銘文而尸人並見如兮甲盤「淮尸舊我員晦人」是兩字迥者者也李書人字下亦多作𠂆而間作𠂇此形近而易混似非本為一字尸雖象高坐之形然是否即東夷之坐姿則仍有可商金文記載有東尸南尸西門尸淮尸等甚众則何以獨謂東方之人其坐如此又祭祀之尸其陳如尸故以尸名仝上頁二七四六然祭祀時尸為心所繫其坐姿既與尸夷同則尸夷之坐姿不必為人所鄙孔子以此責原壤者何也」

〈大1〉「丝茲㝅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大4〉「白伯買父囚台以氒人戍漢[illegible]州」「氒人𠬝卌夫」〈大5〉「肯𢏚人身〈大6〉「王令命毛公㠯邦冢君土馭

徒御践職人代東或(國)痛戎」〈大18〉「女(汝)母(毋)弗善效姜氏人」〈大19〉「襄

孚(俘)人三百」〈大24〉「尸(夷)允咝三百人」〈大25〉「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辠

又(有)故辜」「迺乍令一人咎」「用辟(弼)我一人」「迺敢疾嗞訊人」〈大36〉

「上鄀公敄人(乍其龢鐘」〈大45〉「左右余一人一人」〈大52〉「用兵五十人吕

上」

保
鼎父
〈0073〉「保」

父丁
簋
〈0932〉「保父丁」

父乙
觶
〈1689〉「保父乙」

大保
簋
〈1323〉「王降征令(命)于大保，大保克苟(敬)亡遣，王伓大保，易(錫)休余土」

保卣
〈2725〉「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蔑曆于保」

盂鼎
〈0676〉「灋保先王」

才盤
〈2893〉「用萬年用楚保眔叔才」

毛公
鼎
〈0680〉「臨保我有周」

克鼎
〈0675〉「肆克龏保氒辟龏王，諫辥王家」「聖保且(祖)師華父」「保辥周邦」

保子
達簋
〈1182〉「保子達乍(作)寶毁」

𤔲鐘
〈0061〉「保余小子」「畯保三或(域)」

叔向
簋
〈1360〉「用𤔲圝綱繆惠保我邦我家」

秦公
簋
〈1382〉「保𤔲氒秦」

縣改
簋
〈1364〉「我不能不眔縣白(伯)萬年保」

保

格伯簋

〈1362〉 「𠒇𥁕鎛保寶殷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A.B.C.D.)

鄦子盨

陳逆簋

〈1442〉 「其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1296〉 「子孫是保」

楚子簋

〈1428〉 「子孫永保之」

褱鼎

〈0541〉 「永保用之」

郤王耑

〈2434〉 「永保於身」 見於〈2435〉郤王义楚耑 按此字衍

陳侯午錞

〈1501〉 「保又有齊邦」

鄀嬰簋

〈1291〉 「保辪鄀國」

王子申盞盂

〈3007〉 「永保用之」

鄀侯簋

〈1327〉 「永保用享」

司寇良父簋

〈1214〉 「子子孫孫永保用」

沇兒鐘

〈0052〉 「永保鼓之」

陳侯因資錞

〈1503〉 「保有齊邦」

子仲匜

〈2980〉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齊陳曼簠

〈1434〉 「永保用匜」



姞口句鑃

〈0068〉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寬兒鼎

〈0629〉 永保用之



者減編鐘

〈0047〉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邾公華鐘

〈0059〉 𩛥邦是保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㚖鼎

〈0417〉 㚖段乍保旅鼎



蔡侯盤

〈2923〉 永保用之



中子化盤

〈2906〉 中子化用保楚王



曾大保盆

〈3010〉 曾大保双麿叔亟用其吉金



王孫壽甗

〈0816〉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其次句鑃

〈0067〉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叔卣 从玉

〈2716〉 王姜史叔事于大保叔對大保休



𢇲鼎

〈0413〉 大保



矢方彝

〈2446〉 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 保尹三事四方

毛弔盤

〈2903〉 □孫孫永保用

齊侯敦

〈1499〉 其萬年永保用

齊鎛

〈0062〉 齡保其身 保盧盧吾兄弟 保 盧子佳 子孫永保用享

者弔匜

〈2982〉 永保其身 永保用之

細卣

大保

〈0440〉 大保

大保

〈1849〉 令大保于 御入口貝

爵

〈2712〉 隹明保殷 成周年

保卣

保女

母盧

〈1162〉 保女母易 貝于庚姜

鐊

作冊大鼎

〈0666〉 大顯揚皇天 尹大保室

齊侯敦

〈1499〉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國差鐈

〈2999〉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邾弔鐘

从貝

〈1039〉 用□其□鐘□ □□保保用享

十年陳侯午鐓

从缶

〈1502〉 保有齊邦



齊縈姬盤 從宀

<2911>「子子孫孫永寶△𠈃用享」

<0035>「用保△奠（下闕）」
<0038>「永保△用享」
<0041>「永保△鼓之」
<0043>「子子孫孫羕保△用之」
<0045>「永保△鼓之」
<0047>「永保△是尚」
<0058>「子孫永保△」
<0253>「大保△簋」
<611>「保△辥鄦國」
<0639>「隹公大𠈃△來伐反尸隶季」
<0640>「永保△用之」
<0645>「光用大保△」
<1048>「季保△作寶尊彝」
<1157>「保△侃母錫貝于南宮」
<1168>「大保△錫厥臣櫅金」
<1230>「永保△用之」
<1340>「用保△乃邦」
<1369>「徐其萬年永保△」
<1498>「永保△用之」
<1944>「用萬年用楚保△眾弔叔才」
<2149>「永保△用之」
<2150>「則萬年保△我萬宗」
<2151>「萬年保△我萬邦」
<2152>「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四方」
<2445>「萬年保△我萬邦」
<2801>「王姛錫保△𢓊母貝」
<2806>「子孫永保△用」
<2808>「子子孫永保△用」
<2818>「羕保△用之」
<2824>「保△辥鄦國」
<2914>「保△辥鄦國」
<2918>「永𠈃△用之」
<2953>「子孫永保△用」
<2975>「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2982>「永保△其身」「永保△用之」
<3012>「保△辥王國」

「阮元釋子孫足跡曰：案孫足跡者，繩武也。詩下武云，繩其祖武，傳云，繩戒，武迹。箋云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此銘孫在子下，係以足武，故王氏釋為孫承子足跡，錢獻之云，古器有作足跡形者，說文云，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取子孫基址相承之義也。」（積古卷一、三十一頁父丁卣）

「方濬益曰：……字象人抱子之形，按說文有勹字云覆也从勹覆人，是為抱之本字。周書曰保抱攜持，詩曰亦既抱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其字皆當作勹，經典作抱者，叚借字，說文捊引取也，从手孚聲，抱為捊或體，聲義並異。」（綴遺卷六、八頁抱子父丁毁）

吳大澂曰『[glyph]小兒衣也从人抱子丿象保衣之形周書曰若保赤子小篆作緥叔向父敦』(古籀補四十六頁)

劉心源曰『保从任說文任保也左傳不能保任其父之勞故古文保从任西亭䳑永[glyph]用之齊侯敦永[glyph]用之汗簡人部引古尚書保作[glyph]又引石經保作[glyph]皆如此也據古二之一太保彝作[glyph]』(奇觚卷一十五頁太保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保善也从人𤓽省𤓽古文孚按古作[glyph]克彝即緥之古文小兒大藉也丿象緥形子在其上人𢑥負之或作[glyph]遺尊彝从任轉注或增作[glyph]司寇良父壺或省作[glyph]保林父敦詩佛時仔肩之敬仔當作[glyph]即保字故訓為任說文謂仔从人子聲於古無徵恐無其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保養也从人从𤓰省蓋𤓰亦聲也古文作呆亦作𠈃不省又孚卵孚也从爪从子古文作呆从爪从呆呆古文保又緥小兒衣也从糸保聲俗字作褓吳大澂云凡𠈃皆緥字也从人抱子丿象保衣之形周書曰若保赤子小篆作緥此說稍有理矣保字作呆者最古文也丿者抱擁之意作丿者其省略而意無異也亦與亥或作𠀅之乚同意亥下曰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乚象裹子咳咳之形是也鳥之嫗伏與人之呆子相同故孚字从呆鳥之卵孚以爪反覆其卵故字亦从爪造字之意歷歷可見而𤓰字或省作孚孚下之子非子孫之子也从呆省也呆字亦變作保加人右旁呆亦非𤓰之省也呆保同字也至作𠈃者始从𤓰人會意其為後出字可知耳又保字古當兼緥字以衣抱兒必後世之事即保養之一耑也緥字

亦出于後世可知矣但書召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云云此即緥字之意是古字之存者也吳氏楚說文染指曰人部保養也从人𤓰省聲又出俘篆云軍所獲也从人孚聲楚按从𤓰省與从孚同而保為養俘為軍所得兩義大反此無理之尤也不應造字矛盾若此今案保俘寶一字也古保寶同音通用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一作大保是其證左氏春秋經齊人來歸衛俘傳作衛寶公羊穀梁經傳皆作衛寶是俘字即保字經借保為寶其字作俘即作保也經意決不以為俘獲之俘矣保篆从孚於義甚精爪部孚云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重文𤓰云古文孚从示示古文保字此正與保篆說解相印合鳥之抱子誠一不二故又為孚信之孚保字从人孚正康誥所謂如保赤子者也保俘今形雖稍異要皆从孚耳安得析為二字哉

4980(8.22-1060)

⿱子八為古文保加爪作孚則為古文孚是又二篆互相轉注之意決不得分二字二義也然則經傳俘獲多矣豈意無其字乎曰有之是捊字之叚借也手部捊引取也詩釋文取作聚聚與聚同義引取而聚之正捊獲之義也捊獲敵人及重器貴在多得故用引聚之義捊字亦作裒周易謙卦象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鄭康成荀卿蜀才本裒皆作捊是也捊多非取引聚之義而何取乎孚从爪子以爪抱子而人引手取之俘獲當作捊獲不可易矣今訂俘字當為保字重文云保或作俘捊下當云引堅也一曰軍所獲也引春秋傳以為俘馘以證叚借之指則書然理解不相蒙冒矣按此亦一說或可為是併錄備參云(古籀篇三十一第一〇至一一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保養也从人从𤓽省𤓽古文孚𠈃古文保𠍋古文保不省案甲骨文作仔於金文鄦侯𣪕作𠈃司寇良父壺作𠈃大保𣪕作仔或从玉作𤥨(齊𨪐)𠍋(國差𦉜)皆與此異春秋莊六年左氏經齊人來歸衛俘杜云公羊穀梁經傳皆書衛寶此傳亦言寶惟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云案說文保从人𤓽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作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保耳案孔說是也甲骨文俘作𠦃與保形近易誤汗簡有𠈃字注云寶見石經乃借字今石經保作𠍋」(古攷七四頁至七五頁)

陳夢家曰「所謂三公之大保的職位與召公大保在周初的顯赫已如上述但西周之初另有一種職事其官稱也是保

保侃母易貝揚姛休乍寶𣪕　双劍 I,1.12

王姛易保侃母貝揚姛休用乍寶壺　三代 12.12.4

保彶母易貝于庚姜用乍旅彝　三代 6.45.5

古女子之名稱某母故上述三器的保而名某母者明其人為女子而她們受賞于庚姜等人亦屬于君后之類禮記內則保乃負之注云保保母也後漢書崔寔傳注云阿保謂傅母也而阿字說文作娿云女師也讀若阿說文娒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上昏礼內則作姆公羊傳襄三十傳母一本作姆是姆母也是保母而上述三器的某母也可讀作某姆卜辭保字象人背負小子而以手向後托子之形亦即抱的象形而音與負同

由上所述可知師保之保最早是以女子担任的保姆漸發展而為王室公子的師傅至周初而為執王國大權的三公政治上的大保與保已成為一專由男子担任的官職而維持較古

意義的保母之保仍同時存在亦同時並見于一個時期的金文內(金選八二頁西周銅器斷代大保殷)

馬叙倫曰倫按齊侯殷有𠈃字與此同此泐耳今夨彝𠈃字亦即此字似從人從王從呆說文止作保古文則作𠈃甲骨文有𠈃從人負子即負之初文轉注為負從人貝聲金文牽作𠈃蓋𠈃之變省惟司寇良父敦作保鄦侯敦作保與說文同說文又有古文作呆蓋從子八聲說文又呆為古文孟蓋古文經傳以為孟字白家父作孟姜敦孟字作𡥆八在子上可證也或從子八象負子所以系子者即說文緥之初文本有象形之緥字以變為篆文形與辟之初文作八者同乃作呆字以別之呆為孺孤穀之轉注字今人呼孺子為寶寶之本字也然保為從人呆聲矣此從王王為光之轉注字從火二聲(二即上字詳疏證)保從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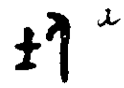
無義倫謂此從壬癸之壬非王字也壬者任之初文實𤓽之譌省𤓽為負貝保為負子語原同也故倗保皆為雙脣破裂音保聲幽類壬聲侵類幽侵則對轉也然則此蓋從保壬聲為保之轉注字（刻詞三十頁太保鼎）

高鴻縉曰「按金文或从任从任亦可生保意」（字例五篇一九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保養也从人从𤓽省𤓽古文孚𤓽古文保保古文保不省」唐蘭云「抱者裹於前保者負於背故𠈃字象人反手負子於背也保字孳乳為緥是為兒衣襁緥者古亦以負於背今日人猶如此則𠈃即保字無疑……𠈃字書之不便因省而為㑅更省則為仔……仔即𠈃之省金文作保者多一飾筆耳更進作保則飾兩筆矣其作保者則又从玉為保玉之專字耳史記周本紀「展

九鼎保玉」說文「保養也从人从𤓽省𤓽古文孚」按字又从古文𤓽是互相从矣失之禮記內則「保受乃負之」注「保保母也」負子於背謂之保引申之則負之者為保更引申之則有保養之義然則保本象負子於背之義許君誤以為形聲遂取養也之義當之耳」（文字記頁四十四至四十五甲骨文字集釋頁二六一四引）諸家解說保字皆不及唐氏其說誠不可易也然有二事當為補充金文保作⿰亻子乃⿰亻子之省蓋以丿為反手其作⿰亻呆者乃涉[?]作[?]之例而增繁者馬敍倫謂从八聲非也⿰亻⿱呆玉从保从玉或謂从王或謂从任皆非乃永⿰亻⿱呆玉用之專字玉為人所珍當持之勿失而彝器亦家國之所寶世代永用不移故曰永⿰亻⿱呆玉用字又或从貝作賲其意亦同保養與保守義並相近史記周紀「展九鼎保玉」保寶同音相段⿰亻⿱呆玉恐非寶玉專字」

〈大24〉「臨保我氒之周雩 5 三方」〈大29〉「□〔保其〕身」〈大30〉「子孫永保用之」〈大33〉「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38〉「永保鼓之」〈大42〉「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43〉「永保其身」「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44〉「羕保其身」「羕保用之」〈大45〉「永儝其身」「子々孫々永儝用喜」〈大46〉「子々孫々羕保用」〈大47〉「毗保其孫子」〈大50〉「保鼄氒龢夏」



仕

仕斤戈〈3088〉

「仕斤造戈」

林潔明曰：「按說文：『仕，學也。从人士聲。』金文字形同，用為人名，義無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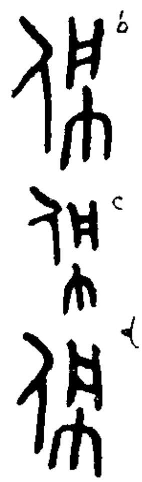




佩

頌鼎

〈0674〉「受令（命）冊佩」



頌簋

〈1392〉「冊佩以出」

（A.B.C）



頌壺

〈2836〉「佩以出反（返）入覲章」

〈0677〉「盂㠯多旂佩戉口口」

a 吳大澂曰「㣈大帶佩也小篆从人从凡从巾頌鼎」（古籀補四十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㣈大帶佩也从人凡巾佩必有巾故从巾巾謂飾按古作㣈頌鼎从人轉注夕象帶形」（文源）

a 高鴻縉曰「佩本為大帶之名从人从巾凡聲字亦用為動詞謂繫懸於大帶也後世引申凡繫掛於身皆曰佩此處謂繫於大

『𠈃頌器考釋四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𠈃、大帶佩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故从巾。巾謂之飾。蒲妹切。」

按佩字金文見頌鼎。初學記引說文作从人、凡聲。與今本異。之則應為从人从巾會意、凡聲。』（字例五篇一七四頁）



伯 不从人

魯伯鬲 白字重見

魯白愈父乍鼄姬

〈0739〉

仁朕媵羞鬲

楊樹達曰爾雅釋詁曰伯長也說文八篇上人部云伯長也从人白聲詩周頌載芟曰侯主侯伯毛傳云伯長子也按古以伯仲叔季為長幼次序之稱仲之言中季之言穉說文言之叔之言少段氏言之獨伯之為長自來無明之者今謂伯之為言霸也伯从白聲猶从霸也七篇上月部云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蓋月之始生者謂之霸子之始生者謂之伯造文者引天象於人事也哉生霸之字經傳多作魄許君亦以魄釋霸蓋魄从白聲白霸古音同故用字者假魄為霸也五伯為諸侯之長此伯之引申義也或作五霸乃假霸為伯也用字時之通假大可證造字時之通假矣詩甫田序正義引尚書中

侯霸免篇鄭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其說非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月者三日則成魄正義云前月大則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生魄白虎通日月篇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書康誥曰惟二月哉生魄馬融注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此與許君說皆謂月初生明為霸也漢書律歷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注云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此與戴記白虎通許馬諸說違異者乃劉歆之說也以造文時用始生為義通伯於霸之說衡之則戴記諸說是律歷志之說非也(小學七頁釋伯)


[a]

仲不从人

散盤 中字重見

<2927> 「氒左執纓要史正仲△農」



 a 伊

史懋壺 〈2831〉

「王乎（呼）伊白（伯）易（錫）懋貝」

 b 伊

伊簋 〈4371〉

「𬴝季內（入）右伊」「王乎命尹封冊命伊」「伊拜頴首」「伊其萬年無彊」「伊用乍朕不顯文且（祖）皇考徲弔（叔）寶𩰫彝」

 c 伊生

簋 〈1090〉

「伊生乍公女尊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尹。按一人之名無專制字之理，伊尹生於伊川空桑，本以伊水為姓，伊為姓，故从人，猶姬姜之字从女也。尹聲。尹臻韻，伊微韻，雙聲對轉。古作史懋壺。伊尹二字即伊音之反切，伊尹名摯，相承舉姓不舉名耳（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𠙵古文伊，从古文死。案甲骨文作伊，伊，金文同，此从𣦵，當為冉之寫誤」

(古攷七五頁至七六頁)

〈大19〉「至于伊△」〈大45〉「伊少(小)臣隹楠(輔)」

4995(8.37-1065)



仜

縣妀簋

<1364>

白伯室

75 2人 楷

高田忠周曰『舊皆釋左字．文義可通．然各家本明从人从工．非左叉文也．說文𠈊大腹也．从人工聲．讀若紅．字亦作肛胮肨．段借為龐．廣雅釋詁．仜有也．即說文龐訓兼有也是也．銘意亦疑同此．又或段借為工．為功．期有功于縣白室家之意也』（古籀篇三十一第二八頁）

郭沫若曰『仜字孫詒讓釋任、案上壬字作𡈼、与此从工作者有異．疑是仜字．廣雅釋詁、仜、有也、（王念孫以仜為仁字之誤．恐非．）』（兩攷六十七頁縣妃毁）



儼 不从人

虢叔鐘 嚴字重見

<0057> 「皇考嚴△ 才（在）上」

倗 説文輔也从人朋聲金文以為倗友之倗 經典通作朋貝之朋而尃字廢

貞中壺

〈2804〉貞中臣倗生 飲壺

倗卣

〈2692〉倗作厥考寶尊彝

倗尊

〈2116〉倗作厥考寶尊彝

伯康簋

〈1331〉用饗倗友

倗伯簋

〈1193〉倗伯㝬臣陳簋

趙曹鼎

〈0656〉用鄉(饗)倗友 饗倗

伯旅魚父簠

〈1411〉用倗飲酒

吕姒簋

〈1322〉用侃喜百生(姓)倗友眾子婦

芮伯簋

〈1389〉孜倗友雩百者(諸)婚媾(婚媾)

王孫鐘

〈0060〉及我倗友

叔多父盤

〈2921〉師艅倗友

克盨

〈1496〉隹用獻于師尹 倗友 婚媾(婚媾)

杜伯盨

〈1493〉于好倗友

倗仲鼎

〈1507〉倗仲作畢媿媵鼎



格伯簋

〈1362〉「格白（伯）受良馬爯，乘于倗△生」（A.B）

盠駒

〈2150〉「盠曰王倗△下不（丕）其（基）」



倗史

車鑾

〈3030〉「倗△史」

〈0030〉「用樂嘉賓父雔大夫倗△友」

〈0045〉「及我倗△友」

〈0593〉「用朝夕饗厥多倗△友」

〈0635〉「眔多倗△友」

〈1365〉「宰倗△父右壁入門立中廷」

C 方濬益曰：說文鳳之古文作𠈍，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彝器文鳳字皆作𠈍，或作𠈍，與說文所收古文同，而筆迹小異。按勹勹皆鳳之象形，𠈍象羣鳥從之，即朋字。彝器文凡言五朋十朋皆作拜是也。後世由篆變隸，以拜為朋。朋與多形近，故戰國策韓公仲朋，史記甘茂傳作公仲侈。嘗推求其故，意公仲之名古書當作𠈍，後人既誤以朋為多，復以勹為刀

遂譌為侈其寔則[illegible]之形變也莊子徐無鬼篇謂朋前馬崔譔本作侈其誤並同至漢書古今人表作公仲用則又以隸體渻朋為用而誤管子練之以散羣傰署注曰傰猶曹也劉績注傰音朋又漢書南羣盜傰宗等數百人此二傰字當亦[illegible]之誤字乃集韻於傰字下既引漢書此語又出傍字云音多姓也漢有傍宗此正由朋譌多之證而唐韻集韻復有[illegible]字則又譌傍為[illegible]展轉牴牾幾不可究詰要皆因古鳳字从勹隸變為人誤仍偏旁遂紛紛致此舛謬耳（綴遺卷十八、十三頁鳳尊）

强運開曰[illegible]王孫鐘及我倗友容庚云說文倗輔也从人朋聲金文以為倗友之倗經典通作朋貝之朋而專字廢其說甚是按倗篆下段注云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為邦朋注曰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傰鄭司農讀為朋友之朋鳥

部朋下曰鳳飛羣鳥相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蓋朋黨字正𠤎倗而朋其段借字是段氏亦知倗為朋友之正字矣運開按金文朋貝𠤎拜象毌貝之形朋友𠤎𠤎从乁即从人自小篆加人於左𠤎倗許又讀若陪位倗朋轉似有別隸變𠤎𠕁楷又𠤎朋於是朋友朋貝皆𠤎朋許書復以朋為古鳳字遂至三字混合為一不有吉金文字又孰從而辨正之也」(古籀三補卷八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倗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之陪字或作倗周禮士師故書七曰為邦倗司農注讀如朋友之朋蓋司農以通字釋正字也倗即朋友之朋輔也者以文輔友之輔也又按說文篆从鳳古文又鳳字解曰鳳飛羣鳥隨以萬數故以為

朋黨字其說皆傅會不可信今見此篆倗友之倗元从龜貝曰朋之朋非从鳳鳥之鳳也」（古籀篇三十一第三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倗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李孝定云「治說文者多以此為朋友之本字不知此乃朋之異文也蓋朋象朋貝亦即頸飾倗則象人着頸飾之形其實一也朋之與倗猶賏之與嬰也朋友為五倫之一其字無由以象形會意出之作朋作倗皆假借其字蓋亙古無正字者……許訓輔乃由頸飾義所引申蓋頸飾環繞與夾輔之義近」（甲骨文字集釋頁二六二七至八）李氏之言誠為創新然有數事似不可解彝器銘文中倗朋分用不混朋為朋貝之朋倗為倗友之倗或為專名毫無一字異文之跡象李氏又謂朋友為五倫之一其字無由以象形會意出之然則父母等字並皆亙古未有正字而以同音段借者耶至謂頸飾引

申為夾輔之義亦甚牽強窃疑毋貝並系為朋人之相交相从相連結如貝之串系故為倗从人从朋朋亦聲古籍以朋代倗而倗友之專字廢倗篆作倗有類鳳形故許書誤以朋為鳳之古文實則朋黨本字為倗朋亦倗之段借字」

林潔明曰按「倗字為朋友之專字絕無可疑惟李孝定以為倗乃朋之異文象人着頸飾之形其誤張日昇已言之矣張君謂朋倗於金文分用不混是也且字亦不象人着頸飾之形至張君仍从李氏謂倗乃會意字竊疑非是蓋文字乃語言之紀錄倗友字乃从人从朋朋亦聲形聲兼會意字也」

〈大25〉「迺⿰馬勞倗卽女汝」

〈大38〉「及我倗友」

〈大45〉「遣而尔倗剔」





俶 作弔不从人 「用作朕皇

頌壺 弔字重見 〈1392〉 孝龔叔」

林潔明曰「按說文「俶善也。从人叔聲。詩曰。今終有俶。一曰始也」。按容庚收弔於俶字下。弔又重見。按字在金文皆用為叔伯字。不必讀為俶。此字應刪」。



a

佗 不从人

齊侯盂 字重見 〈1500〉 匜 它

林潔明曰：按說文「佗，負何也，从人它聲。」容庚收它字於佗字下，它字重見。按它它金文常語，不必讀為佗。此字亦應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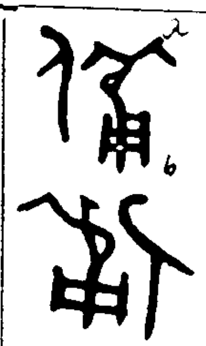
何[a]

何

十六年戟

<3136>「何厶㙯」

林潔明曰：「按說文『何，儋也。一曰誰也。从人可聲』。金文字形同。然銘義未詳」。



備
齊侯壺 〈2835〉「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嗣」「于南宮子用璧二備」

徐同柏曰「備讀為佩，佩有備義」（从古卷十六、二十三頁周陳桓子鈃）

商承祚曰「說文備，慎也，从人𤰈聲，𠈈古文備，案金文洹子孟姜壺作𠈈，此从𤰈則𤰈之寫譌也」（古攷七六頁）

楊樹達曰「王靜安釋玨朋云，古者玉亦以備計，即玨之假借，璧二備即二玨也，余謂王說非是，古人玉以玨計，璧則絕無以玨計者，蓋玨象玉之相連，璧為大玉，不得以系相連束也，愚謂此備字乃𤪌之假字，說文玨部云，𤪌，車笭間皮篋也，古者使奉玉所以盛之，从車玨，讀與服同，𤪌讀同服，而服備古音同，字多通用，故銘文假備為𤪌也」（積微五十三頁至五十四頁洹子孟姜壺跋）


a

位 不从人

頌鼎 立字重見

〈0074〉「即立位」

「立中廷」

a 劉心源曰「立讀位潛研堂聲類三引周礼小宗伯神立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即立是也」(奇觚卷二、二十頁頌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𠉀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按古只作立、位蓋後出字」(文源)



儕 般殷盤

〈2905〉 儕孫般殷 作盤盤

a 方濬益曰『說文儕等輩也从人齊聲春秋傳曰吾儕小人濬益按又僖公二十三年傳晉鄭同儕注儕等也禮記樂記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也注儕猶輩類』（綴遺卷七·十三頁至十四頁儕孫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儕等輩也从人齊聲宣十一年左傳吾儕小人蓋亦齊字轉義古唯當作齊莊子漁父以化於齊民李注等也可證从人猶齎妻从妻均皆古今字耳此篆齊下作田疑為貝變此从齎聲也』（古籀篇三十一第四二頁）



側

無惠鼎

〈0661〉

「官𤔲[illegible]王遇側虎」

楊樹達曰：「側字自顧亭林、王漁洋、程穆倩、翁方綱以下（諸家釋文見焦山鼎銘考）以至最近治金文諸家皆釋為側字。今按則字右旁从刀，此字右旁是人字，非刀也。余謂陳公子甗甗字所从鼎字作鼎，與此字形同，知此文實从鼎，而字為公卿之卿字也。古文卿鄉同字，字象二人就器相對之形，此亦是也。卿字依篆文从皀，字初文之皀，此獨从鼎者，鼎與皀皆盛食之器，義相近，金文中凡義相近之字可以通作也。獻字左旁多从鬲，而上舉陳公子甗及伯姜甗、六年琱生毁、子邦父甗諸甗字皆不从鬲而从鼎，此銘以鼎代皀，猶彼諸器之以鼎代鬲也。」（積微二六八頁無惠鼎再跋）

段紹嘉曰『師𠭰側新□羌尸……句、與無叀鼎王遣側虎臣、語法近似、側與特通、禮聘禮、公側授宰玉、又側授宰巾、注謂君特授公』（文物一九六〇年二月十頁陝西藍田縣出土弭叔等彝器簡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側、旁也、从人則聲」、金文㑴字右旁从人、不从刀、則字彝銘屢見、皆不从人、楊樹達疑其非側字、誠屬有理、然釋為卿字則亦有可商、卿字象二人相對就食之形、即使从鼎與从皀同義、但相向作[illegible]不得變為相从作亻亻、㑴為何字未知也』



付

散盤

〈2927〉「我既既付△散氏田器」「我

既付△散氏濕田𤲞田」

〈0679〉「才戴王人迺賫用口不逆付△呂」

〈0670〉「我弗具付△𤔲从其且租」

林義光曰「說文云：付予也，从寸持物以對人。按古作[illegible]鼎名从又象手形」（文源）

〈大19〉「復付△氒君」





偁者爪父乙爵

<1813> 「中偁父癸」



父癸爵

<1805> 「申偁父癸」



父甲爵

<1810> 「中偁父甲」



或者鼎

<0601> 「用勺偁魯福」



偁缶簋

<1077> 「偁缶作祖癸尊彝」

<1811> 「中偁父乙」

徐同柏曰「偁字从人从古文舉偁與舉同義」(从古卷五、六頁商日父癸爵)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偁揚也从人爯聲經傳皆借稱為之古字偁揚作偁爯舉作爯今亦作稱非爯之冓即冓之省冓亦古文作[冓]鼎文又有[偁]字舊釋偁誤」(古籀篇三十二第三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偁，揚也。从人，再聲』段注云『釋言曰：偁，舉也。郭注引尚書偁爾戈。玉篇引左傳禹偁舉善人。凡古偁舉偁謂字皆如此作』偁岳簋作𠊱，象提舉之形，變作𠊱，省作𠊱。」

a 呂尊 𢼸

〈2143〉 䰲 微△

b 文盨 𢼸師

〈1295〉 寰毀(A·B) 匕𢼸氒

d 散盤

〈2927〉 矢人有𤔲眉田鮮、且、𢼸△、武父、西宮襄(A·B)

〈2723〉 「妥黃䰲𢼸△」

林義光曰「說文云𢼸眇也从人从攴豈省聲。按从攸从耑省。攸者修之古文。見攸字條。治也。凡微妙者得其端而後可治。攸與耑古同音。疑亦耑之聲借。古作𢼸散氏器」(文源)

高鴻縉曰「𢼸字亦見石鼓馬薦鼓。而作原鼓有微字作𢼸。說文有微無𢼸。微下說解曰。隱行也。从彳𢼸聲。無非切。據此則漢時

有敚字無疑段玉裁曰敚訓眇微从彳訓隱行段借通用微而敚不行敚既為細微敚眇之本字而初形作𢼸𢼸應从攴长會意长為髮字之最初文象人戴髮形攴小擊也从又(手)卜聲髮既細小矣攴之則斷而更敚也於是隱行之微从敚从彳敚亦聲长變為镸形亦小異长既為髮字之最初文後人加彡(毛飾)為意符作髟後又加犮為音符作髮隸作髮楷作髮痕跡顯然髟說文曰髟長髮猋猋也从長从彡必凋切又所銜切形變而說歧也且據从髟之字如鬢頰髮也耳間鬄比也用梳等字推之髟為髮之次初文無疑說解云云殆其借用之誼又必凋切所銜切一字兩音中必有誤今查犮音與必音為雙聲犮韻與銜韻為陰陽對轉古或髟音必銜切與髮音之方伐切者相為母子歟又查甲文有长及长兩字見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七八兩頁惜均為

地名無由證其意金文長字作[illegible]見寡長鼎作[illegible]見庶長畫戈鼎文即借古髮字為之（人髮最長人髮有一人長馬尾亦長但馬尾無一馬長）戈文从[illegible]从止會意止足也髮垂至足其長審矣由此更足以知[illegible]之為髮而[illegible]从攴髮會細眇之意亦得佐證且[illegible]字變為[illegible]變為[illegible]變為[illegible]變為隸楷之[illegible]亦有線索」（散盤集釋二四頁至二五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敚妙也从人从攴豈省聲」高鴻縉謂字从[illegible]（髮之初文）从攴說較許書為勝然謂金文長字借古髮字為之[illegible]變為[illegible]變為[illegible]變為[illegible]則似有可商金文長字作[illegible]與[illegible]略有不同而所从[illegible]則與[illegible]字相似唐蘭謂耑本象王耑一類之植物文字記頁十八窃疑耑本雖或為植物然必被剪修編整後始用為箕帚故[illegible]象編理後之形與[illegible]之為髮之長短不同是以

[illegible]象理髮之形、从攴與从又同意、表示動作也、㠯字或作[illegible]、或作攺可證、敚疑髟次之本字、說文云「髟用梳比也、从髟次聲」、古音敚在微部、髮在脂部、音相近」

周法高曰「張日昇君謂「敚疑髟次之本字」、聲紐相去太遠、案說文通訓定聲履部第十二頁七十二比字下云「蒼頡篇、靡者為比、篦者為梳……今字作篦、又作笓、廣雅釋詁三、笓、次也」、比(笓篦)與敚聲紐同為唇音、較近、然說亦未必可靠」

林潔明曰「按說文「敚、妙也、从人从攴豈省聲」、金文字作[illegible]、从[illegible]从攴、非从人、許君之誤顯然、高鴻縉謂字从攴从[illegible](髮之初文)會意、其說近是、甲文長字作[illegible]甲編二四五七、[illegible]前二、七、四、[illegible]前二、八、三、[illegible]後上、十九、六、正象人髮長皃、而[illegible]與金文小篆形尤近、其遞嬗演變之迹歷

歷可尋。是則敚字蓋从長从攴，會意。許說豈省聲。蓋就篆形強

說耳。至張日昇疑𠂢之衍為斤。蓋未見甲文也。以敚為理髮之

形，稍覺牽強。」

〈大23〉

「王令敚𢇛𦺈嗣九陂」



作不从人與乍字重見

〈0674〉「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始（姒）寶障鼎」



或从攵　姞氏簋

〈1236〉「姞氏自餃△作爲寶尊毁」



仲鑠盨

〈1462〉「中鑠口餃△作鑄旅盨」



或从攵　欒書缶

〈2998〉「以餃△作鑄鐱」

〈1388〉「師龢父餃△殂」

郭沫若曰「餃字从攴乍聲、當即飲字之異、此讀為殂、說文殂之古文作𣦸、亦从乍聲」（兩攷一四九頁師嫠殷）

又曰「容庚云『餃當讀為胙、賜也、左氏隱公八年傳、胙之土而命之氏』……今案師和父賜嫠叔市、何以當告于王、此不可解、故仍

維持舊說」（兩攷一四九頁頭批師嫠𣪘）

〈1388〉容庚曰：「銘云『師龢父𢦏師嫠叔市，巩告于王』。𢦏當讀為胙，賜也。巩或體作𢀜，舉也。猶言師龢父賜嫠叔市，嫠舉告于王也」（商周彝器通考五八頁）

周法高曰：「郭說非也，當从容說。蓋師龢父（吳其昌、郭沫若皆以為即共伯和）賜師嫠叔市時，共伯和攝政，宣王尚幼，若周公之輔成王也，故師龢父賜師嫠叔市，而師嫠舉告于幼王也。說見拙著英文本西周年代考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卷一期，頁一九七–一九七一年」

〈大17〉「隹巢來攸（笮）」〈大44〉「𠭯吊叔攸（作）作媵子孟姜盥盤」〈大45〉「女台（汝以）戒戎攸（作）」「尸用攸（作）𨰿鑄其寶鐘」



侵

鐘伯侵鼎

<0606>

「大師鐘伯侵」

「自作石沱」

林義光曰「說文云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手也按人與又不共持帚侵迫也象埽者持帚漸進侵迫人也」(文源)

a 柯昌濟曰「侵古侵字說文侵漸進也从人又持掃若埽之進也又手也」(韡華一一五頁大師鐘伯鼎)



儥

君夫簋

〈1338〉

「儥求乃友」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儥蓋招字之異文。薛書跋周召夫尊云：中鼎，先相南國，相字作㽕，此尊言大相公族而相字作㽕，字體亦同。蓋前人釋㽕為相，然古書乃召六卿而召作㽕，恐此音直笑切，召乃召命之召，非周召之召。如此則中鼎云先召南國，此尊言大召公族，文意稍通，是㽕為召字，確有依據。後人釋見釋相皆非也。此字上㽕形即召字，召加貝加辵即招字。」（攈古卷三之一、二十五頁君夫敦蓋）

徐同柏曰：「德古作㥁，說文云內得於己外得於人也，得亦作㝵。亦作㝵，此儥通德字也。」（从古卷十五、十五頁周君夫敦）

「劉心源曰」價說文作𧷏云見也（小徐本如是）大徐本作賣也（即粥字）然小徐云價周礼俗為貨賣字音育若果訓賣正是貨賣字小徐即不得云俗是知訓見為本義即覿之正字也大徐本譌為賣於是新附乃有覿字矣此銘價求乃友正是覿字義許印林釋為招引辭書跋周召夫尊𡆥為召吕證之不知辭氏所引尚書乃宋人誤讀古文者雜集為之汗簡且不收入可吕知其謬矣且古文雖甚奇奧亦究有形意之可揣从中从𠙵何吕為召今吕宗周鐘盂鼎中鼎友鼎𩰫鼎友史鼎曶鼎揚敢豆閉敢互相參斠知𡆥𥓓是省字（說文作𥄉）近人釋相且有不能兼通者何有於召乎省詳㕯卯比鼎此價从𡆥即古文睦字（奇觚卷四一頁）君夫

敢

α 高田忠周曰『按許〔印林〕說文義可通，而篆形全乖，今審凡𠚕字即𦰩字，與此作𠚕自異，況亦从貝，𠚕亦非手，因謂𠚕為匕字，匕與化貨通，用齊刀寶貨字多有作𠚕者可證矣，但化貨與貝同意，此𧶠即贖字無疑，後漢書趙壹傳注，贖即續也，此云贖求，多集同志之意也，又古籀補所引作𧶠，即从人，明是為儥字，亦文義明白矣』（古籀篇九十九第三九頁）

α 郭沫若曰『儥字周礼以為鬻字，說文訓見，段玉裁謂即覿字，此儥求連文，當讀為續，逑，續逑乃友猶師𡙇父鼎所言，用嗣乃父官友』（兩攷五十八頁至五十九頁君夫𣪘）

償 不从人

曶鼎 賞字重見

<0679>

限詰曰𩁹 鼎 卑俾我賞償焉 弋秋唯般ロロ禾

是賞償 賞償 曶禾十秭 曰如來歲弗賞償

林潔明曰按說文償還也从人賞聲金文字不从人蓋假賞為

償

[a]

儀 不从人

「旅𣪕啓師井望」

虢弔鐘 義字重見

<0057> 皇考威義儀

a 劉心源曰「義說文云己之威儀也即儀本字經傳段為仁誼字乃有从人之儀而已誼為恩誼字矣」(奇觚卷九、三一頁號叔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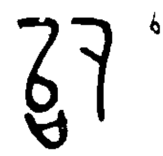




似

口似鼎

<0350> 口钔匕△ 肇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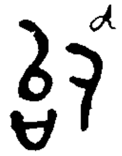




似伯簋

从台

<1205> 钔△伯楚作 寶盨簋 (A·B)



伯康簋用

夙夜無似

<1331> 用夙夜 無钔△



甄侯鼎似

乃且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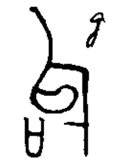
<0671> 钔△𤔲乃且祖 考侯于甄



齊鞄氏鐘于

似皇且文考

<0045> 于钔△予皇 且祖文考



王孫鐘余

怠似心

<0060> 余怠钔△ 予心



南疆鉦余

以政似徒

<0013> 余以行钔△師 余以政钔△徒



鄧公

簋

<1277> 不故屯夫人钔△ [illegible] 鄧公



𦝰簋似乃

且考事

<1346> 用钔△似乃祖考 事匕𤔲司土



陳侯因資鑄錞似

趣文

从台从立

<1503> 保須钔△ 𤔲趣文



郑王義楚耑永

保怠身

从心

<2435> 永保 怠△于身

K 劉心源曰「竘或釋䇂非此字从立即立从㫃即句（說文句作㫃从口从丩）說文竘健也勤適謂勤和（呂覽大樂注適和也）」（奇觚卷四十四頁陳侯因資敦）

K 孫詒讓曰「䇂舊釋為竘與字形不合此字从立甚明上似从厶从司疑竢之異文古音司聲㠯聲（矣从㠯聲）相近可互通說文立部竢待也从立矣聲」（餘論卷三第十六頁陳侯彝）

K 丁佛言曰「䇂陳侯因資敦許氏說健也一曰匠也从立句聲讀若齲逸周書有竘匠」（古籀補補卷十第五頁）

强運開曰「㠯齊鎛𦘔氏鐘用言以孝于㠯皇且文考爾雅釋詁云台我也㠯从以从口是台以為一字之塙證也 㠯鄧公敦

㠯 余𧧧鉦 㠯 㠯 㠯伯敢舊釋郘蓋叚台為郘 㠯口

以鼎省口即以字也」（古籀三補卷二第三頁）

K
強運開曰「㠯陳庚因資敢薫囷㞋㠯丁書以為竘字未塙運
開按㠯為古以字亦即古台字此篆从立从㠯即从㠯與从㠯
同定為古竢字可以無疑」（古籀三補卷十第七頁）

f
強運開釋台曰「㠯齊𩱣氏鐘用高以孝于㠯皇且文考說文
有㠯無以秦刻石㠯㠯此篆从㠯从口與从㠯从口同即古台
字古㠯台為一字爾雅釋詁台我也此㠯字正當㠯我字讀」（古
籀三補卷十四第十二頁）

K
徐中舒曰「𢽬从立从㠯㠯即台或以之繁文台以均有嗣意尚
書堯典舜讓於德不台之台王莽傳引作嗣易明夷文王以之

之以荀謂何秀本正作似似續也嗣也(見詩傳及箋)此云佚㠯𧺝文蓋欲續𧺝文之事業」(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三頁陳侯四器考釋)

ℓ 郭沫若曰「怠即怡字假為台、我也、之台、金文多以从台聲若呂聲之字為之、且均用為領格」(兩攷一六二頁邾王義楚鍴)

K 郭沫若曰「鉰即㠯之古文讀為嗣」(兩攷二二0頁因資鐔)

K 容庚曰「䇂乃似之繁文从立猶下文世之从立作𠀍續也、通嗣」(善圖廿五頁陳侯因資錞)

ℓ 郭沫若曰「㠯與辝為一字猶嗣之或作𤔲也(兮甲盤王命甲政辭成周四方責字作辭)金文辝㠯(或作㠯)、均用為台予也、

之台、如、

〔邾公牼鐘〕鑄辝龢鐘

〔齊侯鎛鐘〕公曰、夷、女敬共辝命……余命女𤔲辝釐邑、

〔子仲姜鎛〕枼萬至於(!)辝孫子、勿或俞改、

此皆用辝為台為予者也、容庚金文編(一九二九年版卷十四、十六葉)注云詛與其同、失之、

〔齊陶革氏鐘〕用亯以孝于⿰台司皇祖文考、

〔王孫遺諸鐘〕余恁⿰台司心、征□余德、

此用⿰台司為台為予之例也、鉦文作司、實同一字、曰余以政⿰台司徒即余以正予徒與此為對文之余以行□師所缺一字亦當是⿰台司字、

亦有假怡字為之者、邾王義楚鍴永保⿱⿰台司心身、從心⿰台司省聲、殆古之怡字也、永保怡身即永保予身、與子仲姜鎛⿰亯命保其身、齊

侯鑄鐘義保其身同例」（青研八十九頁至九十頁雜說林鐘句鑃鉦鐸）

K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竘健也从立句聲段借為巧說文一曰匠也逸周書有竘匠是也由是觀之句工古音通也而書洛誥亦未克敉公功銘云休竘亦疑休功字也」（古籀篇三十九第三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佀象也从人㠯聲』金文編似下收𠮙𠮙怠𥪰諸異体郭沫若謂𠮙辝一字非是說見1856辝字條怠郭釋怡段作台𥪰劉心源釋竘孫詒讓郭沫若釋竢徐中舒謂台之繁容庚則謂𠮙之繁容說是也同銘世字从立作𥪡驫羌鐘入張城長字亦从立然何以从立則其意未詳𠮙于金文除作專名外其用有三(一)段作嗣𥪰侯鼎「𠮙乃祖考侯于𥪰」詩經江漢「召

公是似」。傳曰「似，嗣也」。(二)段作已。伯康簋「用夙夜無𤔲」。詩風雨「雞鳴不已」，箋「已，止也」。(三)段作其。郐王義楚耑「永保𫝹身」與邾公牼鐘「台樂其身」，齊鞄氏鐘「于𤔲皇且文考」與者減鐘「于其皇且皇考」，文例正同。𤔲其古音同部。郭沫若讀作予。

周法高曰：張日昇分析「似」字之第三種用法，當讀為「台」為「余」之二字之合音說，詳1856「辝」字下。又按據周氏上古音韻表之部「台」(音怡)為喻紐四等，古音為ɣiəɣ(平聲)；「辝」「似」為邪紐，古音為ziəɣ(「辝」為平聲，「似」為上聲)，可見其相近。若按高本漢董同龢之擬音，則聲紐不如是之密合矣。



任

任氏簋

<1007>

「㠯任氏从𣪘」

 俗

南季鼎 〈0655〉「白俗父右南季」「用又左右俗父嗣寇」

 師晨鼎 〈0672〉「王乎乍冊尹冊令師晨足師俗嗣□○人隹小臣譱夫守口官犬」

 毛公鼎 〈0680〉「俗我弗作先王憂」義為欲 「俗女弗以乃辟圅于艱」俗 欲

張之綱曰「孫詒讓讀俗為欲、下俗字同荀子解蔽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朱駿聲謂此段為欲是其證」（斠釋六頁）

周名煇曰「名煇案銘云康能四或俗我弗作先王羞、孫詒讓讀俗為欲、長沙楊先生讀俗為裕、方言云裕道也、書康誥云乃由裕民、銘文俗我猶書云裕我、楊讀是也」（古籀考卷中一一頁）

楊樹達曰「俗字孫詒讓讀為欲、按孫讀非也、愚謂俗當讀為裕、方言卷三云、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按道與導同、謂誘導

裕我即誘導我也、書康誥云、乃由裕民、由裕與（猷裕同）惟文王之禁忌、乃裕民、銘文言裕我、猶書云由裕民與裕民矣。已（積微卅一頁毛公鼎再跋）



a

俾 不从人

齊侯鎛 卑字重見

「卑俾」首卑

俾 〈2999〉 諍

林潔明曰「按說文『俾益也。从人卑聲。一曰俾門侍人』金文以卑為俾不从人」



億 不从心从人

命瓜君壺 童字重見

〈2833〉「祈無疆至于萬壽億年」

林潔明曰「說文「億安也。从人意聲」金文字不从心。从人。按說文心部意下曰「滿也。从心𠻐聲。一曰十萬曰意」金文正用為萬意本字。億本義廢而後世叚為萬意字耳」

叓

使不从人

𠂤鼎 叓字重見

<0679>「□𠂤叓使氏于小子𣪕㠯限訟」

「于井弔叓使吊㠯告𨐳」

伶

伶 高景成云从命義如命

十六年戟 十六年喜伶韓口左庫 〈3136〉「喜伶」 韓錯」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伶弄也从人令聲益州有建伶縣」金文从人命聲命即令彝銘鈴亦有从命作鈴見毛公鼎 邾公求鐘 高景成謂義如命有可商四年相邦戟「四年相邦樛斿之造」十五年相邦劍「十五年字相杜波……」上郡戈「廿五年上郡守口造」金續四十 等例之伶當讀作令長之令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後漢書光武紀注「前書曰令長皆秦官也萬戶以上為令不滿萬戶為長」若讀為命令則與文例相違」



傳

傳尊

〈2107〉 傳乍父戊

寶尊彝



傳卣

〈2733〉 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 傳木

朕考巺 師田父令余□□官白

𢾊父竇小臣

傳口白伯休



敔盤

〈2927〉 傳傳

乘之



龍節

从辵

〈3023〉 王命傳賃一

檐飤之



傳𣪘尊

〈2018〉 傳𢓊乍

從宗彝

劉心源曰疐或釋道阮釋惠𡨄道从𦣞从䝿不得从𤰈惠又不得从行从止阮書彙敢作𢓊釋彙即此說文叀部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此者与牽同意詩曰載疐其尾（許於足部引此句作躓）是滯礙不行為疐从行止意更明此讀彙謂總賃一檐也（奇觚卷十一七頁漢龍節）

「高鴻縉曰：傳銘文作⿰亻叀，傳从人專聲。此从人叀聲。叀必與專同音，从二，叀聲，意必與竺近，竺，厚也，从二，竹聲。疑叀即敦厚之敦之本字」（散盤集釋六一頁）

<大4>「日傳𢦏王□休」





癸爵 〈1610〉「癸保」



且辛父 庚鼎 〈0480〉「亞形中宁大仔父」「廟父庚祖辛」

林潔明曰「說文『仔，克也。从人子聲』。按仔與保實為一字。唐蘭說詳保字條下。癸爵仔尤象人負子之形。金文編此字可刪」

 a

侯 說文送也从人关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侯女今經典作媵左傳五年傳以媵秦穆姬楚辭天問媵有莘之國媵說文所無說文賸一曰送也賸字重見又通朕二字重見又通媵二字重見 季宮父作中姊𡢁姬侯簠

〈1429〉「季宮父作中姊𡢁𡢁姬侯△媵簠」

 b

匽居壺 从女作媵

〈2816〉「匽居蔡所者其成公鑄子孟妃媵△盥壺」

孫次舟曰「侯送也从人关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侯女古文以為訓字。

按段玉裁曰訓與侯音部既相距甚遠字形又不相似……今按訓當作揚由揚譌詠由詠復譌訓始則聲誤終則字誤耳段氏

謂訓為字誤未見有據不過由說文所言古文以佚為訓得知此言古文即許慎所見古書寫本有如此者因據以為說此實無理可言有時殆出於任意假借也金文中有併字豆閉段曰用併乃且考事媘姬簠曰季宮父作中姊姬併簠凡此誼並為送字亦通賸又通朕通賸金文均有其例不見有假借為訓之迹金文亦有訓字作䛒見毛公旅車鼎（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一九六頁說文所稱古文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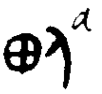


佃与甸為一字魏三字石經庚甸古文作佃

克鐘 〈0053〉 易錫克甸 △ 䡅車、馬乘



格伯簋 〈1362〉 格白伯安 級甸 △ (AB)



揚簋 〈1375〉 官𤔲量田甸 △



柳鼎 〈0664〉 陽佃 △ 史

方濬益曰佃字亦見揚敦說文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今左傳作衷甸杜注衷甸一轅卿車（綴遺卷一、七頁克編鐘）

強運開曰克鐘錫克甸車馬乘按古佃甸為一字說文佃中也从人田聲春秋傳曰乘中佃中佃一轅車也左哀十七年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曰衷甸一轅卿車許所據乃中佃又按魏三字石經庚甸古文乃佃皆佃甸古通之證（古籀三補卷八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甸天子五百地。从田包省。蓋治田之義也。又佃中也。从人田聲。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朱氏駿聲云。據許說則从車省人聲。非是。今依此銘。甸佃元同字。中佃即叚借義。或轉義也。段氏佃字注云。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曰衷甸一轅卿車。許所據作中佃。引傳而釋之者。孔穎達曰甸乘也。四丘為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蓋四馬為上乘。二馬為中乘。容許意同。今傳作甸。許氏作佃。然佃甸元同字。愈顯矣。人在右亦在左。均皆同意無異。而最古文唯有田一字而已。又依甸字作〓。此甸亦甸字無疑。格白敦甸字作〓亦同矣」

（古籀篇三十二第二三頁）

高鴻縉曰「按此一字分化為二字。三體石經甸字古文作佃（戰國末年齊魯文字）則是移人於左。始於周末。不始於秦也。偏旁

𠃌字變為勹．說文解其構造曰从田包省．形變而說歧也．其本意應為農吏．从田人會意．田亦聲．堂練切．如揚簋（大系考釋以為厲王時器）官（管）司量田甸．即佃．即田人．即農吏也．又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納之三宮．注．甸．甸師掌田之官也．

段借

引伸的

1 郊外之田名詞．如周禮天官序官甸師．注云郊外曰甸．又格伯簋（大系考釋以為恭王時器）格伯安及町．即格伯安抵其郊外也．

2 鄉里田區之名名詞．如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井九百畝．一甸之田當共五萬七千六百畝

3 子男小國之稱．名詞．如書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4天子五百里內田亦見說文田部甸字下名詞如書禹貢五百里甸服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又王制千里之內曰甸

5租田耕種曰佃動詞如考工記匠人鄭注一夫之所佃又後世代耕農曰佃農又曰佃户

通段

1代田田田獵也動詞如易繫辭以佃以漁又周禮春官序官甸祝注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又田車即獵車如克鐘(大系考釋以為夷王時器)錫克甸車馬乘甸車即田車

2代乘乘車乘名詞如邱甸亦曰邱乘又周禮小司徒鄭注甸之言乘也又說文佃中佃(今本奪佃字茲補)也……春秋傳曰

5050(8.92-1094)

乘中佃一轅車也。又釋名釋州國：甸，乘也。

3 代畋。畋，治田也，動詞。廣韻曰：佃，營田。玉篇曰：佃作田。

4 代畋。畋，治也，動詞。如詩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散盤集釋二三頁至二四頁)

a 陳邦懷曰：說文解字：「佃，中也。从人，田聲。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徐鍇說：「佃訓中也，古載物大車雙轅，乘車一轅當中也。」見說文解字系傳卷十五人部佃字下。孔穎達說：「蓋以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見左傳哀公十七年疏。王所錫的佃車是一轅當中之車，王所錫的馬乘可能是中乘二馬。(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一六頁克鎛簡介)

 a

伏

史伏尊〈2093〉「史伏乍父乙寶旅彝」

林潔明曰：按說文「伏，司也。从人犬。犬司人也」。段注「司今之伺字」。金文字同。



伐 大保簋

〈1323〉 王伐彔子耶



康侯簋

〈1289〉 王來伐商邑



令簋

〈1377〉 隹王

于伐楚白伯





小臣謎簋

〈1357〉 陵伐海眉



文父丁簋

〈1311〉 □商小子□每十朋□□□□ 令伐厥□□每□□



過伯簋

〈1190〉 過白伯從王伐反荊



寧鼎

〈0641〉 隹王伐東夷 □師氏眔有嗣司遂或伐國戎 伐腺



鄘伯馭簋

〈1342〉 隹王伐逨魚 浩伐淖黑



明公簋

〈1260〉 伐東國 或國



彔卣

〈2728〉 淮夷敢伐內國



禽簋

〈1274〉 王伐埜侯



虢仲盨

〈1485〉 伐南淮夷



敔簋

〈1251〉 伐楚荊



鄂侯鼎

〈0663〉 伐角𩰫



虢季子白盤

〈2925〉 博伐厥玁狁于洛之陽



翏生盨

〈1495〉「伐□□□桐盜孚生從□□折首」

孚俘戎器孚俘□臣作旅彝」



㝬鐘

〈0061〉「王亯單伐其至」

「戲伐厥都」



兮甲盤

〈2926〉「王初各略伐厥玁狁于𦥑盧」「撲伐」



不𡢁簋

〈1393〉「馭方玁狁廣伐西俞」「女汝以我車宕伐玁狁于高陶」



南彊鉦

〈0013〉「余以伐郐」

𡿚及子孫」

〈0603〉「王伐楚侯」

〈0539〉「隹公大保來伐反尸夷年」

〈0677〉「告曰王□孟呂□□伐戕方」

〈0678〉「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撲伐噩侯馭方」

「肄自彌守匐匡弗克伐噩」「曰于匡朕肄慕叀西六自殷八自伐噩侯馭方」「敦伐噩休獲厥君馭方」

〈1384〉「成王伐商圖」

〈2144〉「𢼸淮夷敢伐內國」

〈2732〉「命伐南尸夷」

〈2835〉「子𨸏𨾴肄內入伐匽□邦之隻獲」

〈2837〉「𢊁伐□」

寅其王馹𩠫方紀賸相箱橐馬□□□其王橐馬」

林義光曰『說文云伐擊也从人持戈按古作伐（遟伯尊彝）或作伐（录尊彝）與戍混』（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伐擊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今見此篆實人荷戈之形也人持戈者㦸字之謂也要伐㦸形義相近又戍字从人从戈說文作戍金文亦同人在戈下所以守戍也而如魯侯伐叙鼎作伐與戍字殆無異蓋後人寫字專便急趨任意結構往往與六義乖此字亦其一例耳』（古籀篇三十二第三〇至三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伐擊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伐為擊殺則是从人持戈則非李孝定云「契文作伐象戈刃加人頸擊之義也非从人持戈」（甲骨文字集釋頁二六六一）其說不可易說字者多从許書是不辨戈之柲與刃也征伐之義乃擊殺之引申蓋與敵人爭

戰旨在殺戮使其降服也。契文或言伐若干人，即以殺頭之方式殺人以祭也。」

〈大2〉「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季」〈大6〉「伐東或國痛戎」〈大8〉「員從史旟伐會鄶」〈大19〉「內入伐洹昴昂參泉裕敏隂陰陽洛」〈大45〉「𠛬伐頊司祀」

[2]

俘 不从人

「孚俘」

師寰簋 孚字重見 〈1381〉 吉金」

林潔明曰「說文「俘，軍所獲也。从人孚聲。春秋傳曰：以為俘聝」金文不从人。按孚當為俘之本字。象以手逮人之形。从人作俘為後起之形聲字也。詳孚字條下。」

 a

弔 善也。引申而爲有凶喪而閔其善者曰弔。說文作弔，形體小譌。魏三字石經君奭不弔古文作[glyph]，篆文作[glyph]，尚不誤。後段拾也之叔爲伯弔之弔，又孳乳淑俶以爲弔善之弔，說文亦解弔爲閔終之弔，乃弔之本義廢而人莫知弔之爲[glyph]矣。

弔父丁簋 〈1093〉 弔丐父丁寶障彝

 b

弔尊 〈2050甲〉 弔丐寶障彝

 c

弔鼎 〈343〉 叔丐鑄宗寶盨

 d

作且乙簋 〈1142〉 作且乙鑄侯叔尊彝

 e

易天簋 〈1284〉 趞叔休于小臣貝三朋

 6

寡子卣

〈27.6〉 敔不叔賁乃邦

 f

免簋 〈1358〉 井弔叔有右免即令命

 h

弔向父簋 〈1208〉 弔向父丐姊始障毀

 i

弔宿簋 〈1134〉 叔宿乍日壬寶尊彝冊

 j

賢簋 〈1301〉 公弔叔初見于衛

 k

鼂弔匜

〈2934〉
曶叔作

牧師父
旅匜
簋

〈1295〉
叔師父弄叔


萬簋
侯父御于居

〈1341〉
王命萬眾叔緯
父歸吳姬飴

器

逐鼎
(A·B)

〈0475〉
逐啟諆作廟

白鼎
叔寶尊彝

〈0679〉
井叔易錫白赤金鈞
井叔才在異為口口白吏

使[illegible]小子[illegible]以限訟

尹叔
于井叔
井叔曰
鼎

〈0473〉
尹叔作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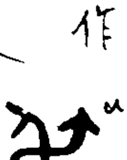
公貿
姞媵鼎
鼎

〈0628〉
叔氏口口使
貢安貢口白


穴鼎

〈0648〉
用作朕文考

叔鬲
嫠尾叔尊鼎
父簋

〈1278〉
叔壺父作

師寏
鵝姬旅殷
父簋

〈1136〉
師寏父作叔

叔皮父
姞寶尊簋
簋

〈1318〉
作鑄叔皮父尊毀其

揚鼎
皮子用高孝于叔皮父

〈0571〉
車叔商

陵叔
珷馬
鼎

〈0399〉
陵叔作

司寇良
衣寶彝
父簋

〈1214〉
按此器目
均不見此字

廣𥂴

〈1223〉

廣乍叔彭父寶毁

叔妝𥂴

〈1322〉

叔妣作寶尊毁

頌鼎

〈0174〉

用作朕皇

考龏叔皇母龏始(姒)寶障鼎

頌𥂴

〈1392〉

用作朕皇考龏叔 (A-B)

頌壺

〈2836〉

用作朕皇

考龏其

叔姬𥂴

〈1435〉

叔姬霝乍(作)黃邦曾侯乍(作)叔姬邛嬭媵媵器𩰫彝

𠑰叔盨

〈1482〉

隹叔作仲姬旅

盨 隹叔其萬年永及仲姬寶用

𢍰叔多父盤

〈2921〉

𢍰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寶盤

鄭楙叔壺

〈2807〉

奠楙

叔寶父作醴壺

叔上匜

〈2981〉

奠大内史叔上作叔媿媵匜

奠大内史叔上作叔媿媵匜

鄭伯筍父鬲

〈0754〉

奠鄭伯筍父作叔姬障鬲

𨑳盨

〈1363〉

㝬山叔右𨑳卽立(位)



o′ 弔五父盤

〈2890〉叔五父 乍寶盤



q′ 庚姬鬲

〈0728〉庚姬乍叔 㸓尊鬲



r′ 遣弔盨

〈1477〉遣叔吉父

作虢王姞旅盨



p′ 虢弔須盨

〈1469〉虢叔興父 乍旅盨



s′ 蔡姞簋

〈1345〉弔蔡姞乍作皇兄尸弔叔 陳鼎龔尸弔固安綏多

福于皇考 德尸恵姬



r′ 師麻斿弔匡

〈1424〉師麻斿叔乍旅匡



s′ 我弔朕鼎

〈0618〉我戲弔叔朕 自乍作鑄鼎



k′ 虢弔鐘

〈0057〉虢弔叔旅曰不顯皇考恵弔穆穆秉元 明德用乍朕皇考恵弔大林龢鐘



m′ 士父鐘

〈1046〉□□□□ 乍朕

皇考弔氏 寶林龢鐘



u′ 商丘弔簠

〈1422〉商丘叔乍 其旅簠



w′ 鼂弔須盨

〈1459〉鼂叔乍 旅須盨



x′ 虢文公鼎

〈0582〉虢文公子段 乍作弔叔 妃鼎



y′ 陳公子甗

〈0818〉陳公子子弔叔 遵父 乍作 旅旅甗

5061(8.103-1098)



a″

陳貽

簋

<1336>

寷弔叔△

和子



e″

弔姞

盨

<1455>

叔姞乍

旅盨



b″

敔弔

簋

<1317>

敔叔△

鄉䢅

于西

宮



c″



d″

弔倉父

盨

<1450>

叔倉父乍△

寶盨(也)



k

弔富

簋

<1147>

叔富乍

寶簋



b′

孫弔師

父壺

<2127>

邛江立宰

孫叔△具



g′

郘大

弔斧

<3162>

郘大叔△以新金

為叔車之斧



c′

郙弔

鐘

<0039>

郙弔叔△大白口口

罩吉金



i′



j′

弔

簋

<0969>

叔乍寶尊彝(A)

叔乍寶彝(B)



k′

鄭登

伯鬲

<0714>

鄭登伯乍

弔叔△



l′

吳王

姬鼎

<0585>

吳王姬乍南

宮史叔△飤鼎



m′

戒弔

尊

<2062>

戒弔叔△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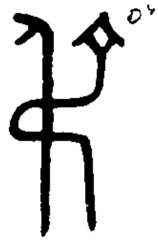
寶障彝



1″

弔狀 簋

〈1003〉 ┐弔狀乍 寶尊設 └



0″

齊鎛

〈0062〉 ┐齊辟鞄(?)叔之孫 弔△ 用高(享)用孝于皇祖聖弔△ └

叔 └ ┐于皇祖又成惠弔△叔 └

弔△ 又成芃衣榮(?) 于齊邦 └



0″

毛弔 盤

〈2903〉 ┐毛叔△ 朕彪氏 孟姬寶盤 └



9″

夆弔 匜

〈2982〉 ┐夆叔△ 作季 妃盥盤 └



6″

干氏弔 子盤

〈2904〉 ┐干氏叔△ 子作中 姬客母媵般 └



3″

留鐘

〈0019〉 ┐田(?)卑(?)叔△ 匕(?)飤鐘 └



5″

鑄子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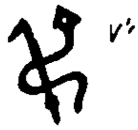
〈1425〉 ┐鑄子弔△叔 黑臣 肇乍 作 寶臣簠 └



4″

寶(?)侯 簠

〈1426〉 ┐寶(?)侯乍叔△姬 寺男媵簠 └



1″

齊陳 曼簠

〈1434〉 ┐乍 作 皇考獻 弔△ 叔 饙(?)般 └



12″

曾大 保盤

〈3010〉 ┐曾大保双 譍(?)弔△叔 └

盥(?)用其 吉金 └



7″

弔口 劍

〈3150〉 ┐弔△口之 元用劍 └

〈0022〉「鄭邢弔△作霝龢鐘」〈0299〉「弔△我乍用」〈0303〉「弔△乍隮鼎」〈0398〉「弔△叔䵼旅乍
作寶隮尊鼎」〈0410〉「應弔△作寶尊齍」〈0401〉「遣弔△乍旅鼎用」〈0459〉「弔△具
乍乎考寶隮彝」〈0460〉「弔△口肇作南宮寶隮」〈0490〉「弔△盂父乍尊
鼎」〈0493〉「弔△姬乍陽白旅鼎永用」〈0523〉「虢弔△大父乍隮鼎」〈0538〉「靜弔△乍
口龏旅鼎」〈0555〉「内子中□殷乍弔△媿尊鼎」〈0558〉「鑄子弔△黑臣肇乍寶
鼎」〈0561〉「奠鄭登白伯口弔△叔嫞乍作寶鼎」〈0583〉「新宮弔△碩父監姬
作寶鼎」〈0584〉「弔△夜鑄其饙鼎」〈0591〉「白伯陶乍作𠂤厥文考宮弔△叔
寶䵼彝」〈0600〉「唯黃孫子系君弔△（屖叔）單自作鼎」〈0614〉「𣎆弔△
樊作易姚寶鼎」〈0642〉「帝大币師鑄朕媵鄭許弔△叔姬可母飤䋣」
〈0654〉「乍朕文考口弔△叔䵼彝」〈0678〉「肆武公亦弗叚望朕聖且祖考幽大
弔△懿弔△」〈0711〉「奠鄭弔△獲父作羞鬲」〈0713〉「奠鄭井弔△蒦父乍䵼鬲」〈0723〉「戈敷
弔△叔慶父乍作弔。叔姬隮鬲」〈0725〉「樊君作弔△嬴嫚媵器寶鬻」〈0151〉「杜

白伯乍弔△孀叔祁障萬⌞〈0752〉「芮公乍鑄京氏婦弔△姬媵鬲⌞〈0308〉「弔△碩父

作旅獻⌞〈0997〉「弔△吉乍寶段⌞〈1072〉「弔△伎父作叀段⌞〈1148〉「弔△叔㚇友父乍作

障尊段⌞〈1176〉「弔△臨父作寶段⌞〈1188〉「弔△㮚父作寶段⌞〈1195〉「弔△侯父乍

尊段⌞〈1196〉「害弔△乍尊段⌞〈1239〉「弔△角父乍朕皇考宄公尊段⌞〈1252〉「季

魯斁肇作朕文考井弔△寶障彝⌞〈1276〉「師趛父孫=弔△多父乍孟姜尊

段⌞〈1306〉「魯士商𠭯肇乍朕皇考弔△叔猷父障段⌞〈1321〉「用易弔△買自

乍障段⌞〈1351〉「用乍文考旄弔△叔障段⌞〈1360〉「弔△叔向父禹曰「乍朕皇且

祖幽大弔△障段⌞〈1361〉「咸井弔△叔入右趩⌞〈1368〉「用乍朕文考釐弔△叔

𣪕段⌞〈1371〉「伊用乍朕不顯文且祖皇考徲弔△叔寶𪔛彝⌞〈1401〉「虢

弔△乍弔△殷穀障簠⌞〈1402〉「衛子弔△旡父作旅簠⌞〈1407〉「虢弔△乍旅簠⌞〈1418〉「鑄

鑄弔△叔乍作嬴氏寶匡簠⌞〈1419〉「猷弔△乍吴姬障匡⌞〈1439〉「奠鄭白伯

大嗣工召弔△叔山父乍作旅匡簠⌞〈1441〉「弔△家父作仲姬匡⌞〈1443〉「弔△叔朕

罿其吉金」「弔△朕鬻須壽」<1458>「弔△賓父乍寶盨」<1463>「虢弔△鑄行盨」<1467>「奠

龔尊弔△叔乍旅盨」<1468>「昜弔△作旅須盨」<1471>「鄭井弔△康乍旅盨」<1481>「單

子白乍弔△姜旅須盨」<1944>「用萬年用楚保眔弔△叔才」<2098>「虢弔△作

弔△殷穀尊朕」<2145>「井弔△右兒」<2429>「弔△僐乍犧公寶彝」<2626>「弔△歔

乍寶隮彝」<2129>「井弔△叔右兒」<2786>「魯侯乍尹弔△姬壺」<2814>「矩弔△作仲姜

寶尊壺」<2887>「京弔△叔乍作盉甗鑵滕般盤」<2893>「用萬年用楚保眔

弔△才」<2899>「白伯侯父滕弔△嬀槩母鑵槃」<2907>「蔡(?)侯乍作弔△叔妊毀般

滕般盤」<2909>「齊弔△姬乍孟庚寶般盤」<2915>「林幻湯弔△6T𦍒(?)鑄其

尊」<2960>「弔△殷父乍启姬寶它匜」<2964>「弔△高父乍中仲妘它匜」<2970>「薛侯

乍弔△妊毀朕滕匜」<2973>「奠鄭白伯𠄎士弔△皇作般匜」<2976>「弔△男父乍爲

霍姬隮旅匜」<2987>「台以乍作弔△姬寺吁宗𧽊荐鑑」「弔△姬」<3003>「虢弔△乍

旅盉」<3011>「子弔△嬴內君作寶器」<3104>「弔△孫氏師口戈」<3121>「楚屈弔△沱屈

□之孫□□□□□楚王之元右王鐘」〈1490〉「弭弔乍弔班旅須(盨)」

參閱2509條方濬益說

吳大澂曰古文淑皆作弔不从水許氏說文解字有九月叔苴之叔而無伯弔之弔蓋自漢人借叔為弔又誤弔為弔而弔字之本義廢矣濰縣陳氏藏觚文有弔字此弔字之最古者象繒弋所用短矢以生絲繫矢而射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故弔字从人从弓繫矢男子之所有事也弔為男子之美稱伯仲弔季為長幼之稱引伸其義又訓為善不弔即不善此弔字之本義也叔字从又从尗以手拾尗與伯弔之弔義不相類吳尊叔金師龢父敢蕉市周時已假借用之漢人相因

以叔為尗又于經文不尗二字多誤為不弔書大誥君奭之弗弔天多士之弗弔昊天皆尗字之譌小雅不弔昊天鄭云不善乎昊天也柴誓無敢不弔鄭云弔猶善也左傳哀公誄孔子昊天不弔先鄭注周禮大祝引作昊天不淑王氏經義述聞以為弔淑二字古通其實漢人誤尗為弔因尗弔二字相近耳邢人鐘顯淑文且皇考淑字作𡭗卯敔不淑作不𡭗許書皿部又別出盄字从皿弔聲薛尚功鐘鼎款識有盄龢鐘疑皆𡭗字之誤沇兒鐘郘王庚之叔子作𢘛从皿从心皆古文隨意增損或同音相借字多變化惟从水之淑不見于彝器款識或隸書之俗字也（字說四頁至五頁叔字說）

吳大澂曰『尗善也伯叔長幼之稱也象人執弓矢形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故叔為男子之美稱𡭗敦』（古籀補十

五頁)

十強運開釋㪏曰『弔寡子卣𦎫不叔策乃邦不叔猶言不善與㪏訓善同意蓋叔即㪏字之藉字也運開又按弔弔二篆形近經典多訛弔為弔如詩不弔昊天神之弔矣左傳若之何不弔穆為不弔皆是叔字之誤又秦盤龢鐘篆文㠯萬辥尚功誤釋為盄可為弔弔致訛之證　[glyph]王孫鐘惄于威義段惄為㪏[glyph]井人鐘䚇惄文祖皇考段盄為㪏』(古籀三補卷八第二至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弔送終也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敺禽也按古作[glyph]劃叔盨作弔豆閉敦皆以為叔字叔幽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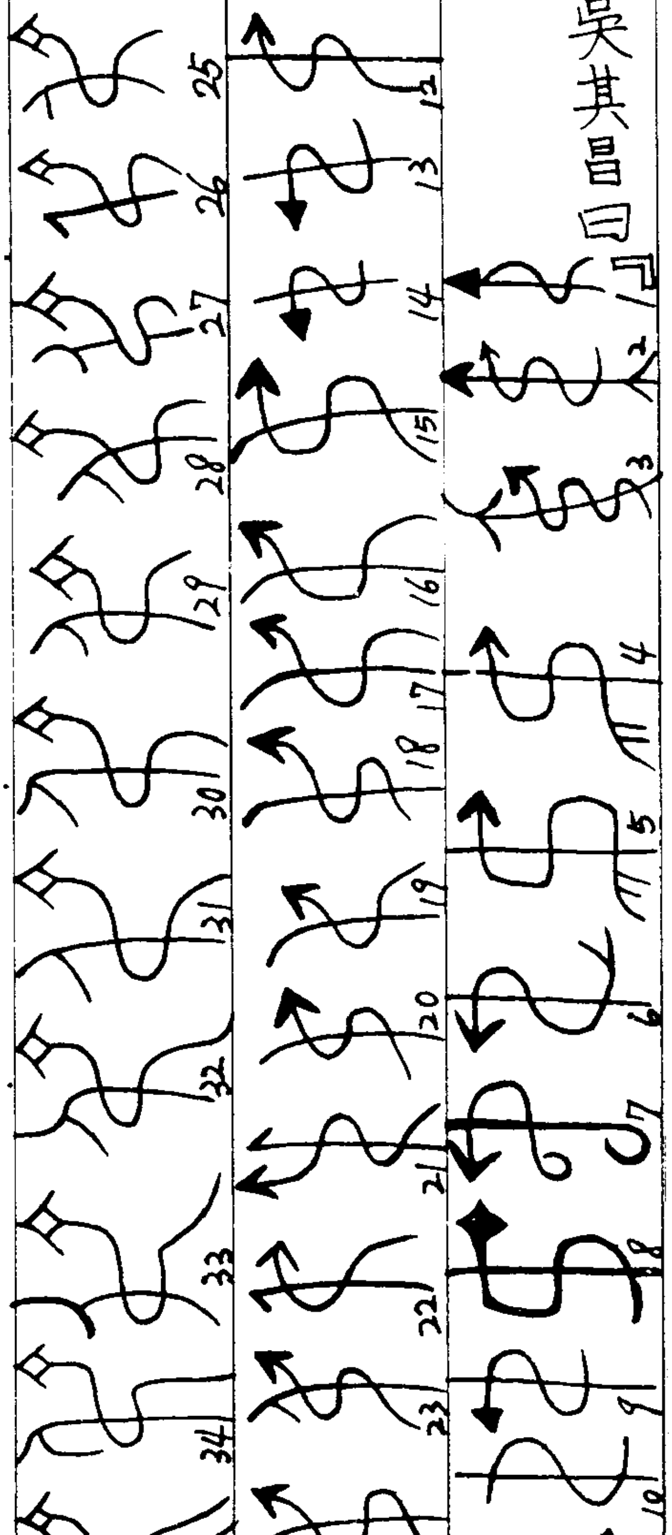
弔宵雙聲旁轉經傳多以不弔為不淑韻。[illegible]即弔字，[illegible]皆象弓形，或作𢎨。叔䣬器兩（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鐘鼎最古文尗字作𡬶，後變作尗，並象形也。轉義為小少之偁，經傳皆借叔為之，即伯叔之叔是也。其後以字義涉于人，更从人作俶，其實依此等古文，初先从人从尗省也。說文俶善也，从人叔聲，一曰始也。經傳多借淑為之，蓋人之始生也，其性善也，與尗之始生耎少可好相似矣。故鐘鼎文元以尗為之。或云俶淑訓始少字假借義，或然。古音相通。又俶叚借為埱，公羊隱九年傳俶甚也。又為築，爾雅釋詁俶作也，廣雅釋詁俆動也。此俆與𢦏相合，張氏有所原可知耳』（古籀篇三十一第三四頁）

容庚曰弔舊釋叔吳大澂曰象人執弓矢形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故叔為男子之美稱案弔善也引申而為有凶喪而問其善否曰弔說文作弔形體少譌魏三字石經君奭不弔古文作尗篆文作叔尚不誤後段拾也之叔為伯弔之弔又孳乳淑俶以為弔善之弔說文亦解弔為問終迺弔為善之本誼廢而人莫知弔之為叔矣不弔猶言不善書左傳皆言不弔詩或言不弔或言不淑中谷有蓷淑與修歗為韻則淑正當讀弔韻補叔失照切不知叔之為弔乃多嘯切也詩桑柔削爵濯溺人皆謂為閒句韻而不知淑亦韻也白虎通釋名云叔少也人皆謂叔少為雙聲而不知亦為疊韻也漢儒注經多訓不弔為不淑左哀十六年傳哀公誄孔子云旻天不弔周禮太祝先鄭注引作閔天不淑則詩之作淑疑漢以後人所

改ㄅ(寶蘊二四頁周叔單鼎)

吳其昌曰ㄱ



1 X㇉叔彝嘯堂冊一頁二十九 2 中叔尊攈古卷二之一頁七

3 叔倉父簋攈古卷一之三頁六十三 4 叔艅愙齋冊二十一

頁五 5 叔艅殷文存卷二頁二十四 6 叔父辛艅貞松卷九頁

五 7 叔毁周金卷三頁一百十六 8 叔爵殷文存卷二頁二 9

叔尊愙齋冊十三頁二十四 10 叔父辛爵貞松卷十頁十一 11
叔鼎攈古卷一之一頁三 12 叔彝攈古卷一之二頁五十五 13
叔龜爵殷文存卷二頁九 14 叔彝攈古卷一之二頁五十四 15
叔觶殷文存卷二頁二十六 16 南姬鬲愙齋冊十七頁九 17 叔
旁鼎攈古卷二之二頁二 18 叔虎父鼎攈古卷二之一頁二十
19 叔多父𣪘攈古卷二之三頁二十三 20 敔叔𣪘愙齋冊十二
頁十 21 叔厌父𣪘周金卷四頁三十一 22 叔氏寶林鐘周金卷
一頁四十一 23 衛公叔兕觥周金卷五頁六十九 24 遂啓諆鼎
周金卷二頁五十八 25 子叔壺貞松補遺卷一頁三十六 26 齊
陳曼簠周金卷三頁一百二十六 27 𡨦侯簠周金卷三頁一百
三十四 28 鑄子叔簠周金卷三頁一百三十五 29 干氏叔子盤
周金卷四頁十二 30 魯正叔匜嘯堂冊二頁七十四 31 魯士商

⿱虘又段.周金卷三頁五十一.32 夆叔盤.貞松卷十頁三十.33 叔夜鼎.攈古卷二之二頁七十九.34 齊仲姜鎛.愙齋冊二頁二十二.35 齊叔弓鎛.嘯堂冊二頁八十.

以上皆叔字也.叔字之原迺從矰矢形之𠃊狀變孳而產.觀于上列例證章章明甚.然則叔之本義亦可睹矣.上列諸字亦可別為四大類七小組焉.

自第一字至第七字為第一類.此一類中可分為三小組.第一字至第三字為第一小組.第四字至第六字為第二小組.第七字為第三小組.自第八字至第二十字為第二類.此一類中可分為兩小組.第八字至第十四字.為第一小組.第十五字至第二十字為第二小組.自至廿一字至第二十四字為第三類之代表字.此一類中可分為二大組.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字為第

一組例不止此第二十三字以下為一絕大組此組例多至不可勝舉為金文叔字之正字自第二十五字至第三十五字為第四類第一類為叔字之原始象形字第二類為叔字自原始象形字至金文正統字之中間過渡字第三類為叔字在金文之正統字第四類則叔字正文之易填實書為虛描書者也第一類原始象形之叔字正象一鏃鏃之尾垂有蔓長繳線之矰矢繞纏于另一矢藁之上第二字其尤顯瞭者也而其文曰中叔作肇尊彝即此一字已足碻證叔本義之為象矰矢繞藁之形矣第二組字則象此矰矢繳線之尾端亦綴有羽片第三組則原始奇字象形之第二類過渡象形之叔字其第一組則其被纏繞之矢藁尚珽直而不曲至第二小組則被繞矢藁盡屈曲其首矣至第三類叔之正字則矢藁已作ㄋ形矣是故叔字其所從矰矢

繳線之狀雖變不離其宗其嬗轉之迹盡在此被纏繞之矢藁漸至奇詭費解而其蹤迹綫索則如下狀所示固甚明白也



至于第四類字其矰矢鏃鏑之形不作ᕠ形而作↑乁形者亦正猶前述矢鏃之形亦多不作◆形而作𠆢丿形迺金文虛鉤實描並用無別之通例也是故剖析叔字竟其源委至於原始象形而叔字本義之為矰矢卷施于矢藁之上無遁形矣此其一

叔為矢形之義前人亦已有粗明之者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曰叔善也伯叔長幼之稱也象人執弓矢形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故叔為男子之美稱羅振玉張大其說永豐鄉人甲藁釋叔曰伯叔之叔古文作𠂇↑吳中丞曰云云予以為中丞說似矣而未盡當也叔從乁象弓形猶射之古文从乁也↑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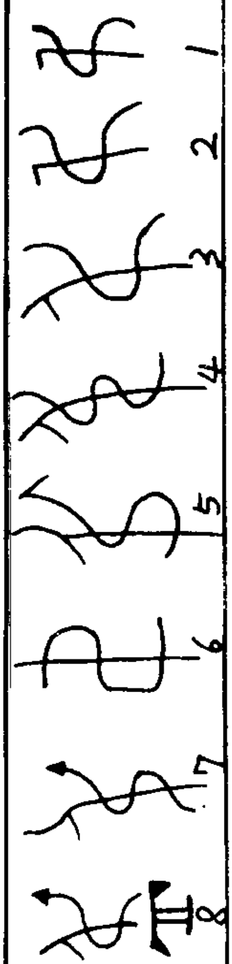
象矰帶繳。矰為短矢，故但以↑象之，其下屈曲者繳也。此殆為弋射之弋之本字……按[glyph]形吳以為象矢，羅以為象矰帶繳，皆碻不可易。而乁形本為↑[glyph]形所變衍，吳偶不察，以為人字，固為誤矣，而其誤尚小。羅欲修正其誤，乃猥云象弓形，則其誤更大矣。又謬述證云：猶射之古文從乁也。今按射之古文，銅器以至石鼓皆作[glyph]，從乁，從未有從乁者，羅氏殆自欺也。又以叔為弋之本字，絕謬。叔字之與矰矢帶繳之形有關，則吳羅諸氏固亦明知之矣。此其二。

叔字本義為象矰繳卷施于矢藁，已疏于前。然則又何以而引伸為伯叔長幼之稱耶？吳大澂謂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故叔為男子之美稱。予亦以為中丞說似矣，而未盡當也。今按叔者，父之弟也。金文父作[glyph]，象手執石斧之形，詳後疏。

手執石斧是責任基本生產工作及自衛工作者也是基本成年之男子也叔為矰繳之形執矰繳以弋獵鳧雁若詩所云叔于田大叔于田者是助任副生產工作及副自衛工作者也是宜為父之弟也叔與弟本為一字（詳下）年齒皆較稚少故叔字第二引申之義則為少釋名釋親屬及廣雅釋詁三並云叔少也白虎通姓名叔者少也可以為證故詩云窈窕淑女猶云窈窕少女也凡物之少者美善少男少女率皆美好故叔字（淑字同）第三引伸之義為善為美淑善也故訓多至不可枚舉（凡詩經淑字傳箋悉同）荀子賦篇湣湣淑淑楊倞注淑淑美也可以為證故詩云淑人君子猶云善人君子美人君子也叔淑無別故詩東門之池彼美叔姬釋文本亦作淑可證也引申之義孳乳愈遠而叔之本義遂沒不可見然溯本反源尚見端倪證之以地下出土古

文泯然融合此其三

于此有一異義焉說文云叔拾也……汝南名收芋為叔按詩豳風七月九月叔苴毛傳亦云叔拾也叔義為拾並未絲毫謬誤但此叔與彼叔絕對為二字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叔字自作[illegible]彼叔字自作[illegible]形體絕遠此叔自象矰矢施繞矢藁之形引申為父叔美善彼叔字本亦作尗自為菽之本字上象豆蔓下象豆粒本義自為大豆也若旁益以又則象以手拾豆之形故引申為拾固亦自有其統系然而與此叔字之統系之絕不相淆則事實昭然也



1叔盂鼎周金卷二頁五十七　2叔氏寶林鐘周金卷一頁三十九　3叔多父段一愙齋冊八頁十五　4豆閉段周金卷三頁二十六　5趞叔彝愙齋冊十二頁八　6叔父辛爵貞松卷十頁十一　7寡子卣愙齋冊十九頁二十一　8卯段周金卷三頁十一

以上皆叔字也而亦即皆弔字也古者叔弔為一字弔字即叔字之誤文也今請陳下列九證以明之

上所列例證第一字文曰叔盂第二字文曰皇考叔氏第三字文曰叔多父第四字文曰旟叔第五字文曰趞叔第六字文曰叔父辛其為叔字皆碻切不易然而其字皆作弔與說文之弔字全同斯一證也

上所列例證其第五字文曰[illegible]不叔[illegible]乃邦烏虖誶帝家……

其第六字文曰艾白手命卯曰……𠭯乃先且……昔乃且亦既命
乃父死主嗣葬人不盄爰我家寮用喪……章不叔雖為人名有貞
章于公戈可證
松堂卷十二頁三
但不叔不盄碻為上古成語其意與下列經
典成語之弔全同不弔之義王先生謂為遭際不善之專名即
不幸之意也卯𣪕所云爰我家寮用喪……不幸亦甚矣故云不
盄是不叔不盄皆即不弔之明證也然而其字明明作叔作盄
知與弔為一字無別矣斯二證也
魏正始三體石經尚書君奭弗弔天其弔字古文作弔籀文作
弔與金文叔字豪髮畢同斯三證也
即隸文弔字作弔與金文叔字作尗者如上所舉例第六字尚明白保存
其祖先遺傳之貌骨斯四證也
更以經典證之叔淑一字詩東門之池彼美叔姬釋文本亦作

淑可證而通合經典羣藉而觀之則不淑即不弔也禮記雜記弔者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曲禮知死者喪鄭注曰……有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曾子問父喪稱父母喪稱母鄭注曰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又詩鄘風君子偕老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王先生曰如何不淑者謂遭此不幸將如之何也以上禮記及注之四見如何不淑詩經之一見……不淑……如何在左傳則盡作不弔莊公十一年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又襄公十四年左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王引之段玉裁徐灝王國維並云若之何不弔即如何不淑也王說見經義述聞段說見說文解字注(人部弔字)徐說見說文解字注箋王說見觀

堂集林與友人論詩書成語書故王先生曰古弔淑同字是也弔淑同字正即弔叔同字之故也斯五證也

周禮春官太祝鄭衆注引魯哀公誄孔子曰閔天不淑而左傳則作旻天不弔見于哀公十六年傳此淑弔一字之又一證也旻天不弔亦得作頣天不憫見于漢張壽碑亦得倒之作弗弔昊天書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是也弗弔旻天又得作不弔昊天詩小雅節南山不弔旻天不宜空我師不弔旻天亂靡有定是也又得謟之作弗弔天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是也亦得作不弔天佚周書祭公篇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是也不弔天又得倒之為天不弔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至于幽王天不弔周是也雖其謟倒百變而其不弔弗弔要皆即不淑弗淑不盄也斯六證也

柴誓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按此不弔與不善對舉弔字不得訓善蓋即無敢不叔耳斯七證也

此外經典之見不弔字者如詩大雅瞻卬不弔不祥即不叔不祥也春秋成公十三年左氏傳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即穆為不叔也言穆公不善蔑視我文公之即世也又襄公十三年傳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即有君不叔也又襄公二十三年傳失守宗祧敢告不弔即敢告不叔也又昭公二十六年傳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即不叔之人也……凡此不弔皆不叔之異文故其誼皆謂不善也斯八證也

更以聲韻之道言之以唐韵攷之則叔式竹切在入聲一屋審母之三等韵弔多嘯切在去聲三十四嘯端母之四等韵稍如

不同然以錢大昕古無舌上音但有舌頭音之定律律之則知審之紐合于端透更以今日章黃之徒古陰陽入三聲之定律律之則入聲之屋正配陰聲之蕭以故知古音之叔正若今音之弔古讀叔弔蓋絕無別異也今以珂氏之音符標之如下

	叔	弔
今音	Siuk	Tieu
古音	Tieu	Tieu

尤可以一覽而瞭矣斯九證也

按繳又名綸已詳上所疏證乃象矢藁之形引伸為一切藁薢亦詳上疏以繳綸垂纏于藁薢之上亦得為釣故疑弔又為釣之本字而古藉之垂釣字實乃垂鉤之誤文莊子外物任公子為大鉤釋文鉤本亦作約鉤誤為垂鉤較誤為約更易姑存此疑質正來者』(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二二三至二三六頁金文名象疏證)

馬敘倫曰『倫按說文弔篆作弔然實即頌鼎之弔叔尊之弔叔龜尊作弔與篆文似矣金文此字近人釋弔謂借為叔倫觀金

文此字皆不從弓說文雉之古文作𩾣甲文有𨥎𨥎𨥎𨥎諸文羅振玉釋雉倫謂𨥎即雉字餘三字皆從隹夷聲夷弟則二字夷為雉之初文雉為弋不射宿弋人何篡之弋本字夷音喻四叔音審紐同為次清摩擦音故得與叔通用也此即夷字亦即弟字弟音定紐古讀喻四歸定明其音轉耳皇侃論語義疏曰鄭注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云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系箭而射也倫幼時見取鳥者以繩繞竿繩之一耑有若矢鏃者正與此文形同是本乃取鳥之具其音本與弋同故後起字從隹弋聲作雉弋聲之類對轉蒸轉注為矰（刻詞七頁至八頁弟鼎）

高鴻縉曰「叔作𠦝者本雉射之雉之本字周人借用為老三之字凡伯仲之弟老幺之兄無論多少皆可稱𠦝故聃季之兄

武王之弟皆曰某弔也漢人始以叔代弔而弔字廢』(頌器考釋四四頁)

高鴻縉曰『羅振玉曰古金伯叔字及淑善字作弔……等形與卜辭諸文畧同……此字从𠂆象弓形𠂆象矢己象隿射之繳其本意全為隿射之隿或即隿之本字而借為伯叔歟存以俟攷

按羅說是也弔隿古今字弔象形隿象矰繳及其弓形託矰繳及其弓形以寄隿射之意動詞矰為短矢繳為生絲縷矰尾繫繳以射飛鳥矰傷其體繳縛其翼故易隿獲惟矰既為短矢則弓形自異於常弓羅謂𠃌象弓形雖曰想像殆亦近是惟此弔射字周人多借為(一)伯叔之叔如免毀井弔即邢叔叔向父毀弔向父即叔向父幽大弔即幽大叔黹縛皇祖聖弔即皇祖聖叔

紀公壺紀公作為子弔姜即紀公作為子叔姜……之類是也

又借用為(二)俶(說文俶善也)漢人多書為淑淑清湛也淑同音

通段代俶故冒有善意如詩窈窕淑女又遇人之不淑矣之類

是也如寡子卣敦不弔即敦不俶(淑)王孫鐘弔于威儀即俶(淑)

于威儀之類是也惟此借為俶(淑)意之弔秦人論書為弔漢人

更論書為弔形既變易音亦變為多嘯切弔行而弔廢而人莫

知其為一字矣所喜者形音雖移而漢人傳經猶能注明古之

借意如左傳哀公誄孔子昊天不弔先鄭注周禮大祝引作昊

天不淑詩小雅不弔昊天鄭箋云不善乎昊天也漢人注經更

有逕寫周之弔為淑者如曲禮知死者傷鄭注說者有弔辭曰

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曾子問父喪稱父母喪稱母鄭

注云父使人弔之辭曰某子聞某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

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此問終之辭也亦即弔字之意

自周人借弔射字為(一)伯叔字為(二)淑善字秦漢之世乃段槃弋之弋以代弔射字(其實弋槃也爾雅釋宮雞棲于弋弋為橛是其本意與弔射字別)如詩女曰雞鳴弋鳧與雁鄭箋弋繳射也柔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箋云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盧令序云襄公好田獵畢弋毛傳弋繳射也正義云出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論語弋不射宿孔曰弋繳射也之類是也後乃復造隿為繳射正字(字例二篇二〇九至二一一頁)』

楊樹達曰『金文中常見弔字用為伯叔之叔於是近日之治古文字學者自吳大澂以下皆以此字當叔字吳氏說文古籀補

卷三云弔善也伯叔長幼之稱也象人執弓矢形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故叔為男子之美稱此欲以弔之形明叔字之誼也羅振玉云吳說似矣而未盡當也叔从弓象弓形猶射之古文从弓也弔象矰帶繳矰為短矢故但以个象之其下屈曲者繳也此殆為隿射之隿之本字許書之隿从隹弋聲則後起之字不如叔之合弓與矰繳之形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也至經典借弋為隿於是後起之隿亦廢不用而叔之本意弋之初字益塵霾不可知矣按羅氏疑弔為隿之初字然叔與隿音不相近也余按尚書君奭篇云不弔昊天三字石經弔字古文作弔篆文作弔與金文形同知金文之弔實弔字非叔字也金文井人鐘克鼎卯𣪘並有盄字即說文五篇上皿部之盄字也說文弔字不作个形則與豆閉𣪘之弔叔龜𣪘之弔同也此

皆金文𠁬字即說文弔字之碻證也夫吳氏生於清季不及見近日出土之三字石經誤說猶可言也羅氏既見石經乃公然襲吳氏之誤說略不致疑熟視石經之文字若無覩何哉

然則金文之用𠁬為叔字者何也曰此以音近假借也左傳莊公十一年魯弔宋大水襄公十四年魯弔衛侯出奔齊其辭並云若之何不弔而成公二年晉弔衛穆公之卒則云如何不淑哀公十六年左傳云旻天不弔鄭衆注周官大祝引作閔天不淑蓋古音弔在豪部叔在覺部二部音近故字可通作金文假弔為伯叔之叔猶經傳弔與淑之通作也伯叔之叔初無本字金文假弔字為之猶經傳假訓拾之叔為之也同一假借字也說者必信金文而疑經傳惑之甚者也近日治古文字學者惟余亡友林君義光著文源謂金文之𠁬即說文之弔其卓識過

人遠矣

然羅氏於金文之𢎘雖不知即說文之弔而其析𢎘字之形謂丷象弓形个象短矢ㄣ象繳之屈曲則不易之說也顧疑為隹字之初文則非是蓋隹字古音在德部與叔字音相遠不得相通假也愚以聲類求之𢎘蓋緐之初字也說文十三篇下糸部云緐生絲縷也从糸敫聲四篇上隹部云隹繳射飛鳥也（繳與緐同）蓋矰繳所以射高絲縷不長無緣得鳥長則必屈繞之以便於事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名家苛察繳繞所謂繳繞者謂如繳之繞此猶言蠭起言雨集也注家乃釋繳繞為纏繞又或釋繳為煩皆失之矣𢎘為緐字而必兼象弓與矰者緐形必待弓與矰而後顯猶眉之必待額與目而後顯也若然𢎘為說文弔字實為緐之初文則弔緐實一字（二字皆在豪部聲亦相近異者繳今讀之若切非古讀）

弔為象形䌛為形聲耳至經傳弔問及許君送終之釋乃弔字後起之義非本義也許君釋弔形為人持弓亦誤說也吳氏說𢎘為人持弓與許說弔字其誤正同余今根據石經定金文之𢎘即說文之弔而弔字實䌛之初文至伯叔之叔初無本字金文假弔字為之經傳假訓拾之叔字為之同一借音本無軒輊不勞申金文而抑經傳俟世之精於考文者論定焉」(小學九四至九五頁釋𢎘)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毆禽」吳大澂謂字象人執弓矢形乃伯叔之本字引申為善漢人借叔為𢎘誤𢎘為弔容庚則謂問終之弔乃善義之引申容說較長然字何以有弔伯弔善之義則終莫能明且執弓之言亦傳會說文古文字之弓未有作ㄎ者也高鴻縉从羅振玉謂字象矰繳及其弓形乃惟字古文借為伯叔及淑善字其

言矰繳似是矣然以𠄌為弓實屬牽強矣其㠯謂字象矰矢繞𦸗之形執矰繳以弋獵乃助任生產而父字象手執石斧从事主要生產故宜為父之弟其說亦不能厭人意徐灝段注箋云「疑从弟省聲」其說雖能闡明伯弔之義然弔从𠄌从弓弟从乂从己形近非一乂固不得省作𠄌而己則更不得謂省作弓明矣金文弔皆用作伯叔其朔義蓋未知也」

周法高曰「弔字象人持矰繳之形非弓矢形也乃繁之本字說文「繁生絲縷也从糸敫聲」段注據李善文賦注引增「謂縷系矰矢而㠯隿躲也」十字之若切古音tjauk 弔多嘯切又都歷切古音teaw及teauk（據周氏上古音韻表）繳弔二字皆隸藥部（宵部入聲）高鴻縉謂弔乃隿字古文案說文「隿繳躲飛鳥也从隹弋聲」隿隸之部古音yiək與弔繳韻部畧異然亦同源字也終不如以弔為繳之

古文為直捷耳」

〈大25〉「弔△叔邦父弔叔姞邁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大43〉「㠱其公乍作爲

子弔△叔姜口盥壺」「慶弔△叔攸乍作朕媵子孟姜盥鑑」〈大45〉「雩生

弔叔尸」


[a]

佋与卲爲一字說文廟佋穆父爲佋南面子爲穆北面經典通作昭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注父曰昭金文作卲頌鼎<0674>「王才(在)周康卲宮」

卲字重見



免 从宀从人 據魏三字石經免古文作宀篆文作宀知之說文奪去補附于此 段玉裁訂入兔部非是

免簋

〈1358〉
「井弔叔有右免即令命」「卑俾册令免曰」「免對𤔲王休」「免其萬年永寶用」



免盤

〈2917〉
「令命乍册內史易錫免鹵百陵」



免簋 二

〈1359〉
「令命免乍𤔲土司徒」「免其萬年永寶用」



免卣

〈2729〉
「井弔叔右免」「令命史懋易錫免載市」

「王蔑免曆」「免其萬年永寶用」



免尊

〈2145〉
「井叔右免」「王蔑免曆」「令史懋易免載市冋黃」「免其萬年永寶用」



史免匡

〈1433〉
「史免乍旅匡」

阮元曰「說文云。人在屋下為宂。」（積古卷五、三十四頁宂彝）

α方濬益曰『宄从宀从儿說文解云㪇也人在屋下無田事也』(綴遺卷十二、二十九頁宄卣)

α吳大澂曰『宄舊釋宄疑古更字讀若鞭䩹字从此馭者之所執也宄敦』(古籀補附録十三頁)

α強運開曰『宄免敢容庚金文編據魏三體石經古文臣宄篆文臣宄定為宄字並云說文敓去段氏訂入宄部非是運開按从宀从人蓋象人冠冕之形或即古文冕字也』(古籀三補卷八第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宄宄行皃从儿出冂坰 按冂非郊坰字見冂字條宄古作宄匡史宄作宄彝宄鼎象人伏穴下形宀象穴見風字條本義當為沈伏經傳以沈為之宄為深伏故與宄同音之字如湛沒也耽深擊也眈視近而志遠也忱誠也皆有深伏之義深伏與泰

甚義近。故劇謂之甚，過謂之淫。深、伏者遲久不出，引伸為遲久。故樂久謂之湛，久陰謂之霃，行緩謂之淫，淫淫（揚雄羽獵賦淫淫與與）說文以冘冘為行貌，亦遲久之借義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冘，㐆也。从宀人在屋下無田事。周書曰：宮中之冘食是也。」（古籀篇七十二第一頁）

a 郭沫若曰：「免字原作𠘻、与三字石經春秋既免𤘽古文作𠘻、篆文作𠈉者同、余謂乃冕之初文，象人箸冕之形。」（兩攷九十頁免毀）

高鴻縉曰：「按金文冘字見免簋，原象人戴冕形，由物形宀生意，故為冠冕之冕，名詞。金文又有異文作𦉫，見公伐徐鼎，从冃面聲。三體石經免古文作冘，篆文作𠘻，俱从人戴冕形。說文奪之。漢人誤書作免。後人（或即許氏）推補篆文，亦遂譌作㝃矣。免

自借用為脫免字久而不返乃又加冃（帽之次初文）為意符作冕。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紞纊。从冃免聲。古者黃帝初作冕。絻 冕或从糸作。亡辡切 知字由免加冃在許氏以前也（字例二篇二四〇至二四一頁）」

張日昇曰「按字从冖从人。容庚云「據魏三字石經免古文作冗。篆文作宂。知之。說文奪去。補附于此。段玉裁訂入免部非是」容說是也。方濬益釋宂。林義光釋冘。吳大澂釋更。皆非」



伖 說文所無

弔伖父簋

〈1072〉「叔伖父作[illegible]殷」

a 孫詒讓曰「案𦘒字舊釋為若以篆形校之殊不類竊疑當為叚之反文後曾伯霥簠叚不黃耇叚作𢻫師寰𣪕今余弗叚組叚作𢻫並見攈古三之二文皆與此相近」（餘論卷一第五至六頁叔若𣪕）

a 高田忠周曰「按舊釋叔若父非此从人从二又二又亦友字但伖字說文所無伖亦當為侑字有友同聲也古字有友通用論語有朋自遠方來有即友字段借可證說文姷耦也从女有聲讀若祐或从人作侑又周禮太宰友以任得民之友字注為姷字義亦可證伖即侑字矣」（古籀篇三十八第一九頁）

a 

侄 說文所無 廣韻 堅也 伯侄尊

〈2074〉「伯到作寶尊彝」

b 

許伯簋仲 侄人名

〈1389〉「王命仲到歸許伯」

嚚裒鼎裒

c 

曶鼎 周侄 茲人

〈0679〉「周到 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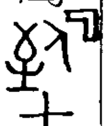
鄦羌鐘 武侄 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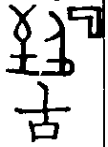
〈0042〉「武侄寺力」

d 

伯侄簋

〈1014〉「白侄 乍孰簋」

c 吳大澂曰「古到字从人不从刀 曶鼎」（古籀補六十七頁）

e 吳大澂曰「古致字从到从土 伯致敦或釋到」（古籀補補遺二頁）

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𢻱送詣也 从夂从至至亦聲 易象傳下君子以致命遂志 明堂位七年致政於成王 論語事君能致其身

此皆字轉義也』（古籀篇六十三第二八頁）

b郭沫若曰『𦤺當是致之古文，舊釋為到，非是。』（兩攷一四六頁𦤺[?]伯𣪘）

d郭沫若曰『侄與挃通，淮南兵略訓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高注云，挃，擣也。』（兩攷二三八頁𠫑[?]羌鐘）

e郭沫若曰『侄乃到之異，古文到字其見於金文者均从人作，如伯到尊作𦤺，𣪘作𦤺，𦤺[?]伯𣪘仲到作𦤺，𦤺[?]鼎用到茲人作𦤺，人形與刀形相近，故後世誤从刀作，而以為聲也。侄與𦤺僅左右互易而已。此讀為擣，廣雅釋詁訓侄為擊，又訓擊為堅，於聲無說，世用侄為姪娣字，乃俗字也。』（金攷三五九頁至三六〇頁𠫑[?]羌鐘銘考釋）

又 徐中舒曰「侄與致同，至也，武之至也，武之至曰武致，猶文之至曰文致，工之至曰工致，堅之至曰堅致，精之至曰精致，密之至曰密致，皆成語也」（鳫氏編鐘圖釋四頁）

又 于省吾曰「武侄猶言武鷙，後漢書吳漢傳注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史記王翦傳李將軍果勢壯勇，吳摯甫先生讀勢為摯。左僖廿六年傳熊摯，世表作鷙。唐謂侄當與說文懫字義同，按說文懫忿戾也，讀如摯，是摯鷙侄懫皆同聲相假」（雙選上一第一二頁鳫羌鐘）

又 柯昌濟曰「到字从企从至，會意，吳清卿先生釋致，非，說文从刀聲，又後起誼矣」（韡華一六七頁伯到𣪘）

c 馬叙倫曰「說文致字從ㄔ實ㄓ之譌此作ㄓ者亻即人也古以一止字書時異其指之所向表往來進退者如以ㄓ為往為歬歬即進也以𠂢為來為後後即退也獨以ㄓ表至以ㄔ表跨未能詳也疑當時以圖為語言之符號必有共諭之解釋失其傳耳」(刻詞六七頁引致敀)

c 譚戒甫曰「致从人至會意說文致从夂从至訓為送詣意即送到金文伯致段銘(見三代吉金文存卷七一〇頁)作𢻱右邊人下止是企字其實還是人字可見說文的致確是由金文的𢻱演變出來的」(中華三輯八三頁西周旨器銘文綜合研究)

d 劉節曰「侄鐘作侄从人从至說文所無侄即騶吾詩所謂騶虞也海內北經林氏之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

曰騶吾郭璞曰太傳謂之侄獸(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引作怪獸乃淺人不解字義妄改)侄騶實雙聲字也」(玫存九一頁馬驫氏編鐘考)

張日昇曰「按字从人从至說文所無廣韻云「堅也」或釋到或釋致並非侄字伯侄簋从彡餘皆从亻彡為亻之繁从土則亻為人而非刀之譌致从夊與从人不同義」



侲 說文所無 方言燕齊間謂養馬者爲侲 張衡東京賦侲子萬童 薛綜注侲之言善也 大簋 王在𩫍侲宮

<1376> 王才𩫍 侲宮 (A·B)



大鼎 <0666> 王才(在)𩫍 侲宮

吳大澂曰 侲 吳中丞釋作脤 大鼎 (古籀補附錄八頁)

劉心源曰 辰 从厂乃辰字 見伯晨鼎 豆閉𣪘 彔伯𢦏𣪘 矢人盤 又从刀乃尸字 說文辰伏兒 一曰屋宇 即宸 或云歸辰即歸脤 說文祳社肉盛之以蜃 故謂之祳 天子所以親遺同姓 从示辰聲 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祳 宮名歸辰 義當取此 所从之刀乃𠬝省 不得以說文有祳無脤爲疑也 (奇觚卷十大、十六頁大鼎)

226

強運開曰『□大敢王在鼈侲宮說文裖社肉盛之以蜃故謂之裖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長聲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裖段注云蜃裖疊韵經典裖多从肉作脤詩緜箋掌蜃注徑用蜃為裖字運開按說文有裖無脤蓋裖為正字蜃侲則叚借字也』(古籒三補卷一第三頁)

強運開曰『□大敢王在鼈侲宮說文新坿侲僮子也从人辰聲運開按說文裖社肉盛之以蜃故謂之裖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長聲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裖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裖或从肉此則叚侲為裖是古本有侲字矣』(古籒三補卷八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又有一器篆文作𠨊如下劉心源云古籀補釋
作脤按㑦从乃即人从辰即疾夊非文乃大字空其中者大即
矢合之為㑦此用為疾𥁕即祲字又大敦此字作𥁕𠨊劉又云
據此篆形當依古籀補釋作歸脤蓋劉未能定也今審篆形𠂆
與疒別夕亞斷非矢字也愚謂𠄎明是尸字金文恒見𠩺𠩺即
辰字與作𠩺𠩺略合然是㞘字也說文㞘伏皃也从尸辰聲一
曰屋宇後義謂叚借為宸也而皆非銘意銘當讀寢祳宮說文
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以示辰聲是也
今經傳作脤以脣為之脣祳與㞘皆辰聲字故得通用也然則
吳氏釋脤為得而未考脤即脣字不免疏扇之譏矣又方言燕
齊間謂養馬者為侲又東京賦侲子萬童群綜曰侲之言善也
善童幼子也亦皆㞘字異文耳」(古籀篇三十六第一四頁)

林潔明曰「侲字說文所無。說文新附「侲，僮子也，从人辰聲。」劉心源吳大澂並釋脤。劉氏謂即字从肉省。說文之祳社肉也」强運開釋爲侲，假爲祳。按字左旁的是从人。劉云从肉省非是。當以强說爲長。祳侲並从辰聲，自可通。段至劉氏釋歸侲爲宮名。取義歸祳之禮。說亦可从」

5110(8.152-1103)



俯　說文作頫或作俛徐鉉以為今俗作俯非是
然禮記曲禮呂覽季秋有之　伯𣪘俯匵

高田忠周曰「按古籀補亦引云沈樹鏞釋作府說文府文書藏也从广付聲今審此篆形𠂤已為付字𠂤為倒形然則作府又再从人此增緐耳凡作二重作三重籀文恆例亦所不異或謂府而从人即俯字然俯為頫俗字斷非府元文書之藏轉為凡收藏處周禮天府玉府大府內府外府皆是也又轉為官府百官所聚也」（古籀篇七十三第一頁）

林潔明曰「容庚云『俯說文作頫或作俛徐鉉以為今俗字非是』按說文頫低頭也从頁逃省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俛頫或从人免」段注「廣韻俛亡辨切俯俛也玉篇人部『俛無辨切俯俛也』此皆俛之正音毛詩黽勉李善引皆作僶俛勉與俛同音故古

〈1061〉「白伯鄉父俯 乍作寶𣪘」

假為勉字古無讀俛如府音者也」頫音同俛按頫俛上古音當在元部miwan（據周法高師擬音）府音在侯部pjew聲紐雖同為脣音然-an與-ew絕少有互諧且韵亦大異二音相隔甚遠疑古俛俯二字有別義同音異非一字之正俗體也金文俯用為人名義無可徵」



僭 說文所無

僭卣

〈2677〉「僭作父癸」 寏尊彝」





僭尊

〈2108〉「僭作父癸」

寏尊α 彝」(A·B)



集僭盧

〈1108〉「集僭作父癸寏尊彝」(器銘廿一集字)

α阮元曰「說文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此所異者，从人从舛。从口。舛者夂牛相背，相違之意愈顯。此古文之僅存者。」(積古卷一、三十四頁咎父癸卣)

α吳式芬曰「許印林說……阮釋云，咎，人名。說文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此从人从舛从口。舛者夂干相背，相違之意愈顯。此古文之僅存者。案阮說咎義甚精，惟人不應以咎名，當是皋之借字。皋陶古作咎繇。」(攈古卷二之一、二十一頁集咎彝)

吳大澂曰「咎古咎字咎作夂癸卣」(古籀補四十七頁)

孫詒讓曰「說文口部各異詞也从口从夂甲文各字作各又咎字从人从各金文咎字或作咎(集咎彝)作咎(咎作父癸卣)甲文有咎字蓋亦咎之異文此皆以口為夂也」(名原上一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阮說是古籀補亦同依下篆亦或从人从韋即背乖之意與从各亦同意也易繫辭傳无咎者善補過也書西伯戡黎序殷始咎周鄭注惡也此本字本義也……按說文倃毀也从人咎聲蓋誤與俑傳同倃固咎字異文許氏原本恐倃在咎下為或體云或从人从咎一曰毀也毀亦災義之一端耳方言云咎謗也此為正字又咎訓惡也被怨惡故受

毀詬也，並皆本義之引伸也」（古籀篇三十二第三六至三七頁）

柯昌濟曰「咎从人从舛从口，乃會意之字」（韡華二六六頁集咎釋）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咎為咎，說文咎從各，此從咎者，咎為各之異文，各為來之本字，夂夂為屮屮之反文，屮屮為今俗言跑起來之跑初文，步乃陟之異文，人自卧而起，兩足及地而後行，行則前進，故屮屮象其起步也，屮則左足上登，右足從之，後以於形未足表意，乃增自耳，屮屮象前往，故夂夂為來，從夂夂猶從夂」（刻詞一五〇頁咎文癸卣蓋）

a



僎 說文所無

才僎父鼎

〈0K06〉

才僎父

乍尊彝



a 真 伯真甗 〈0786〉 「白真乍△旅彝甗」



b 季真鬲 〈0696〉 「季真作△尊鬲」

a 徐同柏曰「貞字貝下作●嚴凝之象困學紀聞引韓非解老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艸木也不茂謂可發明貞固之說觀此知貞訓正亦訓固其義本如此耳」（从古卷十六、八頁周伯貞甗）

a 方濬益曰「壽卿釋……為貞今按此文从貝从匕當是貨字之古文儀禮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鄭注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故字从化貝下●為貝之象形」（綴遺卷九、二十六頁伯貨甗）

a 馬敘倫曰「尋說文、貞、從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玉篇引有從貝二字、而無從卜二字、蓋各有捝耳、說文卜部所屬有卦卟

貞卧占卧六字、其實皆卜之轉注字、詳疏證 占卟又一字也、甲
文有[古文][古文][古文]諸文、郭沫若釋卧、又有[古文][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諸文、郭
亦釋卧、此二類字或從卜、或從占、而[古文][古文]不能定為何字、或
以為象龜版、則[古文]本是象龜版上有兆、為貞卜之最初
文、象形、變譌為占、又於[古文]中箸占、則為後起字、[古文]外之丿
即卧字所從之乚、乚為昏之初文、詳疏證 蓋[古文]所從得聲也、辰聲
真類、故易以貞川昏音禪紐、貞音知紐、同為舌面前音、
故音轉為貞、甲文卜[古文]、卜貞每同在一詞之中、倫疑貝古音
蓋如介、貝為介蟲、故名曰貝、龜亦介蟲、卜貝或乃言之以
貝耶、其[古文]字即從[古文]丿聲、為[古文]之異文、[古文]字亦見甲
文、似即說文之賑字、羅振玉釋珍、亦可可從、蓋珍之異文、
轉注字也、借為讀詞字、後乃於貝中省其筆畫而加卜為

𠕁、此作卣、從卜從貝從蟲、━即蟲之初文 貨當為從卜𠕁聲、凵（刻詞九五頁至九六頁白貞甗）

朱芳圃曰、說文匕部、真、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以乘載之、𥄕、古文真、唐蘭曰、余謂真字本作⿱匕貝、當是从貝、匕聲、匕非變化之匕、實珍字古文之𠙴也、真在真部、珍在諄部、真諄音相近、詩小宛哀我填寡、毛傳、填、盡也、陳奐胡承珙等均謂填讀為殄、是其例也、變化之匕古殆無此字、倒人為𠙴、與倒大為屰同、𠙴與匕、左右相反、實一字也、（懷鉛隨錄釋真）桉唐說是也、真即珍之初文、說文玉部、珍、寶也、从玉㐱聲、考从真从㐱得聲之字、例相通用、詩大雅雲漢、胡寧瘨我以旱、釋文、瘨、韓詩作疹、周禮春官典瑞、珍圭、鄭注、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說文彡部、㐱、稠髮也、从彡、人聲、詩曰、㐱髮如雲、

鬒、㐱或从髟、真聲，是其證也。又貝與玉同為寶物，故字之从玉作者一从貝作，如說文玉部玩或體作貦，是真从貝、匕聲，與珍从玉、㐱聲，音義悉同，由於真為借義所專，故別造珍字代之。真之初形本義，因之晦矣。」（釋叢一八九頁至一九〇頁真）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載也。𠤕古文真。』金文編眞下收𪔂及眞，一从貝，一从鼎。貝鼎古通用，𪔂徐同柏釋貞，方濬益釋貨，貞字从卜，古文字屢見與匕異，唐蘭謂匕非變化之匕，與歹字古文𣦵為一字，可備一說。馬敍倫謂𪔂下之■即𡿧之初文，而釋為貞，非是。」

化

化 a

化

中子化盤 〈2906〉

中子化用 保楚王

高田忠周曰『荀子七法篇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不苟篇神則能化矣注謂遷善也此為本字本義與說文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聲正相合矣然亦按化未善人以為善人此猶少壯人匕為老成人也匕字元以人為形又从人作化實亦複矣知化字即匕字之轉出最初唯當以匕兼化也易繫辭傳知變化之道者禮記中庸變則化又樂記百物化焉素問五常政大論化不可代注謂造化也此等字義雖言段借以化為匕者而亦元當同字之證矣』(古籀篇三十三第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匕部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聲桉化象人一正一倒之形即今俗所謂翻跟頭國語晉語勝敗若化韋注化言

轉化無常也、荀子正名篇、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楊注、化者改舊形之名、皆其引伸之義也、孳乳為傀、說文鬼部、化傀、鬼變也、从鬼、化聲、為貨、說文貝部、貨財也、从貝、化聲、徐鍇曰、可以交易曰貨、貨化也、對轉元、孳乳為換、說文手部、換易也、从手、奐聲、為趄、說文走部、趄、趄田易居也、从走、亘聲、」(釋林一六六頁化)

匕 㝬乳為妣

豢妣辛簋

<0930> 豢妣辛

戈妣 辛鼎

<0246> 戈妣 辛

我鼎

<0647> 我作 禦

祖乙妣乙祖丁

乙妣癸

木工鼎 妣戊

<0435> 木工冊作 匕戊

妣己 觚

<2246> 妣匕 乙

妣乙爵

妣乙二字合文

<1760> 乙 妣

卯卣 妣丙

<2720> 遘于妣丙彡 日大乙爽

戊辰簋 妣戊

<1325> 遘于妣戊 武乙爽

作妣己觶 妣己

<2421> 作妣己 中

妣己爵

<1761> 乙 妣

文妣辛爵 妣辛

<1762> 文妣 辛

<0965> 戈器作匕

高田忠周曰『說文亻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按柶一名匕初無其字借匕為之後遂不作專字漢人寫經或借枇為匕後人亦作朼即枇之省也謂為匕器專字誤甚或云古音匕四同部飯匕義借匕為柶耳又鳥足與亻字形似故鳥字从匕皆象形之段借銘即借為妣字妣籀文作𡚱故𡚱省為匕要匕比音義近』(古籀篇三十三第二九頁)

吳其昌曰『祖妣之匕則象人之側形故其字為人字之反而不為刀字之反此點吾人不能不深切辯認祖妣之匕龜甲文作𠂢或𠘧皆象人或鞠躬或匍伏之側形其在金文如二毋父已鼎(金文叢考册一頁六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卷二頁十三)之且乙妣乙且巳妣癸二妣字均作亻妣辛毀(殷文存卷上頁十六)之妣乙作亻妣乙爵(殷文存卷下頁十七)之妣作亻武乙彝(舊名戊辰彝殷文存卷上頁十九)文妣戊之妣作亻……等皆象人鞠

躬之右側形。尚有陶齋吉金錄妣已觶等 如木工册鼎般文存卷一頁六 妣戊之妣作乁妣已觚陶齋吉金錄卷一頁八 之妣作乁及妣已爵般文存卷下頁十九 之妣作九……等則象人鞠躬匍伏之左側形左右側均不關宏指也至于父妣辛爵般文存卷一頁十七 之妣辛合文作[illegible]則妣字竟與小篆人傍之𠃌無少異已融化入人字矣（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五六一至五六二頁金文名象疏證）」

曹詩成曰「說文匕部匕字云匕相與比敘也從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凡匕之屬皆從匕

詩成疑器物之匕當為象形不應與比敘之匕並論蓋古人造字先具體而後抽象先象形而後會意匕器物豈得反從會意之匕而段借乎

2 說文釋例云匕字蓋兩形各義許君誤合之也比敘之匕从

反人其篆當作𠤎部中𠤜匘卬卓𣅀从之一名柶之匕蓋本作匕象柶形與勺篆作㔾相似其物本相似也

3說文通訓定聲云按此字象形據比下古文作𣬅知匕古文作大从倒千

4說文部首訂云至若匕柶之匕象匕形以木為之……然則名柶之匕有象柶正面形而作大者比下之古文其重二大為之是其證也又曾伯霥簠有七才二形一左一右皆象側面與匕形相似

由三家之說知器物之匕應屬象形許氏實誤然匕所象之形三家各異釋例謂象柶定聲謂象倒千部首訂謂象正柶皆非柶似勺有斗可以挹流質勺之篆為㔾似勺中有物匕之篆作匕二畫相連非柶中有物之象又匕之古文作大尤與柶異部

首訂強以柶之正面釋之亦覺不類通訓定聲倒干之說似近之然于六書無所取義故亦難從詩成以匕方二字當象叉形亦即古匕器之原形其證有四

(一)5詩小雅大東有饛簋飧有捄棘匕

毛傳云匕所以載鼎實大東又云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鄭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

6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先入

鄭注云畢狀似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按人間有畢器天上有畢星其狀如叉今觀畢星之圖實為確論畢既似叉則匕亦似叉大東云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有捄二字不應有二種意義毛傳與上云長貌與下云畢貌而以畢為掩兔之畢則畢呈網狀與長貌之說自相矛盾故鄭箋不從釋畢狀如叉而以畢為

助戴鼎實之用與匕之戴鼎實者相近則匕狀亦如叉似甚可
能.

7詩周頌良耜云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鄭箋云捄角貌牛之兩角分歧厥狀如叉正與畢同有捄為形
容叉狀之辭尤屬可據有捄棘匕即其狀如叉之棘匕也

(二)匕說文篆作匕與鳥作𠂤能作能熊作熊鹿作鹿等字之足
形相似鳥獸以爪抓物亦如人之以匕取物故匕象其形鹿之
足分歧如叉狀鳥能熊皆有爪呈多叉狀如匕亦叉之象形

(三)8周禮冬官考工記矢人云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
設其羽鄭注云比謂括也

9說文矢部云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括羽之形
段注云栝作括者誤栝謂儿也木部曰桰矢桰檃弦處歧其端

以居弦也徐箋云上象鏑下象栝引而長之作[illegible]乃見其形比

即匕之重文可以互通栝亦名比蓋以其狀似叉同于器物之

匕也

(四)10易震卦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王注云匕所以載鼎實詩大東云有捄棘匕

毛傳云所以載鼎實

11儀禮士昏禮云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

東門北面西上

12儀禮公食大夫禮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

于鼎退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

退復位

13儀禮士喪禮云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

豚四鬄去蹄……覆匕東柄……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于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柢執而俟……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退甸人徹鼎

14

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佑食及右人載卒朼者逆退復位

15

儀禮特牲饋食禮云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

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

16 儀禮少牢饋食禮云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

17 禮記雜記云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

鄭注云枇所以載牲體者孔疏云從鑊以枇升入于鼎從鼎以枇載入于俎

詩成按由上之記載知匕之用途爲由鼎中取肉加之于俎也此雖禮經之文實則古漁獵時代最簡單而最普徧之食肉方法其法將魚獸之全體或分體入鼎鑊中煮之熟則以匕出之

置于俎上以刀或手裂啖之。

18 禮記檀弓杜蕢諫平公云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史記項羽紀樊噲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皆泛言匕俎為飲食之具。非專于宗廟祭祀見之也。俎為平面四足之小案。只可盛肉。不可盛汁。故此取肉之匕。以有銳鋒之义為最宜。既可刺肉。又可比去其汁。若匕為勺狀。則取肉必帶汁。不便于俎上置之矣。

由以上四證。知匕之形似义。其知之也。以字之源及漁獵時代食肉生活之需要。故曰匕之初形。其為用也。當遠在周人制禮之前。蓋周初已入高級農業時期。人類食物漸以穀蔬為主。俎上之肉多設而不食。禮畢歸之于家。然古風猶存。太古之生活尚可想見也。匕之質料為桑與棘。詩有捄棘匕。禮記枇用桑。是

『也（史學年報二卷五期三九至四二頁匕器考釋）

楊樹達曰「甲文祖妣之妣皆作匕、殷契粹編二一〇片（二〇九）拓片記云、壬子卜、涿貞、王賓大戊奭匕壬叀、亡尤、是其例也、金文妣辛段、戊妣辛鼎、木壬鼎、妣己觚、妣己爵皆然、說文訓匕為相與比敘、其說殊誤、惟說其字形為从反人、則得之、蓋男女同是人也、而女異於男、故造文者就人字而反其形以表之、此猶英吉利人稱人為曼、而於女子則加音表之、稱為悟曼也、變形與加音方術不同、其以人字為基本則一也、匕為變體象形字、牝為母牛、麀為母鹿、字皆从匕、匕表女性、其義顯白無疑、許君不知此、乃說麀字為从牝省、誤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為妣、於初文加形旁女為義（形以表義、義旁亦可云形旁義同無別）字見於金文陳侯午錞及召仲義妣二鬲、第二

步發展為妣則取妣字加旁之女字為形而以匕音近之比字為其聲為純形聲字於是初文及人為匕變體象形之蹤跡了不可見矣許君於妣字下載重文妣字知妣妣為一字而不知匕實二字之初文可謂一間未達矣。(積微二〇〇頁自序)

高鴻縉曰『說文匕相與比敍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曰柶卑履切

按丁福保考以為相與比敘也句乃比下說解之文後人誤竄於此當刪去則匕下訓釋意原奪至取飯之柶乃另字屬象形當分

訓柶之匕許君誤合此而釋之本篇於象形篇出柶匕此則列於會意篇

王筠曰匕字蓋兩形各義許君誤合之

朱駿聲曰二義當異形許君誤合之

楊樹達曰按王朱二君謂訓柶者當別為一字其說不可易

又按商文本是反正不拘此反人為匕乃倒外歧出字也匕為男人反之為女人作匕故甲文祖妣字只作匕周始有妣字亦通以朼字代之戰國以後作朼匕又引申而有靜止意如卓立之卓古作𠦝从匕早聲停止之止古作此从匕止聲之類可證也（字例四篇八至九頁）

何漢南曰說文匕下釋文有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段玉裁注匕即今之飯匙也少牢饋食禮注所謂飯橾也又又有名疏匕名挑之別蓋大于飯匙其形制略如飯匙故亦名匕鄭所云有淺斗狀如飯橾者也今此物形似勺而稍淺與勺有別既可

橾飯、又可叉肉、與段氏注文略合、又詩經大東及易傳注文謂匕、所以載鼎實是也、此匕據發現人談初出土時置于鼎內、與詩、易注文可互證、說文謂、匕、一名柶、段注謂、柶、匕也、所以取飯、又、匙、匕也、段注謂其首蓋銳而薄、故左傳矢族曰匕、此器頭部正是薄而銳、形似箭簇匕的制作質料有銅還有木、如段注裏用桑為之、祭用棘為之、可知匕還可因它的用途不同而質料也不相同、詩經大東有捄棘匕、捄字在詩注中解為曲貌也和此器形狀相符、又段氏注按禮經、匕有二、匕飯匕黍稷之匕蓋小、經不多見其所以別出牲體之匕、十七篇中屢見、从此器可作比證、但究屬飯匕抑屬牲體之匕、還待考證（文物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頁至二十三頁陝西省永壽縣、武功縣出土西周銅器）

楊樹達曰「說文八篇上匕部云：匕，相與比敘也。从反人。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王筠說文釋例云：匕字兩形各義，許君誤合之。比敘之匕从反人，柶則象形字，斷不能反人而為柶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補遺亦謂二義當異形，許君誤合之。樹達按：王朱二君謂訓柶者當別為一字，其說碻不可易矣。而於相與比敘之義未嘗致疑，猶未當也。竊謂相與比敘之義取以釋比可也，以之釋匕則泛而不切。大抵變形之字與其本形義必相因，匕形從反人，而訓為相與比敘，與人字義全不相涉，非造文之始義也。愚請爾雅釋親云：父為考，母為妣。匕者，妣字之初文也。知者，說文十二篇下女部云：妣，殁母也。从女，比聲。籀文作𡚱。蓋初字止作匕，變體象形字也。繼加義旁之女為𡚱，象形增義旁字也。最後以匕比音近，而字變為妣，則形聲字矣。此三文孳

乳之次第與鬲䰛𤮍三字相同許君知鬲䰛𤮍為一字而不知匕與妣妣為一字非也此一證也說文二篇上牛部云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此由人旁推及獸牝牡二字為對文牝之从匕與士為男子牡从士聲者字例恰同（說文牡从土聲今从段注引或說及王國維說）此二證也說文十篇上鹿部云麀牝鹿也从鹿牝省按許君不知匕妣為一字故謂麀从牝省其實麀即从匕非从牝省也此三證也妣龜甲文皆作匕不作妣金文妣辛𣪘戈妣辛鼎木壬鼎妣己觚妣己爵皆作匕作義妣鬲召仲作生妣鬲陳侯午𣪘皆作妣而作妣者僅見於鄦侯𣪘一器蓋妣為最後起之字也此四證也然則字何以从反人也曰凡圓臚方趾之類皆人也然人之中有男女之别焉造文者艱於刱構小變人之形以表人類中之女固事理之宜也至禮記曲禮稱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

妣許君從其義釋妣為沒母其實匕妣之初義第為別於雄牡之稱名初無生死之別曲禮所稱乃後世文治大進以後分別之辭耳蒼頡篇云考妣延年方言云南楚瀑洭之間謂婦妣曰母姼稱婦考曰父姼此皆考妣不謂死者之證也必謂妣為亡母之稱亦將謂牝為已死之母牛乎殆不然矣

五篇上旨部云旨美也从甘匕聲按匕聲有義旨从甘匕猶甚之从甘匹也

英吉利人稱人為Man而女子曰Woman加音於人字之上猶吾人之言女人彼加音於人以為別吾先民則變人之字形以為別方術不同其意一也」(小學三八至三九頁釋匕)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匕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金文匕皆用作祖妣之妣字說文存相與比敘及柶

兩義字从一夂人自無相與意郭沫若金文餘釋之餘釋年氏一文中亦主匕乃柶之象形並舉古物銳末曲柄狀若今羹匙之器為証李孝定从之並以ㄣㄟ之丶∨為匕端之枝所以懸於鼎脣者（甲骨文字集釋頁二六八一）惜古器未見有柄末有枝之匕故其揣測尚待証實曹詩成从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古文比作[illegible]从倒干故匕器狀如乂然比為夂从古文之[illegible]似亦當為人之正面形與干無涉金文編附錄上有[illegible]字象二人携手並肩之形即比字古文比說文訓密段注云「其本義謂相親密也」段說得之吳其昌謂匕象人鞠躬匍伏之左側形乃就金文中一二變体而立說恐未可从楊樹達謂夂人為匕乃妣之本字然古文字往往正夂不拘而木工鼎及妣己觚皆作乁是楊氏之說亦可疑也」





卓

卓林父簋

〈1268〉「孚林父乍(作)寶毀」按 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吳榮光曰『說文孑裹子也从子几徐鍇曰几音殊草木之實垂亦取象於几朵字是也人裹姓似之也或釋作保省亦通』（筠清卷三第三十八頁周仔林父敦蓋）

孫詒讓曰『案孑舊釋為孕吳榮光釋為仔又云或釋作保省今諦審之疑當為卓字石鼓文淖字作淖偏旁从孑與此相近說文匕部卓云早匕為卓此上从孑即匕之反文下从早即早之省也二吳舊釋並未塙』（餘論卷二第二二至二三頁孕林父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卓高也早匕為卓匕卪為卬皆同意按匕即人之反文从人早聲早幽韻卓宵韻雙聲旁轉古作卓（趠字偏旁）趠鼎趠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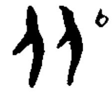
㐌姞𤔲彝綽字偏旁」（文源）

郭沫若曰「孑字作孑、舊或釋孕、或釋仔、或釋卓、均不確、余意當是孫字之異、象小兒頭上有總角之形、鄦討鼎子孫字作、与此同意」（兩攷二二六頁孫林父毁）

高鴻縉曰「說文、高也、早匕為卓、竹角切、按卓特立也、从人反身、非人字、非妣字、人反身則立也、早聲、高也、是倬字意、詩曰倬彼雲漢、與卓異字」（字例五篇一六七頁）



从鼎 〈0526〉「从乍寶鼎」



宰椃角 〈1868〉「宰椃 从△」



任氏从簋 〈1007〉「匚任氏 从△殷」



作从簋 〈0977〉「作从△簋 宰牲彝」



天作从尊 从从反文 與比為一字 〈2014〉「天作從△」

林義光曰『說文云从相聽也。从二人。按即從字。象二人相從形。古作𠈌宰椃尊同。說文云𨑒隨行也。从从辵从亦聲。按即从之或體。从辵轉注。古作徔盤𠀠田作𨑒散氏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又從訓隨行也。从辵从从。从亦聲。然則銘意借从為從也。音通。又經傳皆借從為从。與此銘文。又說文大徐本云从某。小徐本作從某。此亦從為正从為借。从從兩字。古來互通用也。愚亦謂从作二人相從形。至順正

道也。故相聽而莫逆也。隨行義亦自存于此。疑古以从兼從後人泥于行義。加辵以分別。在三代時。从從古今字也。又反从為比。比亦从之深也。然已反之固非理之正者。比黨即非正非順也。从比兩字之別。顯然可見矣」(古籀篇三十四第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从。相聽也。从二人」。契文金文並从二人。惟正反無別。許書反从為比之比。恐乃後世分化。古文比作𣬶。象二人相親密之狀。金文編附錄上有。即比之本字也。又許書訓從為隨行。从從當為古今字。彝銘中亦以从為隨行字。後或增辵以示行義。本義遂為從字所專。而本字反以引申義為訓」

從 不从辵

彭史從尊

〈2047〉 彭史 從△尊

遽從 角

〈1853〉 遽 從△

魚從 盤

〈2862〉 魚 從△

麥鼎

〈0626〉 用從井△ 侯征事

遽從 鼎

〈0169〉 遽 從△

過伯 簋

〈1190〉 過白 從王 伯

伐反 荊

麥盉

〈1950〉 用從井△ 侯征事

䍙尊

〈2135〉 䍙從公亥 延洛于官

過甗

〈0817〉 過 從△

作從 彝盤

〈2870〉 作從△ 彝

師旂 鼎

〈0665〉 師旅眾僕不從王征于方 義宜敘播 𢽟諸 氒不從△

氒右 征

𣪘鼎

〈0631〉 𣪘 從△

賢簋

〈1301〉 賢 從△

宴簋

〈1316〉 宴從△質 文束

單從鼎

〈0364〉 𨙶作從△ 旅彝

䝨取 簋

〈1251〉 䝨䝨御從△ 王南征

貞簋

〈1151〉 從△ 貞簋





王伐 刜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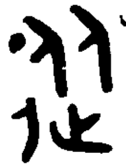
格伯簋

〈1362〉「殹姞役及 從人從」



史免匡

〈1433〉「從王征行」



旁甲盤

〈2926〉「旁甲從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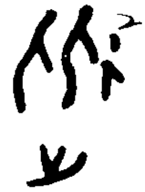
齊鎛

〈0062〉「侯氏從造 告之曰」



遣𠂤尊

〈2068〉「遣𠂤從宗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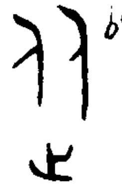
從鼎

〈0503〉「白伯姜易錫從貝卅 朋 從用作寶鼎」



散盤

〈2927〉「散之有嗣槀卅 其從從嘼」



从止

作從彝卣

〈2558甲〉「作從彝」



从彳

𠬝公鐘

〈0024〉「𠬝公作從鐘」

〈479〉「內公作鑄從鼎」

〈0509〉「交從獸 來口王錫貝」

〈0630〉「乎井從漁」

〈0677〉「䈼盧」

〈0035〉「𪓰大宰僕子䟦自作作其從鐘」

〈0063〉「𠬝公作鑄從鐘之句」

〈0165〉「魚從」

吕親口從△商」「𦋞從△」<0680>「大從△縱不静」<0716>「吕從△永征」<0974>「𢍶乍從△彝」

<0975>「豐乍從△彝」<1138>「𢦏公作鑄從△簋」<1305>「敽用從△永揚」<1373>「弋必白氏從△誥縱

許」<1495>「伐口口口桐適琴生從△口口折首孚俘戎器孚俘口乍作旅彝」

<2130>「𠬝從△王女南」<2147>「䜴從△師雝父戍于𠩺𠂤之季」<2487>「魚從△」<2577>「[illegible]從△

彝」<2581>「戒乍從△彝」<2603>「豦執乍從△彝」<2727>「從△作寶彝」<2793>「𢦏公作鑄從△

壺」<2835>「用從△縱爾大樂」<3023>「富子之上官獲之畫口𨪇鍨十台口大𣪘之

從△鍨登其𨯱」<2136>「王工从△𢿬各仲」

a' 劉心源曰「選从𡘋即𡘋𡘋从此或釋從非」(奇觚卷八二七頁至三八頁矢人盤)

a' 高田忠周曰「按元皆釋從非。今審明从辵从𡘋。說文𨘸遣也。从辵从𢍏。𢍏遣之𢍏亦聲。一曰選擇也。此篆即从𢍏省聲也。𡘋𢍏同

聲也。又一曰者，謂段借義，此即用選為柬也。俗字作撰，是也。又晉語「晝選男德以象穀明」，荀子王制「案謹募選閱林伎之士」，皆此義也。朱駿聲云：段借為巽，詩「猗嗟」「舞則選兮」，傳「齊也」。又為算。書盤庚「世選爾勞」。（古籀篇六十六第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從，隨行也。从辵从从，从亦聲。」彝銘中从、從通用，蓋古今字也。从从二人，象隨行之形。其後泥於行義而加辵以增繁，及隨行義為從字所專，遂以相聽義屬从字。

<大5>「䢸肇從趞征」<大6>「呂乃族從父征」<大8>「員從史旟伐會鄶」<大9>「從

<大13>「禹從師雅父戍于古𠂤」<大18>「勿更使敢又有庆止欽𣥺從縱獄」<大25>「勿

更使𪐀暴虐從獄」





比 比簋

<1002> 比 比寶 隣彝



比 比甗

<0799> 比 比寶甗



諆鼎

<0615> 諆作寶比 其皇考

皇母者比

居𤕌 尊



鬲比 盨

<1497> 章氒㝬夫吕鬲从田 𠭯氒小宮吕鬲从田 其邑 復限余鬲从田 其邑旃𢓊𩼮 復友鬲从其田之

田 其邑𣄨 言二邑 𢍰鬲从 復友鬲从田 日十又三邑 氒右鬲从

鬲从乍朕皇且丁公 按郭氏衍釋共容氏異



鬲攸 比鼎

<0670> 弗能許鬲从 𠬝鬲从 𡿨攸衛牧告于王 鬲攸从其 鬲从乍 朕皇且丁公皇考叀公隣鼎 按郭氏衍釋共容氏異

<1089> 比 乍白婦 尊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按古作𠘧鬲比鼎作𠘧曾鼎从二匕匕人之反文象二人相比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从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古文作𣬈蓋匕為相與比序也捨己附人之意故从反人从為相聽也以道順從也』(古籀篇三十四第五頁)

商承祚曰『說文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𣬈古文比案甲骨文金文皆作𠂉此當為𣬈之寫失从一而連其首有比甲骨文𣬈之作𣬈義同也』(古攷七七頁)

高鴻縉曰『甲金文有𠂉字皆从口字之反書非比字(一)易比卦乃从卦其卦爻辭皆就从字立言(二)皆古作𣅀亦應从从方言說文并言僉皆也僉下从从又毖慎也从比必聲亦應从从(三)大雅皇矣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比應為从(四)論語里仁子曰君子

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比應為从與同是(五)書盤庚非汝有咎比于罰 比應為从 非因汝有咎从而罰汝也後

依非引申假借為

1.為(for)介詞如孟子梁惠王上願比死者一洒之

2.及連詞如孟子梁惠王下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又以同音通叚

1.代甫副詞如論語先進比及三年 左傳莊十二年比及宋

2.代密狀詞如詩良耜其比如櫛 論語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是也

又曰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 疾容切

徐灝曰从從古今字相聽猶相從……從二人相隨即從行之義

按動詞甲金文或正書或反書皆是从字周人或加辵為意符

作𨑕隸作從或䢔說文𨑕隨行也从辵从从亦聲」（字例四篇三九至四○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㚘古文比」段注云「其本義為相親密也餘義俌也及也次也𢪔也例也類也頻也擇善而从之也阿黨也皆其所引申」段說甚是然相隨从尚有親密意今既反从為比密意何來且甲骨文及金文往往反正無別許書反从之說恐亦非古比古文作㚘商承祚疑為㚘之寫失从一而連其首段玉裁謂「从二大也二大者二人也」段說是也金文編附錄上2130有㚘字象二人攜手並肩相親密之形此正比之古文後世以从為从以𠦃為比𠦃行㚘廢而密義之所由亦晦李孝定謂古文从二大疑仍从之古文比字疑當从二匕（甲骨文字集釋頁二六九三）其說非是」

〈大6〉「呂乃白也左比毛乂」「呂乃白右比毛乂」



吳方彝 北

〈2444〉 北 卿(鄉)



師虎簋

〈1383〉 北 卿(鄉)



趞曹鼎

〈0656〉 北 卿(鄉)



休盤

〈2922〉 北 卿(鄉)



同簋

〈1367〉 北 卿(鄉)



克鼎

〈0675〉 北 卿(鄉)



柳鼎

〈0664〉 即立中廷 北 卿(鄉)



寰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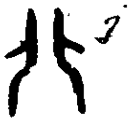
〈2924〉 北 卿(鄉)



𨙵孳乳為邶

邶伯卣

〈2659〉 北伯殁作 寶尊彝



邶子鼎

〈0468〉 北子𠂤母癸 寶尊彝



邶伯鬲

〈0692〉 北白 乍彝



邶伯尊

〈2087〉 北 邶伯殁乍 寶障彝



邶子盤

〈2886〉 北 邶子宋作文 乙寶尊彝



邶伯鼎

〈0301〉 北白 乍障

〈0423〉「北子䍙作旅彝」〈1365〉「北卿鄉」〈0447〉「北白𣪕作寶尊彝」〈1371〉「北卿向」〈0661〉「北卿鄉」〈2151〉「穆公又佑盠立中廷北卿向」〈0677〉「北卿向」〈2445〉「穆公右盠入于中廷北卿」

方濬益曰『筠清館金文錄此銘釋北為叱誤也按北字為二人相背之形說詳前背父乙鼎銘釋此曰北伯自是國名字又作邶說文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詩譜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邶漢書地理志集注邶或作鄁是邶之命名正以其在殷都之北武王克商分紂城而封之者特其事不詳得此銘知其爵為伯可補經傳之闕』(綴遺卷四、十四頁北伯鬲鼎)

又劉心源曰『路史國名紀有北古之侯國黃帝遷蚩尤之黨於有北詩投畀有北是其地吳氏攈古錄有北子彝此偁伯爵之

升降無定也或曰北為邶省說文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吕北是也亦作鄁誤作邺』（奇觚卷五七頁北伯尊）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會意朱氏駿聲云二人相比為从二人相違為北虞書分北三苗鄭注猶別也此為北字本義叚借為背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按人坐立多面明背闇故以背為南北之北又為敗北之北漢書高帝紀項羽追北韋昭注北古背字也此說為是』（古籀篇三十四第一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 博墨切

按此乃違背之背動詞从為順從卯為相嚮北為違背皆取象於人自後世借北為南北之北通叚肩背之背以為違背而肩背之背說文解釋甚明背脊也从肉北聲與違背意別』（字例四

（篇二三頁）

王國維曰：彝器中多北白北子器，不知出於何所。光緒庚寅，一六年。一八九〇。直隸淶水縣張家窪又出北伯器數種，余所見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戏作寶障彝。北蓋古之邶國也。自來說邶國者，雖以為在殷之北，然皆於朝歌左右求之。今則殷之故虛得於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於易州，則邶之故地自不得更於其北求之。

余謂邶即燕，鄘即魯也。邶之為燕，可以北伯諸器出土之地證之。邶既遠在殷北，則鄘亦不當求諸殷之境內。余謂鄘與奄聲相近。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傳閻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苑復恩篇均作庸職。

奄之為鄘，猶郯、鬩之為庸矣。奄地在魯，左襄廿五年傳：魯地有弇中。漢初古文禮經出於魯淹中，皆其證也。

邶鄘去殷雖稍遠，然皆殷之故地。大荒東經言：王亥託于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東都，自殷未有天下時已入封域。又尚書疏及史記索隱皆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于殷，則奄又嘗為殷都，故其後皆為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最力，及成王克殷踐奄，乃封康叔於衛，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封召公子於燕，而太師採詩之目，尚仍其故名，謂之邶鄘，然皆有目無詩。季札觀魯樂，為之歌邶鄘衛，時猶未分為三。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於邶鄘，因於殷地求邶鄘二國，斯失之矣。（觀堂集林卷十八北伯鼎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北，菲也。从二人相背」。高鴻縉謂㣺為相背，㣺為違背，皆取象於人，其說是也。段借為方名之北。」

陳槃曰「王國維氏則以今河北淶水縣曾出土北國器物，因謂其地即邶國舊居。其說曰：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緒庚寅，直隸淶水縣張家窪又出北伯器數種……北蓋古之邶國也。自來說邶國者，雖以為在殷之北，然皆以朝歌左右求之。今則殷之故虛得於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槃案：此三器，董彥堂先生以為贋品。見所著湯盤與商三戈，刊臺灣大學文哲學報第一期。）出於易州，則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於其北求之。余謂邶即燕。鄘即魯也。邶之為燕，可以北伯諸器出土之地證之。（詳觀堂集林十八北伯鼎跋。）

案今淶水縣距殷都（今安陽縣）七百五十里，距紂城朝歌（即衛都，今淇縣東北）則不下八百五十里矣。謂邶當在此，其可疑者三：一者與以上

所論邶、鄘、衛三國同風接壤而距朝歌甚近之事實不合。二者與邶城、邶水等遺址相去甚遠。三者康叔之封衛也，兼有三監後。（詳如邶在淶水、鄘復在魯，則康叔之封域方且千里，真孔沖遠正義所謂其廣延及過于周公矣。王氏此說，余固未敢以為然也。）豈三監畔後，邶民被分割北徙，而建國于此耶？果爾，則此淶水者，河內邶國之遷地。三監時之邶則固不在此也。然此一可能性亦甚少。同上漢志引書序云：周公誅三監，盡呂其地，封弟康叔，遷邶、庸之民于雒邑。不云遷邶民于淶水。此其一。周室分割殷之遺民，為患其作亂，故所在皆由周之宗國加以統治，如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定四年左傳）之類是也。邶國已先畔于南，何以仍能建國于北？此其二。以此言之，則淶水殆不可能復有一邶國。殷之將亡也，微子

大師、少師並持其祭器奔周。殷本紀、宋世家。樂毅之為燕將其攻入臨菑也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史記樂毅傳。求之春秋則以宗器賂遺大國之例尤數見不鮮。參上壹貳楚都。然則今涞水所出土之北器獨可視為非他處轉移至此者耶。是未始非一問題也。」（謨異五册四六七頁）

周法高曰：「白川靜亦懷疑王國維北即燕之說。認為邶鄘衛之銘在卜辭中屬殷王畿。殷滅亡後。其族播遷他移。燕魯之地本來非邶鄘邶諸器與匽器在河北出土。東方諸族之器在陝西出土。吳越之器在本地以外出土。蔡楚之器在時期不同之遺址出土。其例相同。多為遷徙之結果。丹徒。淩源諸器。亦其例也。金文通釋三六、北子方鼎。白鶴美術館誌第八輯四〇〇頁。案白川說與陳槃說同是也。」

<大7>「白懋父北。征」

<大26>「北。鄉嚮」



冀

井𠂤冀簋

〈1128〉

「井𠂤冀乍文」

「癸冀隮尊彝」



令簋

〈1377〉

「戍冀」

𤔲乙

郭沫若曰：「冀猶小心翼翼之翼，敬也。」（兩攷第四頁令毀）



丘

商丘弔簠

〈1422〉「商丘叔簠」其旅簠



子禾子釜

〈3020〉「丠關之釜」



闈丘戈

〈3092〉「闈丘佳雁造」

孫詒讓曰「古文象形字凡同物者形多相通如屬山者形並當與山略同是也說文北部丠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丠南故从北中邦之凥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丠象形古文作㘯从土依許後說則丠亦象形字故金文子禾子釜作丠與北不相類甲文有凶字以金文證之當即丠之原始象形字蓋象山而小猶𠂤為𠂤之小者也許說四方高中央下正是凶形之說解而人居在丠南从北之義殆後起皮傅之說爾」(名原上一九至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𠀉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𡍮古文从土許氏存兩說而下說為是要省山以為字形與兩人相背之北豪無涉也然下文或作𡏤殆从北字即知晚周有此異文小篆从此耳蓋北丘古音同部从北者當以取于聲音人居在丘南說牽強附會可嗤矣風俗通山澤篇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故丘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妄殊甚矣書禹貢是降丘宅土傳地高曰丘周禮大司徒丘陵墳衍注土高曰丘皆本義也易坎山川丘陵虞注半山偁丘字取于山形為至當也』（古籀篇十三第一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𠀉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

下為丘象形按[illegible]旁高中下象丘形一地也此象形字」(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𡍰古文从土案甲骨文作ΔΔ正象兩丘形金文子禾子釜作[illegible]外筆寫析已失丘形商丘叔簠再變作丠遂誤為北為小篆所本失彌甚矣石經古文作𡍰與此畧異玉篇末收[illegible]王筠謂殆奇字然無确據」(古攷七七頁)

高鴻縉曰「丘小山也象二峯之形比山少一峯謂較小也」(字例二篇二九頁)

田倩君曰「丘與山不同丘當為圓頂形然殷代之丘字以契刻刀痕所致因現銳峯周金文丘字則無巒無峯象兩峯獨足立

地上狀誠大不類丘之形狀也。至小篆如兩人相背而立，迫至隸楷益失其形狀，惟古文之丘如ΔΔ頗象土丘之形，土丘不應作尖峯，因土不堅固，日夕被風雨剝蝕，常無銳峯與棱角之存在也」（中國文字四十冊六頁說丘）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崐崘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𡊝古文从土』。絜文丘字作ΔΔ，與子禾子釜同，非从北从一，當為丘之原始象形，孫詒讓謂蓋象山而小，猶𨸏為𨸏小者，其說可从」

 a

眾

師旂鼎

〈0665〉「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

 b

 c

師寰簋

〈1181〉「今敢博氒眾叚暇」(A.B)

 d

曶鼎

〈0679〉「匡眾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用眾一夫曰益」

林義光曰「說文云𠈌眾立也从三人讀若欽崟經傳未見」（文源）

楊寬曰「曶鼎載昔饉歲匡眾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又說匡稽首于曶用五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疐曰朏曰奠曰用茲四夫這裡把臣和众同樣以夫來計數而且同樣用作賠償物資同樣屬于奴隸性質但是臣的身份要較众低一等」考古一九六三年十二期頁六六九釋臣和鬲）

于省吾曰楊「寬」先生原文把象解釋為奴隸而為什麽象是奴隸原文并無說明究竟象的身份是奴隸或者是自由民近年來學者們頗有爭執迄無定論由于這一問題關係到商周社會性質極為重要所以在此也想略加說明甲骨文中占卜出征或種田的時候時常提到象而甲骨文在祭祀時殺戮各種各樣的戰俘以為人牲者習見選出每次用人牲的數目由一二以至幾十幾百甚至一千但是从沒有殺過象以當人牲因此可見象是自由民商王是不會隨意殺戮的至于金文中往往以臣作為賞賜品有的甚至作為交易品可是从沒有以象用來賞賜或交易的例子

書盤庚稱盤庚遷于殷王命象悉至于庭王若曰格女象予告女訓如果象是奴隸的話則盤庚遷都決不會舍掉自由民而

事事訓告奴隸．又盤庚對衆說．茲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與享之．這不僅說明盤庚與衆同一族類．同一遠祖．而且．如果衆是奴隸的話．則盤庚大享先王．奴隸的祖先如何能夠與之合享呢．

楊先生引曶鼎以為臣與衆相較．臣的身份要比衆低一等．為什麼低一等．可能由于曶鼎先言衆而後言臣的緣故．按曶鼎第三段一開首說．昔饉歲匡衆氒(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匡指匡季言之．觀下文匡季也省稱為匡．可知匡季當是匡地的統治者．也是這一訟案被告的主犯．匡衆厥臣廿夫的厥字係指示代詞．指衆言之．這是說．匡季手下自由民(衆)所屬的奴隸廿夫．盜取曶禾十秭．可見衆是从犯．如果衆也是奴隸的話．臣既稱廿夫．則衆決不能沒有數目的記載．下文叙曶控告匡季于

東宮追求寇禾的人犯臣季不得不交出衆一夫和臣三夫這也把衆和臣分得很清楚至于為什麽不懲辦臣季本人當係刑不上大夫之意總之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時代的金文以及早期典籍一向沒有把衆當作奴隸的事例』（考古一九六五第六期三〇九頁關于釋臣和鬲一文的幾點意見）

高鴻縉曰『說文眾多也从㐺目衆意之仲切按字原从日間三人明見其人衆也會意並列狀詞周人或改日為目亦取明見之意後世或變作衆更有譌作衆其構造不可說俗或省作㐺說文分為二字解㐺曰眾立也說不可曉』（字例四篇八三至八四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眾多也从㐺目眾意』甲骨文从日與𠭯鼎作眔同。魯實先謂字从乑从會省。李孝定謂三人相聚已有會意，不必从會。众會意从日者，蓋取众人相聚日出而作之意。其字已為㐺之繁体，篆譌為从目，金文已然。其義遂不可說矣。（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〇七）李說甚是。然从日是否即日出而作之意，則未知也。于省吾論𠭯鼎之眾，謂其身份為自由民而非奴隸，故金文裡無以眾為賞賜交換之例。然就𠭯鼎銘文觀之，眾與臣並為匡季提議賠償與𠭯所寇禾十秭者，故眾臣之社會地位雖有差別，然身不自主則一也。𠭯初拒匡以五田，眾一夫、臣三夫為償之議，繼則許以七田，眾二夫、臣三夫抵禾廿秭之償，由此知眾之身價亦甚賤矣。」

<大51>

「齊紀 遣卿大夫〻衆來聘」

朢 說文古文

省月 保卣

〈2725〉在二月既望

臣辰卣

〈2730〉在五月既望辛酉

臣辰盉

〈1951〉既望辛酉

庚嬴卣

〈2731〉隹王十月既望

望爵

〈1845〉公錫望貝

員鼎

〈0613〉唯征

月既望癸酉

曶鼎

〈0679〉隹王元年正月既望乙亥

傳卣

〈2733〉隹五月既望甲子

作冊魖卣

〈2734〉才二月既望乙亥 (A.B)

縣妃簋

〈1364〉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壬午

事族簋

〈1300〉隹三月既望乙亥

朢簋

〈1365〉穿倗父右望入門立中廷王乎史年冊令望 望拜稽首

楷伯簋

〈1347〉隹九月既望庚寅

師望壺

〈816〉大師小子師望乍寶壺

穆公鼎

〈0659〉休天

君弗望穆公聖
粦明𧧼事先王



禹鼎

〈0678〉

肆武公亦弗叚望賸
聖且祖考幽大叔懿叔



師虎簋

〈1383〉

隹元

隹六月既
望甲戌



師望鼎

〈0669〉

大師小子師望曰「望肇帥井皇考」望敢對
𩛥天子丕顯魯休」師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無叀鼎既望从亡
通望：字垂見

〈0668〉

隹九月既
望甲戌



麓伯
簋

〈1344〉

隹一月既
望丁亥



宰鼎
既望

〈0648〉

唯王九月
既望乙巳



孳乳為望豦簋
豦弗敢望公伯休

〈1334〉

豦弗敢望忘
公伯休



縣妀簋毋
敢望伯休

〈1364〉

孫孫子子毋毋
敢望忘伯伯休



盠駒尊王弗望乘
舊宗小子

〈2150〉

王弗望忘氒厥
舊宗小子

<0677>「隹八月既朢」<1371>「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1389>「弗望（忘）小臣𧍸邦」<1849>「隹三月既望丁亥」<2724>「月唯子曰令望人方䍃」<2924>「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劉心源曰「朢說文壬部作朢云月滿与日相望侶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壬廷从）𦣠古文朢省又亾部朢出亾在外望其還也从亾朢省聲許分企望明朢為二然無叀鼎惟九月既朢豦彝豦弗敢朢公休二字實通用今皆用望」（奇觚卷三、八頁師朢敢）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朢月滿與日相望似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古文作𦣠省文耳壬亦廷省以便結構也蓋月與

日相對其字當作明而已有光明字故朢从月臣廷而會意以相避耶此字說文在于臣部似非妥當今从朱駿聲說改收本部朱氏云此篆宜隸月部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晦朔則日照月之上面而下面無光弦則月東行漸與日遠日從旁照漸得一線之明朢則對照月面而全明也（古籀篇二十四第一七至一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朢月滿也與日相望似朝君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按以月望比臣在朝廷義已迂曲朢當以遠視為本義从壬人挺立也（見壬字條）从臣伏也（見臥堅監臨各條）物在遠故視高則挺立視卑則屈伏夕即夕之變夕與日同象物形（見品字字各條）多古作朢（庚嬴尊彝）或作朢（師望鼎）涉聖字从耳而譌說文云朢出亡在外望其還也从亡朢省聲按即朢之或體从月从壬亡聲朢

亡同音臣亡又形近故致譌古作𦣠（無叀鼎）」（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朢月滿與日相望似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𦣠古文朢省案甲骨文作𡈼𡈼𡈼𡈼象人登高舉目遠矚金文傳卣等作𦣠从月月遠朢而可見意也說文誤以目為君臣之臣說乃謬誤大玄經窕謹其戶即謹字从古文𦣠」（古文攷七八頁）

高鴻縉曰「按此字為望遠之望之本字第一體（𡈼）从人舉目會意並列動詞不久而𡈼字廢第二體（𡈼）从壬（人挺立地上）从目會意並列周人造月滿字作朢从月𦣠聲名詞後人又造希望字作望說文望出亡在外望其還也从亡朢省聲巫放切

動詞並以希望字兼代朢遠字望行而朢廢」（字例四篇八〇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朢月滿也與日相望似朝君从月从臣从𡈼𡈼朝廷也𦣠古文朢省』甲骨文作[?]若[?]與古文同金文多从月高鴻縉謂為望遠之本字周人造月滿字作朢从月𦣠聲其說是也李孝定謂增月蓋於舉頭望月取象日月麗天人所共見日光強烈故字不从日（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一二）李氏以朢字為會意然朢字於金文中除用作專名及段作忘外皆用作既朢字其為月滿專字無疑且引頗企趾舉目而朢不必以从月示意蓋每月必有朔日於朔日則無可朢矣師朢鼎朢作𦣠耳為臣之譌說文又有望字从亡朢省聲竊疑朢望一字亡亦臣之變」

大6 參閱1694亟

〈大6〉「乍三方垩。望」〈大11〉「隹廿又二年三月既望。己酉」〈大16〉「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大18〉「隹元年既[illegible]。丁亥」〈大24〉「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





重

井侯簋重人〈1378〉「𠂤人、重人、辜人」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外卆鐸〈0666〉「口外卆鐸 重金口」



曼成侯鍾

重鈞十八鎰〈3022〉「重十鈞 十八益」

a

丁佛言釋東曰『周公彝錫臣三品州人東人𩫖人東訓動物之動也此从王省象物出地挺生可知古文東不从木古動重字本皆作東』(古籀補補卷六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重厚也从壬東聲又壬下曰善也从人立土上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此以人象萬物也又東下曰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白虎通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然則重之謂物生為厚也故為凡增益義』(古籀篇十二第三

○𡔑

林義光曰『說文云𡔑厚也从壬東聲按壬者人挺立於地爲

厚重象古作𡔑（兮仲鐘鍾字偏旁）』（文源）

a 柯昌濟曰『重字从人从東取人服重誼重鼎作𡔑舊釋人負東

形是也』（韡華二七八頁邢侯彝）

〈大15〉「重泉」





a 量

量侯簋

「量侯尌乍寶尊𣪘子子孫萬年永寶𣪘勿喪」<1218>



b 克鼎

「易女井人奔于量」<0675> 按郭氏所釋異、容氏異



大梁鼎

「為量庴四分」<0570>

「官𤔲量田甸」<1375>

a 潘祖蔭曰「周孟伯說桉說文暜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易曰明出地上晉此銘第一字上从日而下頗似至與說文不合然易言明出地上則以日居首不為無義也又古文地或作埊而此銘第一字之下半上形政作山水二字互文或古文即以地上著日為晉之奇字矣」（攈古一冊四三頁量侯敦）

吳大澂曰『𨤲張孝達制單說作𨤲省文从日在東上』（愙齋十一册十三頁𨤲侯敦）

吳大澂曰『𨤲張之洞說古𨤲字省文从日在東上𨤲侯敦』（古籀補附錄十六頁）

高田忠周曰『按舊引張孝達說云𨤲字非𨤲字从曰此从日豈夫𨤲字乎又引周孟伯說此𨤲字妄亦極矣今審篆形上从日明顯中从東亦明皙下作𡈼此土古文是明量字也說文量稱輕重也从重省鄉省聲又𨤲从壬東聲此篆東形兒又从壬省正與許篆相合矣』（古籀篇十二第三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𨤲稱輕重也从重省鄉省聲按曰為鄉省不顯斗斛之量古象形作𣅀見良字條量蓋从重省𣅀省聲古作𨤲敦𨤲

作量克𠟭彝」(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量稱輕重也从重省曏省聲量古文量案金文量侯𣪘作量與小篆同大梁鼎作量與此同」(古攷七八頁)

馬薇庼曰「契文量字或作量、量、量、量等就字形言从早象正視之斗形十為其柄(祕)斗字契文作㪷(乙八五一四)金文作㪷秦公𣪘係側視形與早實同口田乃斗中實米之意从東或東象橐形可想像其中所貯為米或穀類也(東字之意義為橐中之東西)量从早从東即量米之量器之意故此字當為量量金文克鼎作量父乙甗作量與契文相同可以互證量之初義釋文斗斛也其後稱輕重亦曰量說文量稱輕重也測量面積曰丈量皆引申義也」(中國文字三十六册一頁釋量

及(摭文)

郭沫若曰「㫗為量字之所從量字小說作曐蓋從土量聲以此及字形推之當係亮之古文日出東方放大光明也後世以亮為之而字失亮之本義當為高亢聲義俱相近」(說文月刊第三卷十期一五四頁陝西新出土器銘考釋)

<大4>

「㝉又舍女汝𠨘量。至𢎊女汝𢊍小多𠂈」



監
頌鼎

<0674>
監䚄
新宮造



頌壺

<2836>
監司新造
貯用宮御







頌簋

<1392>
監䚄新宮
貯用宮御
A.D.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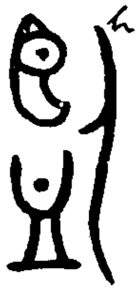
善鼎

<0673>
監䚄
師戍



鄧孟
壺

<2803>
吴鄧孟作監
吴嫚陳壺



史臨
簋

<1275>
其孫之茲
朝夕監鑒



蔡子乳為鑑
攻吳王鑑

<2986>
自乍
御鑑

<0583>
新宮叔碩父監姬作寶鼎

<1379>
文王監才在上

<2986>
自作御監

林義光曰說文云監臨下也从臥䀁省聲按血為䀁省不顯
監即鑑之本字上世未製銅時以水為鑑故酒誥曰人無于水

監。當于民監（皿）象皿中盛水人臨其上之形。从人从臣（注轉）臣伏也。古作䀋。頌敦作䀋。登盉壺」（文源）

之郭沫若曰「羅振玉云……」案說文解字、鑑、大盆也、廣雅、甇、鑑也、字亦作𤭛、玉篇、大盆也、其字从臨从瓦、与从金之鑑為一字、以金為之則曰鑑、以陶為之則曰𤭛也、莊子則陽同濫而浴、釋文濫、浴器也、濫与鑑殆一字、此器大可容人、當是浴器、非周礼凌人祭祀共冰監之監、冰監以盛冰置食物、固不必如是之巨矣（集古遺文十二・五）余意監當是鑑容之物、古者在未以銅為鑑之前乃以水為鑑、書酒誥引古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可見以水為鑑之古、以水為鑑、則當有器以盛水、故監字正象人立于皿旁而垂視之形、此監之本義也、臨水正容為監、盛水正容之器亦為監、推之則凡盆皆謂之監矣、此監稱曰御監、當

是鑑容之器。王者訏大器自不嫌其大，說為浴器，則于理難通。浴器之材，以不良導体之土本為宜，金屬過于良導，易燙人而不能保溫。王者雖奢，不能為此不合理之事也」(兩攷又一五五頁至又一五六頁吳王夫差監)

商承祚曰「說文監臨下也。从臥䘓省聲。𧫯古文監从言案金文頌鼎作𥂴與篆文同，象人俯首於皿而自監。石經古文亦从皿作𥂴，从立象皿中有物，非血也。从言者非古也」(古攷七八頁至七九頁)

陳夢家曰「說文曰鑒大盆也。玉篇同。而字从瓦。廣韻鑒部則謂大瓮似盆。周禮凌人鄭注鑒如甀而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溫气。釋文云本或作監字，亦作濫。莊子則陽篇衛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釋文云濫，浴器也。墨子節葬篇和呂氏春秋

節喪篇的壺濫即呂氏春秋慎勢篇的壺鑒字亦从缶．左傳襄

九．備水器．杜注云盆鑒之屬．正義云鑒是盛水之器．

由上所述．則鑒或省作監．或从金．缶．瓦．水．它是大口的大盆．其

用有四(1)盛水之器．(2)盛冰之器．(3)浴器．(4)鑒容之器．監字原

象人俯就于皿而鑒照其面容之形．所以後來鏡字或作鑒．其

中以盛水為其主要的功用．（金選三二二頁壽縣蔡侯墓銅器）

高鴻縉曰．按字意即今俗所謂照臉也．象人下見皿中水．由文

見生意．故托監照皿水之形．以寄監照之意．動詞．書酒誥．人無

於水監．當於民監．是其證也．後借用為監察督察意．亦動詞．如

監般之監．亦用為名詞．如三監之監．至其盛水之銅製器皿．後

人作鑒作鑑．皆初為名詞．後漸借用為動詞者也．與此別．（字例

二篇三〇三至三〇四頁）

田倩君曰「林義光文源謂監即鑑之本字上世未製銅時以水為鑑故酒誥曰無于水監當于民監𥂴象皿中盛水人臨其上之形从臣臣伏也

林氏之說極合造字之旨唯贅以从臣臣伏也非是

臣者目也文字源流謂臣目大出皃象形甲骨文臣字寫作

 續存六〇一  甲二八五一

金文臣字寫作  井侯簋  仲盤

見字為人上有目目即臣字甲文寫作  珠二八〇  甲二〇四

金文見字寫作  见甗  㝬鐘

望字猶如一人挺立張目瞻望之形甲文寫作

 甲二一二二  續三十一五

金文望增加一月字似一人挺立而望月十五為望日因此曰

日月相望即取此義例如傳卣和望簋 傳卣 望簋

上舉臣見望三字之甲金文為例可以證明臣目也因臣為目

凡是从臣之字均為張大眼睛注視之意所以古文字凡是用

眼睛看者即將臣字特大書之如同今日影劇中之特寫鏡頭

凡表示此片之重點所在即將其所表現之部分特別放大竟

有整個銀幕上只映出兩隻眼睛即知此片中之故事與目有

關若果只映出一鼻或一耳者則知此片中之故事定與鼻或

耳有關以此類推此等心理與表現之技術早倡導於數千年

前今日製影劇者竟與造字之倉皇情發一衷五千年遙遙相

應妙哉吾師高晉生先生謂

廣雅釋器鑑謂之鏡監即鑑之古文古監从人从ㄋ从皿象

水象人目視皿水之形古人用皿盛水以當鏡(文字形義學)

此一解釋簡明具體道出原始造字之本義唐蘭氏殷墟文字記釋監篇謂

監字本从皿从見以象意聲化例推之當是从皿見聲見在元部而監在談部而監得从見聲者同在見紐一聲之轉也

……鑑音變入陽部後人因假竟字為之因而別為鏡字

唐氏之意是謂語言可以隨時變異文字則由漸變而來是以語言與文字之變異則有時相應有時却不能相應故研究形聲字者尤須注意流水韻監在十五咸部邵瑛群經正字對於監鑑二字有所議論

據毛詩傳鄭箋鑒為鏡自當以鑒為正字監為異文而陸氏轉以監為正字鑒為異文則陸氏於鑒監二字本不甚了然故其作音亦不甚清楚釐也不可不據說文而論之

今就邵氏之說來研究監鑒鑑鏡之關係監即鑒之雛型甲骨文監字寫作

 後下一九一三  佚932  摭續190 粹501

金文監字

  頌簋  攻吳王鑑  頌壺  鄧孟壺

甲骨文和金文監字均象人俯視盆水而自照甲文象形金文因目和人有時分寫看來不象从見从皿而是从臣从人从皿此从臣从人其義與从見並無二樣惟因根據說文解作臣伏也於是發生極大錯誤其實文字初造之時其意義極為簡單至於加金之偏旁蓋以時代進步物質文明日有發達由陶器進入銅器時代』(叢釋二二五至二二九頁釋監)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監，臨下也。从臥，䘓省聲。𧦅，古文監从言。』字本象俯首皿旁自監之形，臥象人之俯首。說文謂从人臣，非是。⿱臣人為望，⿰臣乁為臥，眼目位置不同，以示挺身彎腰之別。臥，段玉裁改訓伏（大徐本作休）。孟子「隱几而臥」，正是此意。然臥實象形，非从人臣，更非取其臣伏屈伏之義。唐蘭謂監本从皿从見，竊疑見字之目作罒，乃平視之象，與俯仰時人目作臣有別，从臥之說為是。臨亦从臥，故亦有从高視下之義」



臨 盂鼎 〈1676〉「古故天異翼臨△子」



毛公鼎 〈0680〉「臨△保我有周」



弔臨父簋 〈1176〉「叔臨△父作寶殷」

高田忠周曰「按元皆釋臨。然臥品間有川形。川即山川之川。而古文川水通用。此瀶字無疑。說文。瀶谷也。从水臨聲。一曰寒也。朱氏駿聲云。寒義段借為癛也。又重言形況字。廣雅釋訓。𤅷𤅷雨也。此𤅷水移在下而與下文作𤅷者相近。亦當證此篆形」（古籀篇三第二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臨。監也。从臥品聲。按从臣。轉注。臣屈伏也。臨下必屈其體。品。眾物也。象人俯視眾物形。古作𦣞毛公鼎。作𦣞盂鼎。品品

9991 卽品之變體」(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䀠監臨也从臥品聲此篆品下有三乑如下文巛形在于臣品之間與許說不合此當瀶字瀶从臨聲故段借為臨耳說文水川晝然分別而古文往往通用也又按爾雅釋詁臨視也詩大明上帝臨女皇矣臨下有赫論語臨之以莊則敬皇疏謂以高視下也此字本義也』(古籀篇三十五第二七頁)

<大24>

「臨▲保我氒之周雩与三方」

身㝬伯簋 〈1347〉「十枻世不諲忘獻身△身才在畢公家」

帀向簋 〈1360〉「廣啓禹身△」

士父鐘 〈0046〉「用廣啓士父身△」

邾公華鐘 〈0059〉「忌淑穆不彖（墜）于氒身△」

盠駒尊 〈2150〉「楚皇盠身△」

〈0033〉「廣啓朕身△」〈0048〉「台以樂其身△」〈0049〉「天子俾事沕梁其身△邦君大正」〈0062〉「龢𠈤其身△」〈0517〉「二年宦口子㝵詔諸身△蔵口食」〈0680〉「臣乃族于吾敀敔王身△」〈1374〉「㝵身尸夷」〈2151〉「盠敢拜頴首曰剌、朕身△」〈2435〉「永保怣予身△」〈2445〉「盠敢拜稽首曰剌口朕身△」〈2982〉「永保其身△」

林義光曰「說文云身从人申省聲。按申古作□𢦏叔鼎，身古作□通祿鐘，作□邾公牼鐘，不从申省。ㄈ象人腹，□即象身形，一地也。或作□楚公鐘，不兼象地，亦變作□禹敦，作□𣄃伯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身躬也象人之身从人厂聲爾雅釋詁身我也禮記祭義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此為字本義也即知㠯从入為形本乙以象母腹包裹·以象我躬也指事厂亦當聲又說文㐆神也从人身聲此身已从人又从人為重複㐆當身字異文廣雅孕重妊娠身孎㐆也玉篇㐆妊身也此身㐆同字之證也許氏訓神也者當為神字段借』(古籀篇三十四第一五頁)

L.C.HOPKINS曰『除却說文似都公認這些古文確係代表一個人形特別注重那肚皮不過對於下面那筆斜畫意見却是頗不一致圖六十五似乎很可以証明高田忠周所謂這些字形都代表懷孕的婦人裏面一個短畫代表胎兒的解釋並且與

俗語所謂有身相當可是下面那個斜畫却有很可懷疑的地方我既看不出牠怎樣可代表聲音像說文所說那樣亦不相信衛格Wieger所謂代表一隻脚向前運動以維持平衡的說話我自己的說明完全和他們不同我相信牠是一種規例的計畫或文字的姿勢停在這裏想使我們注意那在牠上旁的東西就是有孕的身體因為這是這個字的意義所在(中山第六册四九四八頁中國古文字裡所見的人形)

郭沫若曰「身字原作[glyph]或反作[glyph]、舊多釋為弓、殊不類、字乃象人懷任之形、當是身字之異」(兩攷八十九頁師酉段)

高鴻縉曰「說文[glyph]躳也从人象人之身从人厂余电切聲失人切

按說解就小篆立言與古形不合古文應从[glyph]象人身千聲形

聲穿合名詞」(字例五篇一五〇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身，船也，从人，象人之身，从人厂聲」李孝定云「栔文从人而隆其腹，象人有身之形，當是身之象形初字」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一七其說是也。金文作 下有一小畫，林義光謂一為地，Hopkins謂用作指事，高鴻縉謂 象人身千聲，許君以為亻聲，諸說皆非。栔文身作 ，周初金文殷字作 ，故知身本不从一者，此小畫蓋後之增繁，非初文之本來如此也」

〈大5〉「肖玛人身」〈大6〉「父身三季靜東或國」〈大24〉「隹王身厚䚄」「𢆶辛𠂤乃友干吾敔王身」〈大29〉「口(保其)身」〈大43〉「永保其身」〈大44〉「羕保其身」〈大45〉「女(汝)台以卹余朕身」「永儇其身」





般 盂鼎

〈0676〉「我蘇聞般述降令命 隹般緣」 「邊侯田侯甸雩与般正百辟」



保卣

〈2725〉「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



小臣謎簋

〈1357〉「伯懋父目殷八自 征東」



畐卣 「隹明保般成周年」 般戍周年

〈2712〉「隹明保般成周年」



傳卣

〈2733〉「令師田父般成周𠀠」



禹鼎

〈0678〉「曰于匡朕肅慕叀西六自 般八自伐噩侯馭方」



虢弔作弔 般殸簋

〈1401〉「虢叔乍叔般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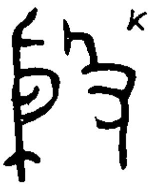


般殸 盤 簋

〈2905〉「僕孫般殸 作𥂴盤」







仲般父 簋

〈1249〉「仲般父 鑄簋」(A·B·C)





格伯 簋

〈1362〉「般人紉田谷杜木邍谷旅桑涉東門」(A·B)



仲般 父鼎

〈0531〉「中殷文 乍鼎」



臣辰卣 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从宀

〈2730〉「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臣辰盉 〈1951〉「王令(命)士上眔史寅殷于成」

「周」

〈2048〉「虢叔作叔殷穀尊朕」

〈2819〉「殷句作其寶壺」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殷作樂之盛偁殷从㐆从殳此篆合朱駿聲云按㐆者舞之容殳者舞之器或是但愚謂㐆者作樂人之容殳者所以擊鼓之意鼓字形可證矣鼓可以為樂器總偁故也』(古籀篇三十四第一六頁)

d 郭沫若曰『殷成周卽彼之朝至于成周、殷殆殷覲殷同之意、有傳卣言王在口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年〕銘刻彙攷續編二五、(見新版金文叢考二五一葉)例与此同。』(金攷第十頁⿰鬲田卣)

p 郭沫若曰『殷當是殷之緐文、猶福之或作寣、鄀太宰編鐘 若⿱寣示、男鼎也。此用為殷同或殷覲之殷。』(兩攷三十二頁臣辰盉)

p 容庚曰『殷字書所無、卽殷字、猶鄀太宰編鐘福作寣、⿰鬲田卣唯明保殷成周年、傳卣王令師田父殷成周口讀為𠂤、歸也、』(善圖廿九頁臣辰盉)

馬叙倫曰『說文殷從𠂤從殳、其實從殳𠂤聲、為毆之音同影紐轉注字、𠂤身則一字、說文身象人之身、從人厂聲、韵會引作申

省聲。然金文毛公鼎作□，郳公華鐘作□，叔向敢作□，櫅伯敢作□，仲般父敢般字偏旁作□，偏謂身本作□，從□象形，蓋孕之初文，□與致伯敢致字所從之□形同，但身字所從之□即人字，故盂鼎般字偏旁作□，即從人，□□□皆□之變，此㐆旁作□，即□也（刻詞一二六頁號叔尊）

高鴻縉曰「說文殷，作樂之盛稱殷，从㐆从殳，易曰殷薦之上帝。於身切。

按俞樾以為从㐆从殳，㐆聲，當入殳部，訓擊聲也。近人馬氏曰廣雅釋詁磤與殷並訓聲，磤即殷之或體，是其證。然則作樂之盛稱殷者，樂以鼓鼙為主，鼓鼙之聲如雷，詩曰殷其雷，或以此也」（字例五篇二一〇頁）

b 蔣大圻曰「周禮春官大宗伯殷見曰同．注殷猶衆也．廣雅釋詁殷衆也．周禮的春官大宗伯．秋官大行人等職以各國諸侯一起去見王稱殷見也稱殷同．各國的卿一起去聘王稱殷覜．在器銘中却沒有殷見殷覜的異稱．只叫做殷．傳卣銘說王……令師田父殷成周……臣辰盉尊卣銘說辛酉王令士上遝史寅殷于成周．皆是其例．郭沫若先生臣辰盉銘考釋對殷的解釋說．據彝文乃大合內外臣工而會見之書．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者也．這篇銘文的殷也正是大合內外臣工而會見之的殷．但前舉傳卣銘和臣辰各器銘的殷用為動詞．而這器銘的殷則為動詞及的賓語．應為名詞．當釋作大合內外臣工而會見之的典禮．為什麼說這殷是大合內外臣工而會見之的典禮．而不說它

是殷商的殷呢.這是由於銘文後面記時的語句中有四方會王大祀的話.四方會王大祀正就是大合內外臣工而會見之.但這也正就是殷.僅言外服四方而不提內服臣工.這又由於言會王大祀則在王左右助祭的內服臣工也自然在會合之列.已可無待於言了.會合者衆則會合的規模也大.所以廣雅.釋詁又說殷大也.此言大祀.則又因大會合內外臣工必舉行大祭祀之故(證見後遘于四方迨王大祀.祐于周語下)這銘前面記殷殷是盛極一時的大事.記殷即可使人連想到殷禮的年代.故在後邊記時間的語句中.即記四方會王大祀一事.以代表這一年.這正由於殷義為殷見典禮.和四方迨王大祀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故得前後互文.若然釋殷為殷商.則這篇器銘中前後呼應的內在聯系便給硬切斷了.器銘中前面所

記的事情和後面所記代表時間的事情互相呼應的也不僅此器一例而已安陽後岡圓形殉葬坑所出戍嗣子鼎銘云丙午王商(賞)戍嗣子貝廿朋才(在)闌宔用乍(作)父癸寶餗佳(唯)王饔闌大室才九月犬魚宔郭沫若先生以為宗字異文饔郭沫若先生以為鹿字異文讀若就此銘篇首丙午一語和篇尾唯王饔闌太室及才九月二語也是一組記時間日年月的用語和本銘一組記時用語的排列形式完全相同前面記王賞戍嗣子貝在闌宗廟而後面即以王就闌太室的事情來代表這一祀這和本銘的所記之事和所記代表這一年的事互相呼應正也完全是一樣的『中華五輯九五頁至九七頁保卣銘考釋

〈大14〉「今余唯或又𣪕改」

〈大24〉「亦𡚬劓殷民」

[a] 衣 盂鼎 〈0676〉 冂旻 衣△

[b] 吳方彝 〈2444〉 玄衮衣△

[c] 大壴 簋 〈1379〉 衣△殷祀于 王不丕顯 考文王 不丕克 三衣△殷 王祀

[d] 沈子簋 〈1391〉 念自先王先公 迺妹克 衣△殷

[e] 白壺 〈2834〉 玄衮 衣△

[f] 趩簋 〈1361〉 易錫趩 戠衣△

[g] 免簋 二 〈1359〉 易錫 戠衣△

[h] 師奎父鼎 〈0667〉 玄衣△黹 屯純

[i] 無叀鼎 〈0668〉 易錫女汝 玄衣△ 黹屯

[j] 豆閉簋 〈1368〉 易錫女汝 戠衣△

[k] 休盤 〈2922〉 王乎呼乍作 冊尹冊 易錫休 玄衣△ 黹屯純

[l] 陵弔鼎 〈0399〉 陵叔乍 衣△寶彝

[m] 頌鼎 〈0674〉 易錫女汝 玄衣△ 黹屯純

[n] 頌壺 〈2536〉 錫女玄 衣△ 黹純

[o][p][q] 頌簋 〈1392〉 錫女玄衣△ 黹屯 (A.B.C)



㪤簋 〈1329〉「錫玄衣赤表」



𡨦盤 〈2924〉「王乎史減冊易錫𡨦玄衣黹屯」



䡨庚鼎

〈0671〉「玄衮衣」

〈0655〉「玄衣黹屯衮」〈1346〉「易錫戠衣赤⊖市」〈2837〉「商賞之台以〔玉〕𤔲衣袁裘衣車馬」

劉心源曰卒或釋衣非卒从衣作𠆭此作仒乃卒省卒祀謂終祀也(奇觚卷四十二頁天無殷)

孫詒讓曰衣字二見以文義推之並當為殷之段字說文殷从㐆从殳㐆與衣音近故此段衣為殷禮記中庸壹戎衣即書康誥殪戎殷鄭注衣殷同聲是其證也(餘論卷三第十三頁大豐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衣象覆二人之形。按衣一覆之下不得有二人。制字之始蓋作亠象領襟袖之形，變作衣伯晨鼎，又作衣頌敦」

（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衣所以蔽體者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此謬說也。果如許言，篆文當作衣，而金文皆如此，又漢印文無一字合許氏者。朱氏駿聲云按上象首弁，中象兩袖，下象衣裾之形，與亥異意。許云覆二人者，釋字形如之，猶反从為比，反后為司，非說其義。此說亦非是。同文備攷字作衣，云上體服也，人象領袖，从以象衽，从左掩右，順天左旋之形，小篆作衣，是左衽矣。愚以義正之，此攷為得，而稍失於穿矣。愚謂此篆元當作衣，人以象首頸連身之處，以象合衽之形，此純然象形

也。但古或左衽或右衽。故文有作仑者，又有作仒者也。易說卦荀九家乾為衣，即可證衣字本義也』（古籀篇六十七第一頁）

郭沫若曰：『衣卽是殷。書康誥殪戎殷，禮中庸作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慎大親郼如夏，高注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兩攷四十八頁沈子段）

高鴻縉曰：『說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於稀切。按古音哀，亦讀如殷。

按字原象衣一身及兩袖之形，非覆二人也。說解誤。徐灝曰：此象形文明白無可疑者，許君蓋偶未審耳。王筠曰：人無羽毛鱗介，以衣為所依也，是為音訓』（字例二篇九九頁）

吳其昌曰『衣祀』為商代之祭禮殷虛甲骨文字中記衣祀致多
可證前編卷二頁二十五云辛巳卜貞王賓田甲上叙至于多姑
后衣亡尤癸丑卜貞王賓自田至于多姑后衣亡尤口亥卜貞
王賓叙自田至于多姑后衣亡尤又羅氏考釋引後編云今本後編
未見蓋考釋成于甲寅後編成于丙辰甲寅時擬編入後編至丙辰而遺之也丁丑卜貞王賓自武丁
至于武乙衣亡咎尤又甲辰卜貞翌亦名祭且乙且丁且甲康且
丁武乙衣亡咎尤皆衣祀也同聲假借則衣又作殷書康誥文
王殪戎殷而中庸作壹戎衣鄭玄注曰衣讀如殷略中齊人言殷
聲如衣是其證也作冊細卣云隹明保保殷成周年其在經典
則易象上傳豫卦云殷薦之上帝是也亦繁而作殷臣辰盉云
王命士上眔史寅殷於成周是也更後則名為殷祭禮記曾子
問云除服而后殷祭又鄭玄注周禮大宗伯云率五年而再殷

祭一祫一禘是也。般祭亦名般奠，禮記喪大記云主人具般奠之禮。又劉熙釋名釋喪制云朔望祭曰般奠是也」（厤朔卷一第五頁大豐𣪘）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林義光謂象領襟袖之形，其說是也。大豐𣪘衣字兩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之衣祀，為專祭之名，與卜辭為合祭之名有別。又「丕克乞衣王祀」之衣，段為殷商之殷。吳其昌以作册䰧卣「隹明保殷成周」及臣辰盉「王命士上眔史寅殷於成周」之殷讀為殷薦之殷，視與衣祀為一事。郭沫若釋殷于成周之殷為殷覲，殷同。郭說是也。」

〈大9〉「冂衣。」〈大18〉「易錫女汝玄衮衣。」〈大19〉「于悊衣肆」〈大26〉「易錫女汝戠織

玄衣。」〈大11〉「衣。般事」



衮 吳方彝 〈2444〉「玄衮△衣」



[illegible]鼎 〈0671〉「玄衮△衣」



曶壺 玄衮衣 从谷

〈2834〉「玄衮△衣」

劉心源曰「衮說文作𧙏云天子高先王卷龍繡于下幅一龍蟠阿上鄉从衣公聲案當篆作𧙏从㕣聲說文口部㕣山閒陷泥也从口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㠯沇名焉㕣古文㕣又沇下古文二一作沿一作㕣是㕣即沿即沇〻今作兖衮从㕣得聲非从公也」(奇觚卷五二十頁吳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衮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大常龍蟠阿上鄉从衣公聲按公非聲从公衣古作𧙏伯晨鼎作𧙏吳尊」(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公亦作㕣此說未可遽信說文衮天子享先王卷龍繡于下幅一龍蟠阿上鄉从衣公聲愚謂衮天子正裝公服也形聲兼會意朱駿聲云公衮雙聲按許說冕服九章如衮如繪如黺米皆與鄭異爾雅衮黻也按黻亦繡于裳者或古說然耳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司農注卷龍衣也詩采菽玄衮及黼傳玄衮卷龍也左桓二傳衮冕黻珽注衮畫衣也禮記玉藻龍卷以祭以卷為之管子君臣衣服緷絻以緷為之荀子富國天子袾裷衣冕字亦作裷轉義詩蒸民衮職有闕傳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段借為公廣雅釋詁衮大也與王皇同意又為緄廣雅釋器衮帶也然公衮音義皆涉衮兼會意明矣又古當以公為衮」(古籀篇六十七第二至三頁)

a

陳夢家曰「說文曰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于下幅一龍蟠阿上鄉許以為天子之服于古則天子所以錫臣工爾雅釋言曰袞黻也說文訓後者為黑與青相次文乃是刺綉之袞所以左傳桓二杜注云袞畫衣也」(金選二八六頁西周銅器斷代乍册吳方彝蓋)

<大18>

「易錫女汝玄袞衣」


裏 不从衣
[illegible]侯鼎 里字重見
〈0671〉「虎韓（幃）冟冪 裏位 里（裏）幽」


吳方彝
〈2444〉「熏裏」


毛公鼎
〈0680〉「虎冟冪熏裏」


番生簋
〈1327〉「虎冟冪熏裏」


師兌簋
〈1385〉「虎冟冪熏裏」


彔伯簋
〈1380〉「虎冟窠朱裏」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𧚄衣內也从衣里聲但衣外為表衣內為裏此元依衣義為字者故表从毛 而表裏當轉注裏之言蘊也蘊藏而不見也故穀梁宣九年傳注襦在裏也素問調經論注經脈為裏皆謂在內此為轉義（古籀篇六十七第四頁）

〈大14〉「虎冟熏裏」
〈大25〉「虎冟冪熏裏」





褱 沈子簋

〈1391〉

「沈子其顥褱多公能福」

「也用褱𠇷我多弟子」



毛公鼎

〈0680〉

「率褱不廷方」





褱鼎

〈0541〉

「褱自作飤𩱫鼎」(c d)



伯𢦏簋

〈1313〉

「隹用妥神褱(懷)唬前文人」

于省吾以為鬼之借字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褱夾也从衣眔聲一曰橐也朱氏駿聲云與褱略同在衣曰褱在手曰握廣雅釋器襭謂之褱此攷為是經傳皆借懷為之懷行而褱殆隱矣」(古籀篇六十七第九頁)

于省吾曰「伯𢦏𣪘隹用妥(綏)神褱按褱乃鬼之借字說文褱从衣眔聲褱从衣鬼聲二字聲韻並同褱即懷之初文金文懷通

作褱懷石磬懷作褢說文以褱為俠以懷為念思岐為二字失之韓非子內儲說下懷左右刷則左右重懷應讀為餽詳韓非子新證漢書外戚傳褢誠秉忠注褢古懷字玄應一切經音義十八懷孕作褢孕漢北海相景君碑驚憧傷褢傷褢即傷懷是褱从眔聲與褢从鬼聲一也說文傀之或體作瓌是从鬼與从褢一也凡此均褱可讀鬼之證」（古雜一頁釋神褱）

」高鴻縉曰「褱為褱抱从衣眔聲懷為懷想从心褱聲兩字有別後世統用懷而褱字廢」懷來見爾雅（毛公鼎集釋七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褱俠也从衣眔聲一曰橐」伯彧簋「隹用妥神褱唬前文人」于省吾於褱字斷句並謂乃鬼之借字容庚从之郭沫若讀作懷並以「唬前文人」與上連讀郭說是也蔡姞簋「尹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叀姬」與此文例正用唬于古音同

部虎當讀作于妥字之直接賓語為所祈求之事而非祈求之對象。盨段「用妥多福」或者鼎「用妥眉彔」等可証。

周法高曰「伯𢦏段「用妥綏神褱虎𦮃文人」郭沫若讀「神褱」為「神懷」，不詞。不若于省吾容庚讀為「神鬼」之自然。「虎」當从郭讀為介詞「乎」連上作一句讀。張日昇謂「妥」字之直接賓語為所祈求之事而非祈求之對象，未免拘泥。因妥(1562)字亦可以人為賓語，如沈子簋「克成妥吾考目于顯顯受令」。又云「用妥公唯壽」，鄭井弔鐘云「用綏賓」，皆是其例」。

「文王孫亡弗褱井懷刑亡克競乓剌烈」〈大47〉「用康𩒺柔妥綏褱懷」〈大6〉「遠埶迩君子」

裔 陳逆簠

〈1276〉「陳氏裔孫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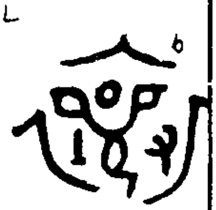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說文裔衣末邊也从衣冏聲古文作𧘇本義之轉爲凡流末之偁人類末遠亦得偁裔也左襄十四年傳是四岳之裔冑也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又與銘意皆是也但裔从冏聲冏从内聲而鐘鼎古文内亦作內故此所从冏形作𠕒也」（古籀篇六十七第一三頁）

〈大46〉「余陳趠子之裔孫」

a


褱
穌甫人匜

〈2744〉穌甫人乍嫚妃襄媵匜

b


穌甫人盤

〈2832〉穌甫人乍嫚妃襄媵般

b 方濬益曰「與辥侯叔妊盤之[illegible]繁簡雖殊然實一字即辥氏歎識齊侯鎛鐘銘其配襄公之妣字作[illegible]齊侯編鐘作[illegible]者辥皆釋夔按說文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盞古器多以蟠夔為文如商犧尊之曰商作父丁犧尊之例故曰夔媵盤也」（綴遺卷七、六頁蘇甫人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褱袖也从衣鬼聲一曰藏也或云此為懷妊本字又或借裹為之此篆从衣从[illegible][illegible]字書所不收當是壞字或云从攴塊聲此為毀字但毀壞元同字知此[illegible]為褱字然从塊以為聲固當與褱通用或云以[illegible]為褱捷於謂為褱矣」（古

籀篇六十七（第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䙴亂也从爻工交吅 一曰窒䙴讀若禳 𤕦籀文䙴女庚切

又𧞻 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从衣䙴聲 𢀿古文襄 息良切

徐灝曰䙴 蓋即古襄字

按此字本意為解衣耕周文兩形 一字第一形見厲王時散盤象人舉兩手解衣之形从攴从土由文生意即治土之意所謂耕也動詞第二形見穌甫人匜就第一形略變而加衣為意符故仍為解衣耕形變為襄衰襄復引申為奮勇致果之意凡攘臂攘夷狄之攘古只借襄字為之如詩玁狁于襄之襄是也至攘本揖攘字讓本責讓字 兩字因通段習用而移易其意其

本則咎在說文已失𣪘字之本意也（字例二篇三〇三頁）



褻 檀弓居之褻臣也注嬖妾也
毛公鼎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0180〉「小子師氏虎臣雩与朕褻事」

a 吳大澂曰「褻从衣从埶許氏說私服古文以為埶字又通暬詩曾我暬御傳暬御侍御也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周禮玉府凡褻器疑即執器又內豎執褻器以從遣車執字疑後人所加褻器當讀作執器禮檀弓君之褻臣也褻臣疑即執臣言君之執事臣也毛公鼎師氏虎臣雩朕褻事褻事即暬御」(古籀補補遺三頁)

a 高田忠周曰「吳云从衣从埶許氏說私服古文以為埶字又通暬詩曾我暬御傳暬御侍御也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周禮玉府凡褻器疑即執器又內豎執褻器以從遣車執字疑後人所加褻器當讀作執器禮檀弓君之褻臣也褻臣疑即執臣言君

之執事臣也。銘云褻事即暬御。按說文褻私服也，从衣埶聲。字林衷衣也。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鄭注袍襗也。王肅云私居非公會之服也。段借為暬者，廣雅釋言褻狎也。禮記檀弓君之褻臣也。注嬖也。論語雖褻必以見。周生烈云謂數相見也。又周禮內豎執褻器以從遣車。注振飾頮沐之器。皆是也。吳說未純矣。」（古籀篇六十七第一八頁）

a 楊樹達曰「褻事者，暬士之假字。說文七篇上日部云：暬，日狎習相嫚也，从日，埶聲。詩小雅雨無正云：曾我暬御，憯憯日瘁。毛傳云：暬御，侍御也。楚語云：居寢有暬御之箴。韋注云：暬，近也。文云暬事，猶小雅楚語之言暬御矣。」（積微卅一頁毛公鼎跋）





裕

十六年戟

〈3136〉「左庫工師司馬裕△」

〈大19〉「內入代洹鼎昂參泉裕△敏陰陰陽洛」

卒 外卒鐸 〈046〉 重金口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卒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蓋有脫語此下當云从衣指事ノ一筆以指衣有題識之意也朱駿聲云本訓當為衣名因即命著此衣之人為卒也古以染衣題識若救火衣及亭長著絳衣之類亦謂之褚今兵役民壯以絳緣衣當胸與背有題字其遺制也左隱元傳具卒乘注步曰卒車曰乘昭三傳卒列無長秦策而卒不上注士也』(古籀篇六十七第二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卒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臧沒切王筠曰卒為衣名故入衣部其衣名卒而衣此者即謂之卒猶

甲士訓之甲也人皆知卒為人而不知其為衣故曰隸人給事者衣為卒若删衣字是訓卒為人也从人所皆知之義何煩費許詞乎然何以衣為卒也故又申之曰卒衣有題識者/以象題識而非於小切之/……卒篆之下繼以褚篆說曰卒也謂衣之名卒者又名褚也方言楚東海之間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郭注衣者赤也褚音赭案許說固本方言然以其衣卒而謂之卒以其衣褚而謂之褚皆從其衣而名之也

按王說甚精卒字本意為衣有題識者此項有題識之衣常為隸役所著故因以名隸役曰卒是隸役曰卒乃卒之叚借意也衣卒之卒以×表題識之假象故卒為指事字名詞後人以其常借為隸卒士卒等意乃又造褚字說文褚卒也从衣者聲(字例三篇三二至三三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卒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契文作𠆢象衣有題識之形段玉裁依宋本及御覽韵會玉篇於上句者字下刪衣字是以卒為人而不以卒為衣說恐非也李孝定云「篆變作𠆢者省其題識之文復於斜長畫上增丿亦猶ㄗ之作𡰪復作𡰯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二六 按契文ㄗ及周初金文般所从自並作ㄗ𠂤長畫上不从一一為後世之增繁然𠆢省其題識而不加一於其末作𠆢則為衣此小畫於身字可有可無而於卒字則不可無故二者不可並論」



褮 省冂又如勞

齊鎛 鞄𢍰又成褮于齊邦

〈0062〉 陶鞄𢍰又成褮 于齊邦

潘祖蔭曰「胡石查說……疑是勞字古勞字从𤇾省取經營之意見朱氏說文通訓定聲衣系義相近薛款識齊鎛褮褮朕行堇褮其政事皆勞字舊釋恪誤」(攈古二冊六頁齊子中姜鎛)

方濬益曰「爾雅𧙮謂之褮郭注衣開孔也說文云鬼衣此曰有成褮于齊邦當是勞之異文」(綴遺卷二、三十頁齊陶鞄子緰鎛鐘)

吳大澂曰「褮張孝達謂褮之假借字胡石查釋作勞薛款識齊鎛褮褮朕行堇褮其政事皆勞字舊釋恪誤胡說是也」(愙齋二冊二五頁齊侯鎛)

高田忠周曰「[illegible]古引吳大澂說褮疑即褮字褮為衣之箸於外者與表字意同博古圖齊侯鎛褮字數見舊釋為恪非又引胡石查說疑是勞字古勞字从熒省取經營之意見朱氏說文通訓定聲衣糸義相近薛款識齊侯鎛巩褮朕行堇褮其政事皆勞字又引張孝達說褮字見說文此借作榮．又劉氏心源齊侯鎛云熒即襋球黼薛梁釋作恪非孫作奕亦未協此為襋字用為棘詩孔棘且殆箋棘急也巩襋即孔棘又孫氏詒讓云女恐熒朕行師者熒王楚釋為恪薛及王俅並从之孫釋為褮而讀為奕是也爾雅釋訓奕奕憂也恐奕猶憂勤之意按劉吳二氏說非又吳大澂胡石查二氏亦誤唯張孝達釋為褮者於篆形為得也赤字元从大火而金文作灻燮字元从並火而金文作[illegible]當證火夾同字也然則此篆之从二火明皙又褮字从熒

省。而金文作𤇾者象形，𤇾與𤇾別。此亦𤇾省作炏之證也。褮即𤇾字省文無疑矣。上鎛云子姓陶叔有成褮于齊邦。又下鎛云巩褮朕行師。又謹褮其政事。褮皆經營之營。褮營同聲通用也。小爾雅釋詁營治也。考工記匠人營國。詩黍苗召伯營之。淮南主術執政營事注典也。皆與有成營于齊邦及謹營其政事義相似矣。又蒼頡篇營衛也。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為營衛。此與謹營朕行師同意也。此等褮字為營之叚借明矣。說文褮鬼衣也。从衣熒省聲。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一曰若靜女其袾。（古籀篇六十七第二七頁）

a 楊樹達曰：ㄇ𤇾字或釋為褮字。余按說文勞字古文作𢡀。此即其字。炏與炏同。𠆢與𦥑同。ᐯ即心字。但省釆作耳。段氏改𢡀作𢡀非是。齊叔夷

鐘云、是小心龔𧼯、靈力若虎、堇勞其政事、堇勞即勤勞、勞字

作𤇾、與此銘字正同。」（積微一〇二頁𨻰𩐍鎛跋）

〈大45〉

「女汝娶𧚍𩎟行𩐋師」「堇𧚍。其政事」



𧝆 說文所無

〈1973〉「𧝆」

𧝆尊

〈1134〉「亞中㠱己天𧝆乍母辛寶尊彝」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从衣从㫃从火甚顯然者愚謂褚字古文也說文褚卒也从衣者聲一曰裝衣也又方言卒或謂之褚郭云言衣赤褚音赭朱駿聲云或曰从衣从赭省亦聲葢此攷為是此篆从火即赤省从㫃即旅省旅古文作𣥠實借𣥠為之𣥠旅通用故此省作旅省作㫃無容疑也朱氏又云按今兵役民壯以絳緣衣有題識勇壯字樣此其遺制』(古籀篇六十七第二六頁)



襄 說文所無

散盤 〈2927〉「矢人有𤔲眉田：鮮、且、微、武父、西宮襄」「迺卑𠇷西宮襄、武父誓曰」西宮襄、武父𣪕誓」

劉心源曰「𧙓或釋襄。案襄不从㗊。當據篆形釋之。字書無𧙓。後人疏也。古字遺失者多矣」（奇觚卷八·二十頁矢人盤）

高田忠周曰「此篆積古齋款識、金石萃編以至古籀補皆釋作襄。唯劉云襄不从㗊。當據篆形釋之。字書無𧙓。後人疏也。古字遺失者多矣。此說稍近。因謂方言四：袀謂之襌。注：今呼為涼衣也。錢氏箋疏：玉篇袀襌也。又云：約纏謂之襌也。約即袀之譌。蓋袀𧙓同字。說文袀字經傳作𧙓可證。要从勻者為古文。而从侖者為籒文。亦無疑矣。但袀𧙓並說文所無。袀當韵字異文。說

文䋤白䋤縞也从素勺聲廣雅釋詁䋤練也練當用為襌衣涼衣方言襌衣古謂之深衣王制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注有虞氏質深衣而已正義深衣白布衣注又云殷尚白而縞衣裳此䋤可以作深衣可以作襌衣可以偁袀纑之證然袀即䋤元白布之名而以䋤為衣亦當偁䋤䋤纑者纑䋤以為衣之意玉篇當云䋤纑謂之襌古文素系通用繛緩亦作綽緩可證又系衣通用說文褆或从衣作衹可證袀纑即本義之轉已用為衣義故字亦變从衣固為當然故知此篆為袀為䋤』（古籀篇六十九第四〇頁）

商承祚曰「說文褏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从衣𤕦聲𤕦古文襄篆金文散盤作[illegible]石經古文作[illegible]與此大同小異』（古攷七九頁）

周名煇曰『衣部[illegible]叀中鐘 宗人襄執豆襄字如此 强氏定為襄字 今考定為从衣吅聲字義當闕疑

名煇案散氏盤銘亦有褱字从衣从吅而吅即龠字古文上卷已論之矣襄字从[illegible]與此篆从吅者極不相合且强氏已錄叀中鐘銘襄字作[illegible]與說文襄字古文作[illegible]同則一器之中斷不能舛謬若是惟褱字原為从衣吅聲字形聲皆有明據而義當闕疑以竢達者 散盤銘及此鐘銘皆用為人名無文義可求』（古籀考卷下一七至一八頁）

高鴻縉曰『[illegible]字上笵衍一橫王氏隸定為褱字說文失收劉幼丹隸定為[illegible]是也原意殆衣紐之稱从衣龠聲（龠秦以後作籥）』（散盤集釋二六頁）



a 裘 說文古文

首衣 居𣪘

〈1338〉「僕求△ 乃友」



b 畬生𣪘

〈1387〉「虔夙夜尃𢾊 求不替德」



c 齊鎛

〈0062〉「用求△丂考 命彌生」



d 邾君求鐘

〈0029〉「𪓐君求△ 吉金」



e 曾鼎

〈0679〉「求乃人」



f 叉尊

〈2140〉「錫馬錫文裘△」



g 𦀚伯𣪘 女口求衣

〈1389〉「王命仲到歸𦀚白(伯)貔文裘△ 貔裘」「易錫女(汝)貔文裘△」



h 叉卣 錫馬 錫求衣

〈2714〉「錫馬 錫求衣△」



i 庚壺 衣求裘

〈2837〉「商(賞)之台(以)玉𠧟 衣裘△ 求裘車馬」



j 不𡢁𣪘 王姜 錫不𡢁求裘

〈1290〉「王姜易錫 不𡢁求裘△」

e 阮元曰「屯吳釋為季。按其文與屯生鼎屯字同。從錢釋」（積古卷四、四十頁曶鼎）

十阮元曰「裘字象毛在衣外之形」(積古卷五、二頁邑尊)

a 徐同柏曰「求訓終詩下武世德作求箋求終也」(从古卷十五、十五頁周君夫敔)

c 潘祖蔭曰「吳清卿說……[illegible]古表字裘从衣从毛許云古者衣裘故以毛為表作[illegible]者象毛下垂上作[illegible]象衣領形省衣者猶裘古文為求尾从[illegible]即此字隸變作毛裘省文耳」(攀古二冊七頁齊子中姜鎛)

b 方濬益曰「〔說文〕部首裘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古文省衣為求孟子樂正裘古今人表作求是二字通用又按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功助溫也求从又為手形正取佐助之意引伸之則為索為取為得此文从衣从又⺀在衣外為裼

袞之象形禮記玉藻袞之裼也見美也又君在則裼盡飾也不文飾也不裼篆文𧘝衣在求外則為龔袞之象形玉藻服之龔也充美也又弔則龔不盡飾也是古人衣裘裼龔異用故籀文與篆文各有所象此文字之可攷見禮儀者也」(綴遺卷十二、二十二頁又白)

強運開曰「□曶鼎□乃人舊釋為求誤運開按古文殺作□與此形近魏三體石經段古文殺字為蔡作□可證蔡訓為法此□字亦當讀為蔡蔡乃人謂以法治其人也金文亦多段為蔡字」(古籀三補卷三第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古文裘按裘之韻求幽韻古不同音求古作□番生敦作□曶鼎作□縣妃彝與裘作□形亦不近詩熊羆是裘大東箋

云裘當作求是不以裘求為一字也求當與九同字屈曲也象揉曲之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阮氏云裘字象毛在衣外之形是說文裘皮衣也从衣象形與衰同意求古文裘段本如此也元从衣求聲一曰象形甚為無理今依此篆實元从衣象形又聲也或省作求者略其衣形也小篆从衣从求失其本意』(古籀篇六十七第二九頁)

「郭沫若曰『此價求連文當讀為續逑續逑乃友猶師奎父鼎言用嗣乃父官友逑者說文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今書作方鳩孱功又爾雅釋訓惟逑鞠也釋文云逑本亦作求』(兩攷五十八頁至五十九頁君夫簋)

郭沫若曰「裘字作衣、乃从衣又聲、又求古同之部」（兩攷一四八頁莍伯段）

商承祚曰「說文裘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求古文省衣案甲骨文作□金文□卣作□篆文裘即由此出甲骨文又作□□金文番生段作□齊鎛作□曶鼎作□即此所从出王國維云（□）為已製為裘時之形□則尚為獸皮畧屈曲象其柔委之狀獸皮而未製衣是含求得之誼故引申而為求匄之求其說是也因有二形遂生二義分作二字矣」（古攷七九頁至八十頁）

吳闓生曰「裘即裘字文於衣外作毛形尤見古人制字之意甲骨文亦然但省去諧聲九字蓋九字後人踵增耳」（吉文卷二第

二〇頁丑彝）

九楊樹達曰「裘字甲文作□（前編柒卷陸葉叁版）作□（後編下卷捌葉捌版）此銘作□與甲文同、增从又者、裘字又字古音並在咍部、故裘以又字為聲類也。象形字古多注聲旁、如厂注干為厈、尢注㞷為尪、网注亡為罔、皆其例也、方濬益引白虎通說裘所以佐女功助温、字从又、取佐助之意、其說穿鑿無理甚矣。」（積微一七四頁次卣跋）

楊樹達曰「裘字甲文作□、象衣裘之形、此純象形字也、金文次卣作□、為第一步之發展、此於象形初文加聲旁又字也、裘與又古音皆在咍部、故以又為裘字之聲也、此與上述鬲甗𤮊、亙笠簠、甾指扰皖、匕妣妣、各貉假、甬鏞鐘六例第一步之發展為加形旁者異、

而與皃字第一步之發展貌加聲旁者同也，第二步之發展為朮白毀之〈[illegible]〉以衣字為其形，而以象形加聲旁〈[illegible]〉字之又聲，為其聲，變為形聲字，而初文〈[illegible]〉字象形之痕跡全然消逝不可尋矣。」（積微二〇一頁自序）

高鴻縉曰「按古者食肉寢皮，亦以獸皮為衣，朩只象獸皮形，甲文又有〈[illegible]〉字，則已成衣狀矣，周時既叚朩為乞求，秦人遂以〈[illegible]〉事為衣裘兩字，乃分化為二」（字例二篇一〇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裘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求古文省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按據詩裘求同字，古文象形，小篆加衣，是凡求索之求，借為捄也，據詩大東鄭箋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是以裘求為各字，求當从又从尾省會意，裘

中象形與裘中象形同非求字」金文求衣並見而其用則各異衣為衣屬求為求取故朱氏从鄭箋分別裘求為二字誠屬有理李孝定云「求則象獸皮一喙兩耳四足一尾之形製獸皮者恒於鼻端穿孔之正作此形也……𣎳字諸家或有釋求者誤也字與求形近而有別當釋希讀為祟𣎳象生獸之形故其字夭矯作態求則象死獸之皮故其字平正對稱此其異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三六李氏以古文求為死獸僵直之形然金文皆作𣎳有類𣎳之夭矯作態此李說之不能自圓者也楊樹達謂甲文裘作𧘝象形繼則从又聲作𧘝再則省形从衣作𧘝而為形聲字其說至碻然裘字之衍變不止於此裘後更改从求作裘（不㫐盨）此篆体之所本裘行而求廢故有認裘求為一字之誤」

 a

老

殳季良父壺

〈2832〉「用高(享)孝于兄弟婚顜(媾)諸老」「其萬年霝終難老」

 b

齊鎛

〈0062〉「用蘄壽老(考)母(毋)死」

 c

夆弔匜

〈2982〉「壽老(考)無期」

 d

歸父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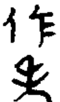
 e

辛中姬鼎

〈2912〉「霝命難老」

〈0564〉「其子孫用高(享)孝于宗老」

〈1373〉「令老(考)止公僕臺附庸土田」

林義光曰「說文云从人毛匕。化言須髮變白也。按老偏旁之古或作或作不从人毛。老字古作今仲鐘以為考字以作殳季良父壺从人上象髮禿與禿字同意見耆字條匕人之反文扶老者也或作師嫠敦以為考字以又作齊鎛侯从口象人頭作毛公敦以為考

字𠂆象其手依人以行卜亦人字象上手以承老」（文源）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以𦒳隸老字下竊疑契文𦒳與金文𦒳為考字初文象老人戴髮扶杖形林義光謂从匕人之反文似未當夆弔匜「壽𦒳無期」容庚釋老郭沫若釋考郭說是也𦒳生盨謂𦒳「生其壽考萬年」正與此同意許書謂老从人毛匕言順髮變白說甚牽強就考字考之𦒳為老人長髮形然下从ㄩ者則未知為何或謂考字所从之杖原作卜變作匕夆弔匜再變作ㄩ老為𦒳字形變之分化而考則為其聲化故老考互訓實本一字」

〈大45〉「霝命難老。老」

 a

者

滕侯耆戈

<2093>

「滕侯耆之艁造」

耇 不从老省

師鄂父鼎 句字重見

〈0637〉「用旂(祈)眉壽 黃耇吉康」

巨尊

〈2146〉「侯萬」

年壽老 黃耇

師奎父鼎

〈0667〉「用匄𩰫眉壽 黃耇吉康」

師艅簋

〈1369〉「天子其萬年 𩰫壽黃耇」

曾伯簠

〈1446〉「曾伯霥段胡不 黃耇邁萬年」

買簋

〈1321〉「用錫黃 耇眉壽」

录同簋 省口

〈1287〉「用易(錫)盄眉 壽黃耇」

〈1328〉「用錫害眉壽黃耇」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𦒱老人面凍黎若垢也从老句聲蓋句者曲也不申也老人背曲佝僂也耇與考義相近詩行葦黃耇

䱌背正與銘合（古籀篇三十三第七頁）

a 壽 沈子簋

〈1291〉 周安段公 唯壽△壽

b 向𣪕簋

〈1283〉 𤔲其壽考萬年 孫子子永寶用

c d 毳簋

〈1211〉 媿氏其眉壽△ 萬年用 (A·B)

e 毳盤

〈2897〉 媿氏其眉 壽△萬年用

f 仲師父鼎

〈0643〉 用錫眉 壽△無疆

g 蔡姞簋

〈1345〉 用蘄匃 釁壽△

h 渶伯寺簋

〈1267〉 用錫 眉壽△

i 伯康簋

〈1331〉 康其萬 年眉壽△

j 余卑盤

〈2919〉 用祈眉壽△ 萬年無疆

k l m n 頌簋

〈1392〉 頌其萬年眉 壽△無疆 (A·B C·D)

o 召弔山父簋

〈1439〉 用匃 釁壽△

p 鄭公簋

〈1437〉 用賜(賜)釁 壽△萬年

q 鄀遣簋

〈1286〉 用易(錫) 永壽△

r 杜伯盨

s

〈1493〉 周莽壽匜 瑕永令命 A·B

t 樂書缶

〈2998〉 盧余以祈眉壽

u 姬鼎

〈0620〉 周囱眉壽無疆

v 殳季良父壺

〈2832〉 周𤔲匄眉壽

w 陳公子甗

〈0818〉 周𤔲 釁壽匜

x 𠂤生盨

〈1241〉 𠂤生其壽考萬年子孫永寶用

y 伯其父簠

〈1432〉 周錫眉壽萬年

z 邵鐘

〈0055〉 呂𤔲 釁壽

a' 曼生盨

〈1495〉 其萬年釁寶 眉壽永寶

b'

c' 遅盨

〈1491〉 周𤔲眉壽純魯 A·B

d' 無叀鼎

〈0663〉 周𤔲匄 眉壽

e' 趩盨

〈1460〉 壽孺 終

f' 杞伯壺

〈2821〉 萬年 釁壽

g'

h' 鑄弔簠

〈1418〉 其萬年無疆眉壽永寶用 A·B

i′ 貞中壺

〈2804〉 內三壽△

j′ 畢鮮簋

〈1294〉 用蘄眉壽△魯休

k′ 豆閉簋

〈1368〉 用易錫眉壽△

l′ 縣妃簋

〈1364〉 易錫君我羣娥 佳易錫壽△

m′ 頌壺

〈2836〉 頌其萬年眉壽△

n′ 曼龔父盨二

〈1489〉 用匄眉壽△

o′ 曾伯簠

〈1446〉 釁壽△無疆

p′ 弭伯簋

〈1389〉 永命魯壽△

q′ 蔡大師鼎

〈0642〉 用祈釁壽△

r′ 師𨛫父鼎

〈0637〉 用旂祈眉壽△黃耇吉康

s′ 趩亥鼎

〈0573〉 子子孫孫永壽△用之

t′ 王婦匜

〈2955〉 其萬年眉壽△

u′ 子璋鐘

〈0041〉 其釁壽△無期

v′ 廣弔多父盤

〈2921〉 其事多父眉壽△考

w′ 追簋

〈1305〉 用祈匄眉

壽永命

1′

毛伯盤 〈2903〉

其□□眉壽無疆

7′

邾友父鬲 〈0746〉

其鬻壽永寶用

2′

卓林父簋 〈1265〉

旂鬻眉壽

a′

㚤伯盨 〈1492〉

匄眉壽無疆

6′

諶鼎 〈0615〉

諶其萬年眉壽

c′

靜叔鼎 〈0538〉

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a″

虞司寇壺 〈2823〉

用旂鬻壽

d″

秦公簋 〈1382〉

魯多釐鬻壽無疆

8″

9″

㚸君簋 〈1421〉

其眉壽萬年 (A.B)

b″

陳伯元匜 〈2917〉

永壽用之

1″

王仲嬀簋 〈1436〉

用旂眉壽無疆永壽用之

7″

陳侯簋 〈1438〉

用旂鬻壽永壽用之

壽永 寶用


K"

陳侯鼎

〈0588〉「其永壽 用之」


l"

袁史貿鉼

〈2994〉「用祈眉壽 萬年無疆」


2"

褱鼎

〈0541〉「其眉壽 無朋」


o"

買簋

〈1321〉「用錫黃 耇眉壽」


o"

魯遼父簋

〈1248〉「其萬 年眉」


P"

國差𦉜

〈2999〉「侯氏受福 眉壽」


g"

齊侯匜

〈2974〉「用祈眉壽 字在見於」〈2975〉按此 齊

侯匜 二


r"

邾公華鐘

〈0059〉「我戴公 眉壽」


s"

鄀伯祀鼎

〈0587〉「其萬年眉 壽無疆」


t"

其次句鑃

〈0067〉「用鄿祈 萬壽」


u"

頌鼎

〈0674〉「頌其萬年 眉壽」


v"

邾公釛鐘

〈0040〉「祈祈季年 眉壽」

w′ 宰椃盂

〈3008〉 孫子永壽用之 ∟

x′ 寡兒鼎

〈0629〉 眉壽無期 ∟

y′ 王孫鐘

〈0060〉 用鄦 ∟

釁眉壽 ∟

z′ 蔡侯盤

〈2923〉 不諱考壽 ∟

a′ 邾王子鐘

〈0051〉 眉壽無諆期 ∟

b′ 曾伯陭壺

〈2829〉 用賜釁壽 ∟

c′ 齊鎛

〈0062〉 用旂壽老毋死 ∟

d′ 薛侯盤

〈2907〉 其豐眉壽萬年 ∟

e′ 魯伯盨

〈1420〉 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

f′ 子仲匜

〈2980〉 其眉壽萬年無彊 ∟

g′ 公鑄盨

〈1430〉 其萬年釁壽 ∟

h′

i′ 厚氏圃

〈1509〉 其釁眉壽萬年 ∟

(A·B) 無彊 ∟

j′ 薛侯匜

〈2970〉 其眉壽萬年 ∟

k′ 鄀公鼎

〈0651〉 用賜釁壽 錫 ∟



齊侯壺

<2835> 用旂釁壽



王子申盞盂

<2007> 其釁壽 無朞期



陳逆簠

<1296> 㠯旂羕永令命 頪眉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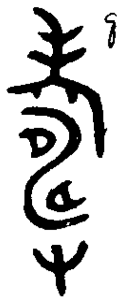
邾大宰簠

<1444> 其釁壽 邑𩜁



毛公旅鼎

<0627> 是用壽老



不嬰簋

<1393> 釁壽 無疆



亘尊

<2146> 侯萬年壽 老黃耇



𧻚簋

<1129> 其壽考 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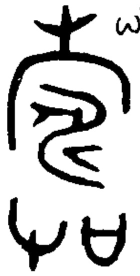




善夫克鼎

<0662> 釁壽

A.B.C



隮子𠤳

<0757> 其眉壽萬年無疆


歸父盤 <2912>「台以旟祈以釁壽△」

邾口伯鼎 <0596>「其萬年釁眉壽△無口彊」

<0012>「釁壽△無彊」<0026>「皇王眉壽△永寶」<0038>「歖用遇匄釁壽△多福福」<0039>「用
旂釁眉壽△無彊」<0043>「其萬年眉壽△」<0047>「若鹽公壽△若參壽△」「用蘄
祈釁眉壽△餘蔡鏧」<0052>「眉壽△無其期」<0058>「女安乃壽△」<0061>「參壽△
壽佳琍」<0527>「其永壽△用之」<0556>「子子孫孫永壽△」<0557>「鄦去魯生作壽母
朕身鼎」「其萬年釁壽△」<0558>「其萬年眉壽△」<0562>「其萬年釁眉
壽△」<0565>「子子孫其眉壽△萬年永用享」<0566>「眉壽△無疆」<0584>「用蘄眉壽△
無疆」<0586>「其萬年釁壽△」<0633>「用萃壽△匄永福」<0640>「用祈眉壽△」<0667>
「用匄釁眉壽△黃耇吉康」<0678>「勿遺壽△幼」「勿遺壽△幼」<0733>「其眉
壽△萬年無疆用」<0816>「王孫壽△甖其吉金」「其釁眉壽無疆」<1224>「其
萬年眉壽△」<1230>「其眉壽△無期」<1245>「其萬年釁壽△」<1246>「其萬年

釁壽△」〈1257〉「永壽△用之」〈1287〉「用易錫眉壽△黃耇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1306〉「商叡其萬年釁壽○」〈1310〉「用錫眉壽△」〈1319〉「蘄匄眉壽△」〈1328〉「用錫害

眉壽△黃耇」〈1332〉「用匄釁眉壽△無疆」〈1335〉「用蘄眉壽△」〈1337〉「用賜錫

釁壽△」〈1369〉「天子其萬年釁壽△黃耇」〈1409〉「永壽△用之」〈1425〉「其萬年

釁壽△」〈1431〉「用旨祈眉壽△」〈1440〉「子子孫孫永壽○用之」〈1443〉「用般釁壽△

〈1487〉「用口眉壽△無疆」〈1494〉「用匄釁眉壽△壽多福」〈1496〉「釁壽△永令」〈1499〉「用

祈眉壽△」〈1502〉「用乍平壽△造器享𨭟」〈2112〉「用永壽○」〈2149〉「不諱考壽△」〈2806〉

其眉壽△無期」〈2827〉「釁壽△萬年無疆」〈2834〉「皆用匄萬年[illegible]眉壽△」〈2899〉

「用蘄眉壽△」〈2905〉「子=孫=永壽△用之」〈2911〉「其眉壽△萬年無疆」〈2918〉「用旂

釁壽△萬年年無疆」〈2926〉「其釁壽△萬年無疆」〈2957〉「萬年釁眉壽△」

〈2962〉「媿氏其眉壽△萬年用」〈2973〉「其眉壽△無疆」〈2977〉「用旂祈釁眉壽△」

〈2979〉「用旂釁壽○」「永壽△用之」〈2982〉「其眉壽△萬年」「壽考無期」〈2993〉「其眉

壽無疆」〈2987〉「眉壽無疆」

『高田忠周曰『說文䇾久也从老省𠷎聲今隸作壽實以擣為之也詳于下𠷎即𠷎𢑥異文但說文依小篆云从老省古文即从老不省然下文多作𠃬者亦皆省匕以便結體小篆元从古文略體非殊省也韓非子顯學壽命也書召誥則無遺壽耇詩閟宮三壽為朋傳考也考即老也箋云三卿也東京賦注三壽三老也莊子天道長於上古而不為壽注壽者期之遠耳呂覽尊師以終其壽注年也皆其義也』(古籀篇三十三第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从𠷎與隸形作壽从寸合古又寸通用也又或从竹々又亦同意𣪘𠷎同字也然此等諸篆从𠷎聲與从𠷎聲

皆均繇文之例．𩰫與𣪕𣪘同亦與𢻃同字也．但此銘作𩰲者．此為𢻃異文．猶隸作擣．壽亦通用耳」（古籀篇三十三第一四頁）

〈大14〉「牧其萬年壽考」〈大18〉「鬲其萬年𦉢眉壽」〈大20〉「克用匄𦉢壽無疆」〈大23〉「屯右純佑𦉢壽」〈大27〉「鄭其𦉢壽邁萬年無疆」〈大29〉「逑其萬年又壽」〈大30〉「其𦉢壽無疆」〈大32〉「用𣃔𦉢壽邁萬年無疆」〈大33〉「其𦉢壽邁年無疆」〈大34〉「用𣃔𦉢壽萬年無疆」〈大36〉「用易錫眉壽（萬年）無疆」〈大37〉「用乞𦉢壽」〈大38〉「𦉢壽毋母已」〈大43〉「𦉢壽萬年」〈大44〉「其𦉢壽萬年」〈大45〉「用旂祈𦉢壽」「女汝考壽萬年」〈大46〉「須眉壽萬年」〈大47〉「晉姜用𣃔綽綰𦉢壽」「三壽是利」〈大49〉「虢姜其萬年𦉢壽」〈大50〉「𦉢壽無疆」





考 不从老省

司土司簋 丂字重見

〈1127〉「嗣土嗣乍歐考△寶尊彝」



沈子簋

〈1391〉「拜稽首敢取邵告朕

吾考△令命克成妥綏吾考△以于顯ㄑ受

令命俾考△䢜又𣪕組吾考△克淵克𡰥夷



服尊

〈2125〉「作文考△日辛寶尊彝」



伯𣪘父簋

〈1282〉「伯𣪘父作朕皇考△遟伯吳姬尊𣪘」



旨鼎

〈0679〉「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卜事」



傳卣

〈2733〉「傳乍木朕考△罒用乍朕考△日甲寶」



宴簋

〈1316〉「宴用作朕文考△日乙寶𣪘」(A.B)



寧簋

〈1263〉「寧肇諆作乙考△尊𣪘」



虘編鐘

〈0037〉「用乍朕文考△釐白龢林𪔛鐘」



仲𣪕父簋二

〈1308〉「中仲𣪕父作朕皇考△障𣪘」



旨壺

〈2834〉「更乃且祖考△乍作冢嗣土司徒于成周八𠂤乜用乍朕文考△釐公障壺」

毛公旅鼎

〈.627〉是用壽考(A.B)

番生簋

〈1387〉不顯皇且祖考穆穆克誓哲哲氒德番生不敢弗帥井型

皇且考不杯元德

師虎簋

〈1383〉截載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令女汝更賡乃取祖考用乍朕刺烈且考日庚障毁

彔作乙公簋

〈1131〉彔作文考乙公寶尊簋

彔作乙公簋二

〈1132〉彔臣厥文考乙公寶障毁

師酉簋

〈1374〉用乍朕文考乙白伯宄姬障毁

滕虎簋

〈1185〉滕虎敢肁肇乍作皇考公命中仲寵障彝

弔皮父簋

〈1318〉其虔子夙用喜享孝于叔皮父

大簋

〈1376〉用乍朕皇考剌白伯障毁

仲般

文簋

〈1249〉用朝夕享孝宗室(A.B.C)

無㠱仲卣

〈2695〉無中仲媒乍厥文考寶尊彝

買簋

〈1321〉貝用追孝于朕

皇且祖
啻帝孝△



b'

㠱尊

〈2146〉 侯萬年壽
孝△黃耇



c'

弔向
簋

〈1360〉 余小子司嗣
朕皇孝△



a'

封仲
簋

〈1319〉 封中仲乍朕皇孝△趠
中仲灢彝尊毁



ρ'

師害
簋

〈1312〉 師害作文
孝△尊毁



t'

王孫
鐘

〈0060〉 于我皇
且祖文孝△



δ'

邅盨用享孝他器
多作用享孝

〈1491〉 用享孝△
于姑公



ζ'

朐簋

〈1346〉 用以似乃祖孝△
事氏嗣司土



ι'

鄀公
鼎

〈0651〉 于氏十皇孝△
享逋公



γ'

杞伯每萬年眉孝
他器均作眉壽

〈2821〉 萬年
豐壹△



κ'

睘卣

〈2717〉 用乍文孝△
癸寶障器

1′ 井侯簋 〈1378〉「克奔走上下帝無冬終令命于有周追考孝」

2′ 豆閉簋 〈1310〉「用併乃且祖考事」「用乍朕文考釐」

弔叔寏簋

n′ 趩簋 〈1361〉「王乎呼內史冊令命趩更厥且祖考服」

o′ 事族簋 〈1300〉「其朝夕用亯于文考」

p′ 周寏鼎 〈0622〉「其用亯于氏帝考」

q′ 伯椃簋 〈1298〉「用追考于厥皇考」

r′ s′ 頌簋

〈1392〉「用作朕皇考龔叔」(A·B)

t′ 頌鼎 〈0674〉「用乍朕皇考龔弔叔皇母龔姒寶尊鼎」

u′ 頌壺 〈2836〉「用作朕皇……」

考龔叔

v′ 追簋 〈1355〉「用作朕皇祖考尊簋」

w′ 虢弔鐘 〈0057〉「不顯皇考叀弔穆穆秉元明德旅敢啟帥……」

「井型皇考成義儀」「用乍朕皇考叀弔……」

x′ 士父鐘 〈0046〉「□□□□乍朕皇考弔氏寶林鐘」「用喜侃皇考……」

大林面龢鐘」「皇考嚴才在上」

孝 1′

向𥃝簋

〈2283〉「𥃝其壽孝△萬年孫子子永寶用」

孝 2′

𢾊弔多父盤

〈2921〉「𢾊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寶支盤」

孝 4′

癸旻爵

〈1820〉「癸旻乍考△戊」

孝 5′

趠鼎

〈0636〉「趠用乍作氒文考△父辛寶𣝅鼎」

孝 6′

遹簋

〈1349〉「用乍作文考△父乙𣝅彝」

孝 7′

師趛鼎

〈0624〉「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尊彝」

孝 8′

魯遼鐘

〈0021〉「魯遼作龢……」

鐘「用高孝考△」

孝 6′

長生簋

〈1241〉「長生其壽孝△萬年子孫永寶用」

孝 9′

師望鼎

〈0669〉「不顯皇考△寬公聖肇帥」

井叟「皇考△用乍朕皇考△寬乙𣝅鼎」

孝 4′

井人鐘

〈0056〉「覭盄淑文且祖皇考△克不敢弗帥用之且祖皇考△穆穆秉德」

孝 1′

佣卣

〈2692〉「佣乍徵考△寶尊彝」

孝 2′

大作大仲簋

〈1330〉「用喜于乃考△用作朕皇考△大中仲尊殷」

師遽簋

〈1351〉用乍文考旅 弔叔障毀

𪇀伯簋

〈1347〉乍朕文考 光父乙

彔伯簋

〈1381〉鯀白 乃且

祖考文旨壽廿二周邦周乍朕皇考釐王寶障毀

豐兮簋

〈1259〉豐兮夷乍朕皇考尊毀（永）

伯仲父簋

〈1261〉伯中父夙夜事走考

吳彤父簋

〈1258〉吳尨父乍皇且祖考庚孟障毀

頙侯鼎

〈0671〉紹嗣乃且祖考侯于頙 用彤乍朕文考瀕公宮障鼎

仲師父鼎

〈0643〉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

大鼎

〈0666〉用乍朕剌考己白伯孟鼎

卯簋

〈1390〉啟截乃先且祖考死嗣燮公室

敔簋

〈1329〉用作文考父丙䵼鼎

師嫠簋

〈1388〉既令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小輔 用乍朕皇考輔白障毀

是口簋

〈1233〉是𧱏作朕文考乙公尊簋



呂伯簋

〈1372〉㚸我考幽白(伯)幽姜令(命)



仲辛父簋

〈1304〉中(仲)辛父乍朕

皇且(祖)日丁皇考日癸尊簋



齊陳曼簋

〈1434〉乍(作)皇考獻弔(叔)饙𣪘



友簋

〈1343〉井于獻文祖考 周作獻

文考尊簋



休盤

〈2922〉用乍朕文考日丁尊般



伯考父鼎

〈0540〉白(伯)考父乍寶鼎



邾公華鐘

〈0059〉台(以)乍(祚)其皇祖皇考



蔡侯盤

〈2923〉不諱考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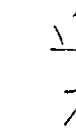
弔(叔)角父簋

〈1239〉叔角父乍朕皇考宄公尊毁



師𡘇父鼎

〈0667〉用追考孝于剌仲



其次句鑃

〈0067〉台(以)亯台(以)考孝



無叀鼎

〈0668〉用亯于朕剌(烈)考



伯家父簋

〈1328〉用亯于其皇且(祖)文考



鄀王義楚之耑 文考

〈2435〉 及戎 文孜考△



朋逘 盤

〈2881〉 朋逘匜乎考△ 寶𩰫彝



大豊 盨

〈1379〉 衣殷祀于王丕 丕顯考文王



康庚 盨

〈1289〉 濤司土逘眔畐 作厥考尊彝



許作文 戊鼎

〈0543〉 文考偁 寶貞



考卣

〈2614〉 考乍文 辛卣



𤔲尊

〈2136〉 用 作

文考△ 尊彝





兮仲 鐘

〈0034〉 其用追孝于 皇考己伯 (A·B)



守鼎

〈0648〉 用作朕文考△ 𨌲叔尊鼎





杜伯 盨

〈1493〉 其用亯孝于 皇申神祖考△ (A·B)



卿卣

〈2631〉 卿乍厥、 考△尊彝



卿尊

〈2088〉 卿作乎考△ 寶尊彝



虢盨

〈1129〉 其壽考△ 寶用



禹鼎

<0678>「肆武公亦弗叚望朕聖且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紹朕且祖考△」

<0035>「不顯皇且祖剌烈考△」「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且祖考△懿德」

<0045>「于匄予皇且祖文考△」

<0047>「于其皇且祖皇考△」

<0049>「不不顯皇且祖考△」

「用乍作朕朕皇且祖考△龢鐘」「梁梁其肇帥井型皇且祖考△」

<0053>「用乍朕皇且祖考△白伯寶劃鐘」

<0061>「用卲各昭格不丕顯且祖考△先王」

<0304>「考△乍寶鼎」

<0459>「朿具乍厥考△寶䵼彝」

<0519>「史喜作朕文考△翟祭」

<0577>「用乍皇且文考△寶鼎」

<0591>「白伯陶乍作厥文考△宮弔叔寶將鼎彝」

<0593>「先獸作朕考△寶尊鼎」

<0599>「白伯頵父乍朕皇考△屖白吳姬寶鼎」

<0601>「用作文考△宮伯寶尊彝」

<0615>「諆肇乍其皇考△皇母者比君將鼎」

<0616>「用為考△寶尊」

<0621>「遹乍朕文考△胤白尊鼎」

<0633>「衛肇乍厥文考△己中仲寶將鼎」

<0654>「乍朕文考△冂弔叔將鼎彝」

<0657>

「用乍朕文考▵釐白(伯)竊障鼎」〈0661〉「用乍朕交(文)考▵鄉白(伯)障鼎」〈0664〉「用乍

朕剌考▵障鼎」〈0670〉「从乍朕皇且(祖)丁公皇考▵叀公障鼎」〈0735〉「用享𩰫

厥文考▵魯公」〈1141〉「用追考▵」〈1221〉「伯䜌作文考▵幽仲尊㲹」〈1252〉「季魯肇作

乎文考▵井叔寶障彝」〈1259〉「叀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考▵(蓋)「叀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考▵(器)〈1262〉「德克乍朕文且考▵障㲹」〈1271〉「君容

乍(作)朕文考▵日辛寶障(尊)㲹」〈1285〉「用乍(作)乎(厥)文考▵障尊㲹」〈1289〉「渣

司土遷眔啚作厥考▵尊彝」〈1297〉「相侯休于厥臣□錫帛金□楊□□

事文考▵」〈1299〉「遽乍朕文考▵胤白尊㲹」〈1303〉「其用享于厥帝考▵」〈1306〉「魯

士商戲肇乍朕皇考▵帀叔𣪘(父)障㲹」〈1307〉「中(仲)𠫑父乍朕皇考▵遲白(伯)

王母遲姬障㲹」〈1309〉「癸作文祖考▵尊寶㲹」〈1310〉「用享于皇祖文考▵」〈1332〉

「善(膳)夫𠭰(梁)其乍朕皇考▵惠中(仲)皇母惠𡛤障㲹」〈1334〉「用作祖考▵

寶尊彝」〈1335〉「𩰫兑乍朕文且乙公皇考▵季氏尊㲹」〈1337〉「用享考▵孝

于氒皇且祖」〈1342〉「用乍朕文考寶障毀」〈1344〉「其用卲享

于朕皇考」〈1345〉「尹弔用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叀姬」〈1371〉「伊

用乍朕不顯文且祖皇考𢑴弔叔寶鼎彝」〈1370〉「用乍朕文考叀白

障毀」〈1373〉「今既噬厍我考我母令命今弗敢亂亂」「今或又至致我

考我母令」〈1375〉「今余用乍朕剌烈考寶白寶毀」〈1385〉「用乍朕皇考釐公

鼎毀」〈1389〉「用乍朕皇考武旂幾王障毀」〈1437〉「用追孝于皇取祖皇考」

〈1441〉「用蘄眉考無疆」〈1445〉「用乍交文考日丁寶彝」〈1446〉「于我皇且祖文考」〈1479〉

「改乍朕文考乙公旅盨」〈1484〉「朕厍鮴乍作氒文考朕仲旅毀」〈1487〉「其用

享用孝于皇祖文考」〈1496〉「皇且考其數々彙々」「克其用朝夕亯于皇

且祖考」〈1497〉「南从乍朕皇且祖丁公文考叀公盨」〈1503〉「皇考孝武趄公」

「其雖惟因脊纍揚皇考聖練昭統」〈1508〉「用卲昭洛格朕文祖考」〈2070〉

「麦作氒文考尊」〈2100〉「口乍厥皇考寶障彝」〈2111〉「令作口考宗彝」

〈2116〉「倗作氒考△寶尊彝」〈2117〉「𠂤潜伯逘作厥考△寶𦍡尊彝」〈2118〉「盂中仲林作氒文考△寶隮彝日辛」〈2129〉「黃𢊁作文考△宋白旅尊彝」〈2132〉「用作考△比父尊彝」〈2137〉「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2144〉「用作文考△乙公寶尊彝」〈2149〉「不諱考△壽」〈2679〉「𠣿作文考△癸寶隮彝」〈2682〉「令作甲考△宗彝」〈2683〉「器亞中口𢧵作文考△父丁口隮彝」〈2715〉「用享于文考△庚仲」〈2718〉「用作文考△乙公寶隮彝」〈2974〉「用作朕皇考△奠白奠姬寶般盤」〈2977〉「用亯用考△」〈3012〉「我剌烈考△口口口口」〈2150〉「余用作朕文考△大中寶隮彝」

吟″吳大澂釋孝曰「孝豐子敦器盖異文古文孝考二字通用伯據敦用亯用孝追敦用亯孝曾伯霥簠用孝用亯醻君簠用亯用孝皆作孝豐子敦用亯考阮相國亦釋作亯孝」(古籒補四十九頁)

ㄜ劉心源曰『用考之考讀為孝同形得通段也師全父鼎用追孝于剌仲毛公鼎（本書毛公鼎第二器）亦宏唯考娩子𣪕用亯孝于林皮父仲殷父𣪕用朝夕亯孝宗室豐兮尸𣪕用亯孝豐姞鼓𣪕用宿夜亯孝于諆公徲盨用亯孝于姑公曆彝孝于友惟刑兮敖壺亯孝于大宗皆㠯考為孝留鼎文孝弃伯則又㠯孝為考矣』（奇觚卷二、七頁仲師父鼎）

ゞ劉心源曰『考从口盖合者字為之』（奇觚卷三、十六頁叔角父𣪕）

S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考老也从老省丂聲然金文从老不省其省匕者實略體也此不可云省為例耳考老轉注同意相受若省匕不能相受也』（古籀篇三十三第一六頁）

z″馬叙倫曰：「說文謂老從人毛匕，以金甲文證之，不然。且金甲文亦多異形，林義光據金文老字偏傍或作□或作□，以證不從人毛，商承祚據甲文作□□□□，謂象老者倚杖之形，倫檢金文齊鎛作□，夆叔盤作□，歸父盤作□，伯勇父簠魯邍父敦齊侯壺等器壽字所從之老並作□或作□，毛公旅鼎不嬰敦□敦所從之老作□，倫謂老本從人持杖，初文作□，甲文□□所從之□□最為象形，後增毛聲作□，轉注字也，老音來紐，古讀歸泥，毛音明紐，明泥同為鼻音次濁音，毛聲宵類，古讀宵歸幽，故老聲入幽類也，或從□，冑聲，轉注為□，冑聲亦幽類也，故金文壽字或從□，此與甲文□同，說文老訓考也，金文老考互用。」（刻詞九一頁卿卣）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考老也从老省丂聲」金文考字作□及□，林義光、馬敍倫等並以□為老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三九亦隸□於老字下，葉玉森謂象老人戴髮傴僂扶杖形，乃老之初文，葉氏說字形至塙，然釋老則有可商，契文□與金文□當是一字，屮丯並象長髮之形，彝銘多用作祖考字，即考字之初文，人所持杖後變作丁，考字遂由象形而為形聲矣」

〈大6〉「隹乍卲考爽」〈大9〉「用龏義寧侯䫉考于井」〈大13〉「用乍文考日乙寶尊彝」〈大14〉「用乍朕皇文考益白(伯)寶尊段」「牧其萬年壽考」〈大20〉「用乍朕穆考後仲尊壴(壺)」〈大21〉「乃且(祖)考又有[illegible]于我家」「用乍朕文考乙仲將段」〈大23〉「𢇍乍朕皇考龏彝尊鼎」「𢇍用亯孝于朕皇考」〈大24〉「乃聖且(祖)考克夾左右先王」〈大26〉「用乍朕文考寶段」〈大27〉「鄦用乍朕皇考龏白尊段」〈大36〉「〔于氏止〕皇考[illegible]晨公」〈大37〉「用追亯丂孝

于皇且祖考」〈大45〉「皇母皇考」「女汝考壽萬年」〈大49〉「用禪追孝于皇考

叀仲」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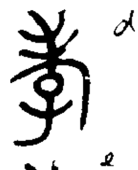
孝㠯鼎
〈0679〉「㠯用絲金乍朕文孝△考宄廿㠯伯鼎牛鼎」

b

封仲簋
〈1319〉「用亯孝△」

c

卓林父簋
〈1268〉「用亯用孝△」

d

e

f

頌簋
〈1392〉「用追孝△𬊤祈匄康𥁒屯右」(A.B.C)

g

頌鼎
〈0674〉「用追孝△𬊤匄康𥁒屯右綽綰」

h

殳季良父壺
〈2832〉「用亯孝△于兄弟婚媾諸老」

i

曾伯陭壺
〈2829〉「用孝△用亯」

j

曼龔父盨
〈1458〉「用亯孝△宗室」

k

王孫鐘
〈0060〉「用亯以孝△」

l

邿遣簋
〈1286〉「用追孝△于其父母」

m

買簋
〈1321〉「其用追孝△于朕皇且祖啻考」

n

鄀公鼎
〈0651〉「用追孝△于氒皇且祖晨公」

o

陳財簋
〈1336〉「用追孝△於我皇毁考」



鄭孝子鼎

〈0549〉鄭孝△子以庚寅之日



𠙶且丁卣

〈2694〉𠙶錫孝△日



虞司寇壺

〈2823〉用亯孝△



虞弔多父盤

〈2921〉用及

孝△婦嫼氏百子千孫孫

父其孝△子作茲寶文



呂弔山父簋

〈1439〉用亯用孝△



頌壺

〈2836〉用追孝△



伯孝鼒盨

〈1470〉伯孝△鼒鑄旅盨



姬鼎

〈0620〉用孝△用亯





杜伯盨

〈1493〉其用亯孝△于皇申神且祖考考 A·B



盧鐘

〈0036〉用追孝△于己伯



弔䜌父盨

〈1278〉其夙夜用亯孝△于皇君



曼龔父盨二

〈1489〉用亯孝△宗室



兮仲鐘

〈0034〉「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



追簋

〈1355〉「用享孝△于前文人」



陳侯因資錞

〈1503〉「皇考孝△武趄公，用作孝△」

武趄公祭器錞」



陳侯午錞

〈1501〉「陳侯午台(以)群諸侯獻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鍾錞」





郘鐘

〈0055〉「我以享孝△」(八B)



大司馬簠

〈1405〉「大嗣馬孝△口自作飤匿簠」



散盤

〈2927〉「淮嗣工虎孝△...」 按郭氏釋...



陳仲簋

〈1219〉「陳仲作孝△父日乙障(尊)簋」



曾伯簠用孝用享 从食

〈1446〉「用享孝△」



番君簠

〈1431〉「用享用享孝△」

〈0045〉「用享以孝△」

〈0050〉「台(以)追孝△先祖」

〈0056〉「用追孝△侃前文人」

〈0062〉「用享用孝△于皇祖聖叔」

〈0564〉「其子孫永用享孝△于宗老」

〈0574〉「孝△習友唯

刑」〈0610〉「用享孝于文且祖」〈0614〉「用享孝于朕文祖」〈0627〉「亦弘唯孝肆母有弗譊鼓」〈0637〉「用亯孝于宗室」〈0643〉「其用亯用孝于皇祖帝考」〈0675〉「覭孝于申」〈1221〉「用饗孝」〈1264〉「用笹世亯孝」〈1309〉「用孝于宗室」〈1322〉「用夙夜亯孝于宗室」〈1332〉「用追亯孝」〈1437〉「用追孝于皇取祖皇考」〈1460〉「用追孝」〈1487〉「其用享用孝于皇祖文考」〈1494〉「用亯用孝」〈2815〉「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亯孝于大宗」〈2987〉「用亯用孝」

阮元曰「孝字从食，創見於此，殆取養義。」（積古卷七、九頁曾伯霥簠）

徐同柏曰「養字从老取養老之義」（从古卷二、二十一頁周曾伯霥簠）

徐同柏釋桼子曰「桼漆本字从木象水滴而下形」（从古卷三、三十一頁周伯桼簋）

吳大澂曰『孝子承父也从父从子中象父子依倚形老耆壽考等字建首皆从父日久變易多失其本意尚有一二可證者虞司寇壺』(古籀補四十九頁)

劉心源曰『孝或釋李非此从屮即毛乃耂省也』(奇觚卷八二六頁矢人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按象子承老形古作孝盤多父作孝師麻匡作孝曼龔父盨作孝伯孝訙盨或作孝番君匡象老人就食形食食之壞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今依此篆上形从老人毛匕三文備矣然則古文不省為正小篆

从省略者漢儒因為从省之目尤誤又吳大澂古籀補引虞司寇壺同吳氏云子承父也从父从子中象父子依倚形老耇舊考等字建首皆从父曰久變易多失其本尚有一二可證者中者謂夃手何妄肌之甚此𠂇明毛字毛公鼎毛作𠂇與此相合可證矣朱駿聲云按老亦聲愚謂不然孝字从老實从考省也考元作考故省即與老同黃以周轉注論曰孝字承考下明孝之从考省也故云孝善事父母者以考省从子子承考也子承考為孝即用易有子考無咎傳曰意承考也之義今本作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亦係淺人改竄此說為是唯許氏有老部無考部姑收孝于老部其解當从老省曰老而其意即考也是考老同意故也周又按考孝亦轉注字考老為轉注之先出者孝考為轉注之後出者考字本義老也轉為考妣考即親也父也

以何生此轉義蓋為作孝字也將作孝取于子承父之意殊轉考字義借以為老父義而後配以子字即得會意考亦兼聲此字雖以考為先出義以孝為先出此為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也然則孝考之於考字稍涉于叚借耳或言何不从父以為其意然唯从父老意無存焉父老故子承之也从父則意未足矣故从考為其意此作字者用意之處也』(古籀篇三十二第二二頁)

ㇾ高田忠周曰『按孝子之事也事死猶事生故祭祀有亯獻之禮亯獻亦是飲食事也故孝字从孝省又从食會意』(古籀篇三十三第二四頁)

馬叙倫曰「說文、孝、善事父母者、從子、從老省、倫謂善事父母者、固非本訓、字亦不從子也、蓋人毛匕為老、從子從老省為孝、以為會意、似是而非、就各部份之字本義言之、老非父母之專稱、子非子女之定名、各用其引申或假借之義以造會意之字、背於會意冓造法之原則也、故倫以為從老省從孝省得聲、為老考之轉注字、金文每言追孝、余義編鐘作追𦒱、𦒱即考也、史記燕世家孝公、漢書古今人表作考公、人表孝成子、列子作老成子、是其證例也」（刻詞一二六頁至一二七頁毓叔尊）

高鴻縉曰「𡥈字雖少見、但決非孝字、老字从人毛匕、孝字从老省从子、作𦒱不宜、此更省作𡥈、今字从子首著屮形、直是子有

髮說文載古文子字作㜽謂从巛象髮也而甲文有子字異文作[illegible]亦戴髮形似此則㜽或即[illegible]之變也戴髮形與戴毛無異是[illegible]乃㜽而非孝矣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四十七頁有陵仲子𣪘子字正作[illegible]與此同(散盤集釋二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吳大澂謂字从父从子中象父子依倚形金文从耂从[illegible]未見从父竊疑象老人扶子形父子為相對之詞字既从子不从父意亦足且孝之本誼恐非限於父母諸父諸祖亦應善事故从戴髮傴僂老人而不必从父也參扶族中老者此孝之朔誼考孝並就老人行動不便須持杖參扶之會意字兩字義雖不同古音甚近古籍金文並有通段之例彝銘中又有从耂从食者容庚釋孝高田忠周謂亯獻乃飲食之事孝子祭祀有亯獻之禮

故字从孝省从食蓋言孝之享字也。又𡥈字大司馬簠、散盤、㥄仲孝簋、容庚

釋孝、高鴻縉釋子、疑並非。」

〈大23〉「䜌用享孝于皇考」〈大36〉「用追孝于皇且祖可公」〈大46〉「台享台養孝于大宗皇祖皇妣」〈大49〉「用禪追孝于皇考惠仲」

〈大50〉「呂邵零昭格孝享」



毛 𧶠𢆶矢鼎

「槁中賣厥嬇 𢆶矢遹毛兩」〈0635〉



毛公旅鼎

「毛公旅車旅鼎 亦唯毀」〈0627〉



呂伯 毛鬲

「𩰫呂白伯毛匕 作王母弄鬲」〈0720〉



毛伯𠸚 父簋

「毛伯𠸚父作 仲姚寶簋」〈1266〉



毛𢍏 簋

「毛𢍏匕 寶毀」〈1269〉



毛公 鼎

「毛公層對䚄 天子皇休」〈0680〉



毛弔 盤

「毛叔朕彪氏 口姬寶盤」〈2903〉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蓋許氏說解誤矣彼須字彡字所从作彡而字作而冄字作冄字作𣎵並象人物毛髮也而毛字羽字皆依鳥以作此形也轉為獸毛為人毛髮此為叚借也」（古籀篇九十六第二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莫𤆍切」

按此不象毛形毛不得分叉考髮首上毛也古字原作（增變

作髟後又加聲符犮乃作髮象人頭上毛長形禿字古應作[illegible]象人頭上毛短形頭上長毛曰髮短毛曰禿短毛之[illegible]說文謂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形誤而說差也年古作[illegible]从禾人聲變作[illegible](年)从禾千聲千聲與人聲同禿字不應與禾人(年)字混故禿字原為人短髮之形老字古作[illegible]應从禿匕會意不从人毛匕凡古文壽考耇耋等字均可查見禿字古文……今此字从[illegible](禿)而省人故只存毛耳是為省文會意非象形名詞(字例四篇一五頁)

陳槃曰案毛公東周以後世為王臣歷見春秋左傳西周初葉毛公曆為王卿士亦有毛公鼎可證毛公已為王臣則其封地亦必因王朝東遷而有所改變顧表以為在宜陽縣今河南宜陽縣是也在洛陽西南六十餘里案春秋時代毛伯之國固當

在東都畿內但宜陽之說未詳所據耳
今本竹書共王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義證二二宋皇祐中長安民得銅敦于渭上其銘曰毛伯內門立中庭佑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集古錄、考古圖、廣川書跋、困學紀聞並載其事……案毛公鼎出土于扶風毛伯敦蓋亦然路史國名紀戊毛下注(劉)原父得毛伯敦蓋於扶風(葉五下) 然則西周之世毛氏初封蓋在扶風(即今陝西扶風縣)矣(譔異四冊三二三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高鴻縉據玉篇籀文秃作毛儿遂謂毛為秃字象人頭上毛短形毛字从毛省人為省文會意其說甚新然秃許書訓無髮短髮之說未知何據且省文會意之論亦頗奇特秃既象人頭上有短毛則毛當

亦象短毛形。不煩說為省文會意也。

<大6>「王令命毛。白伯𩁹𦒼𤔲（？）公服」「王令命毛。公𠍒邦冢君土馭徒御𢦏職人伐東或國㾓戎」「𠍒乃𠍒乇左比毛。父」「𠍒乃𠍒右比毛。父」

<大15>「師毛。父即立位」

<大27>「毛。白伯内入門立中廷」

 a

毳 守宮盤

〈2920〉「毳帝（布）三」△

 b

毳簋

〈1211〉「毳作王母媿氏餴簋」△

 c

毳盤

〈2897〉「毳作王母媿氏顯般」△

〈2962〉「毳作王母媿氏顯盉」△

a 于省吾曰「毳布指毛織品言之．郭沫若謂毳布毡也．并引周礼掌皮共其毳毛為毡為證．陳梦家謂毳布即毛地毯，乃帳中席坐之物．按周師錫守宮的物品除專口三外余則均頗明白，但是如果依據金文賞賜品的通例，都以類相从驗之，則毛織物應與上文的絲束和麻織品的幕帳相連并列，不應忽然插入馬匹，以隔斷之．我認為毳布三承馬匹為言，毳布指的是馬衣，

詩七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箋褐毛布也孟子滕文公許子衣褐趙注謂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淮南子覽冥短褐不完高注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左傳定八年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沖或濡馬褐以救之杜注馬褐馬衣玉篇衣部褐馬被粗衣也漢書食貨志引董仲舒說謂秦之貧民常衣牛馬之衣根據上述可見古代勞動人民與統治階級御用之馬均以毛織品之粗褐為衣銘文以馬匹與毳布三連稱是毳布三系就馬衣言之甚明」（考古一九六六第二期一〇四頁讀金文札記五則）





尸 說文陳也象臥之形案金文作象屈膝之形意東方之人其形狀如此後段夷為尸而尸之意晦祭祀之尸其陳之而祭有似于尸故亦以尸名之論語寢不尸蓋尸為象臥之形孔子何為寢不尸故知尸非象臥之形矣

尸作父己卣

<2651> 㠱尸作父己尊彝(婦)
㠱尸作父己尊(蓋)



競卣 命戍南尸

<2732> 命伐南尸



寓鼎

<0641> 隹王伐東尸



睘卣

<2717> 王姜令作冊睘安尸白伯 尸白賓睘貝布





小臣謎簋

<1357> 𠭯東尸大反白懋父以殷八𠂤征東尸



盂鼎

<0676> 易錫尸𤔲王臣十又三白伯



彔卣

<2728> 淮尸敢伐內國





無㠱簋

<1353> 王征南尸(A.B)



虢仲盨

<1485> 伐南淮尸



師酉簋

<1374> 㝬尸

「𣪘叔尸(夷)、京尸(夷)」

「夷身尸(夷)」



𧽊簋

<1354>

「易錫女汝尸(夷)

夷臣十家」





師寰簋

<1381>

「淮尸(夷)

繇我

賁晦臣」「令命女汝遣齊帀

夷𢦏𪓺乕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



翏生盨

<1495>

「王延征南淮尸(夷)」



𩵦鐘

<0061>

「南尸(夷)東尸(夷)具見」



兮甲盤

<2926>

「王令甲政征𤔲治成周四方責積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舊我

賁晦人」



靜簋

<1366>

「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夷)僕學射」





豐兮尸(夷)簋

<1259>

「豐兮夷尸(夷)朕皇考尊簋」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䇟)(盨)



魚鼎匕

<2990>

「曰……又蚰人」

<0639>

「隹公大僕來伐反尸(夷)年」

<0678>

「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國東國」

<1391>

「虘祖吕考克淵克尸(夷)」

<1446>

「克狄淮尸(夷)淮夷」

<2137>「君令余作冊睘安尸𠂤夷伯」「尸𠂤夷伯賓用貝布」<2138>「唯王來征尸𠂤夷方」<2144>「𪉷淮尸𠂤夷敢伐內國」<2785>「𡈼尸𠂤作父已障彝」

徐同柏曰『夷古文作𡰥此尸即𡰥之省』（从古卷二、二十頁周曾伯霥簠）

徐同柏曰『尸節本字說文云瑞信也』（从古卷十五、二十三頁周豐兮尸敦）

高田忠周曰『按吳〔大澂〕元收夷下謂段借也今移于此因謂古尸字有二形一作尸尸純然象形也一作〻〻又作乁此元人持尸之形也〻〻〻皆乁之省也孔字亦出人形而金文作〻〻可證丨即尸之略然則作〻者雖言象形已包會意可識矣』（古籀篇二十五第二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按古作尸（睘尊彝癸）作𡰣（豐兮尸敦）作尸（曾伯霥簠）象人箕踞形尸古與夷同音（師寰敦兮田盤曾伯霥簠）皆以淮尸為淮夷疑即夷居之夷本字尸形與𠨍近故从尸之字與从人同義詳見各條』（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尸陳也象臥之形字形實當作𠨍如金文及小篆變形以便結搆耳儀禮士虞禮祝迎尸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然則尸雖言臥形亦憑依几牀之形也若夫真臥形字當作乚也尸字與人字形義相關如此且音亦近故仁古文或从尸作𡰥又尸字古與屍通又與敶通』（古籀篇三十六第一〇頁）

徐中舒曰『尸古夷字周禮凌人鄭司農注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移於堂皆依尸而為言

者也。孝經仲尼居釋文居本作𡰥。古夷字也。漢書樊噲傳與司馬𡰥戰碭東。顏注𡰥與夷同。尸本古夷字。作𡰥者乃尸之重文。銅器凡重文下皆作二。兮甲盤師寰敦載南淮夷事。夷字重文正作𡰥。(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0頁遣敦考釋)

郭沫若曰。古金文凡夷狄字均作尸。卜辭屢見尸方。亦即夷方。揆其初意。蓋斥異族為死人。猶今人之稱為鬼也。後乃通改為夷字。周礼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注云。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其士喪礼既夕礼喪大記注均同此說。又左傳成十七年。吾一朝而尸三卿。韓非子內儲說六微尸作夷。此尸夷通用之明證。別有𡰥字。孝經仲尼居釋文尼本作𡰥。古夷字。漢書高帝紀司馬𡰥。又地理志越嶲郡

蘇示下尸江在西北、顏師古均以為尸古夷字、案尸當是古尼字、从尸二聲、孝經別本即其証、又如遲字、說文重文作遟、而漢碑則多作遅、（三公山碑）若徲、（繁陽令楊君碑）蓋从尼聲也、唯尸夷尼遲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耳。本銘尸字下有重文、故作𡰥、雖与尸字形同、然不可混、又凡古文相連之異字在二以上并有重文者、均各於該字下作重文符、与後世異。』（兩攷十四頁至十五頁𡰥卣）

陳夢家曰『王姜令作冊所安之夷伯乃是姜姓之夷國、左傳桓十六衛宣公烝於夷姜、又取公子之娶於齊女者為宣姜、此夷姜是夷國之女、左傳隱元紀人伐夷、杜注云夷國在城陽莊武縣、今濮陽此器夷伯之夷作尸、即此國、左傳又有妘姓之夷、莊十六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左傳隱元正義引世族譜于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又引世本夷、妘姓、守毀（三代8.47.3—8.48.1）曰王吏

小臣守吏於夷夷賓馬兩金十鈞夷字从大从弓器屬成王以後疑是妘姓之夷』（金選一〇二頁 西周銅器斷代作册睘卣）

S

周名燀曰『人部夕』兮甲盤𤔲成周四方責至于南淮夕〻舊我員晦人吳書釋夕為夷並云古文夷作尸又云尸下重文運開按說文夷篆下不載夕為古文亦非段尸為夷竊謂夕乃兩篆形雖小異實皆人字當讀為至于南淮人淮人舊我員晦人師寰毀𢦚淮夕繇我員晦臣曾伯霥𠤳克狄淮夕亦均同此例皆人字也　强氏定為人字　今考定當從吳清卿說以為古文夷字

名燀案尸人二字有别吳氏夷字說尤精碻不可易詳見字說第三十葉强氏混為一字非也今更以金文墨本兩字同見于一器而形義相别者參以經典列證于次焉尋愙齋集古錄第九册十二

葉至十四葉載師酉段銘墨本四紙其云䝭人尸夷則人尸二字並見人字作F作ㄅ而夷字作ㄋ或作ㄋ兩字迥異若以ㄋ讀人則為䝭人人語詞不通矣䝭人夷釋見周金文正讀師酉之命篇疏此一事也又第十六冊十三葉下版至十四葉上版載兮伯般銘墨本云至于南淮ㄋ尸ㄋ舊我負晦人亦人尸二字並見人字作ㄅ夷字作ㄋ作ㄋ者ㄋ表重文吳氏字說已明之兩字迥異有目共覩不煩口筆爭者此二事也徵之故籍書費誓篇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禹貢篇云淮夷蠙珠暨魚詩江漢篇云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又泮水篇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云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又閟宮篇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云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史記周本紀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是淮夷之稱與兮甲盤銘淮ㄋ師寰段銘淮ㄋ相合而ㄋ之讀夷亦由以上所舉淮夷

專名可為質證若讀淮人則與經傳淮夷之稱不相應此三事也』(古籀考卷下一六至一七頁)

高鴻縉曰「按字从ㄗ而躺卧故有陳尸不動之意動詞俗云尸位素餐尸守也守則不動也字當从卧為本意以陳也守也不動也為借意周人以同音通段以代神主之示故有祭尸之義詩采蘋誰其尸之即誰其神主』(字例四篇二〇頁)

楊樹達曰「據王姜之稱知夷國為姜姓左傳桓公十六年云「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杜注於夷姜無說今以彝銘互相證合知夷姜之稱與衛姬齊姜陳嬀相同夷為國名姜為其國之姓也然事有可疑者左傳隱公元年云「紀人伐夷」疏引世本云「夷妘姓」顯與彝銘及桓公十六年左傳不合蓋夷國有二一為妘姓一為姜姓也隱公元年杜注云「夷國在城陽莊武縣」釋例土

地名說同。莊公十六年左傳云「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注云、「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云「闕」是杜認夷有二、非一地也。余疑隱公元年紀人伐夷之夷為妘姓、如世本所云。而莊公十六年傳晉人所伐之夷為姜姓國。彝銘之夷伯乃莊公十六年傳之夷。非隱公元年傳之夷也。隱公元年孔疏云「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為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為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按孔疏糾舉杜譜之誤。其說良是。此彝銘非孔氏所能見、然不能據桓公十六年傳文之夷姜以正杜。則偶疏也。

守簋云「隹五月既死霸辛未。王使小臣守使于夷。夷賓馬兩。金十鈞」其夷字作夷。與此卣假尸為夷者有別。然則古文文字或本相別異。隸古寫定以後。不同之二地竟致混淆無別。未可

知也」（積微一八五至一八六頁睘卣跋）

已

周法高曰「白川靜謂楊樹達說為陳夢家所取材。然夷姜之夷可能為謚法而非國名。又據左傳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金文通釋二二作冊睘卣，白鶴美術館誌第五輯二四三頁）。法高案白川氏所引亦據楊樹達之說。又楊氏謂「夷伯當為王姜兄弟或兄子之類」，其說大誤。王姜乃姜太公之女。（參0034王，0965安）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高鴻縉从許說，謂象躺臥不動之形。李孝定云『契文不象臥形，篆文作尸，象下肢下垂

亦無臥象，疑高坐之形，蓋當時東夷之人其坐如此，故即名之曰尸。許君訓臥者，蓋涉假尸為屍而混」（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四五）彝銘中除東尸外，尚有南尸、西門尸、淮尸等，甚眾，而李氏獨指為東夷之坐姿，恐乃泥於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一語。然其謂坐姿則是矣。古者臥與寢異，憑几曰臥，故象臥之形，非謂躺臥也。容庚亦謂尸非象臥躺之形。李氏謂論語「寢不尸」之尸，蓋假為屍，寢貴攲側，勿四肢展布如屍之陳。其說可从。郭沫若以尸為死人，其誤李氏已辨明」。

參1342夷。

〈大5〉「王令（命）趞戡東反尸（夷）」〈大19〉「南淮尸（夷）遱（遷）殳」〈大24〉「尸（夷）允唯三百人」〈大45〉「女（汝）尸（夷）」「尸不敢弗憼戒」「尸」「尸敢用拜韻首」「尸」「女（汝）

尸」「尸用或[又]敢⿱冉口再拜𩒨首」「尸箕其先舊」「雩生弔叔尸」「⿱竹亘武

靈公易錫尸吉金鈇鎬」「尸用⿰金攵作𨩍[鑄]其寶鐘」



居

居簋

〈1324〉

「△居題虘曰」



屖 競卣

〈2732〉「隹白屖父以成自即東」

「白屖父皇競各格于官」



競簋

〈1315〉「白屖父蔑御史競曆」「競揚白屖父休」



縣妃簋

〈1364〉「白屖父休于縣妃曰」「𣞤改每䍤敏揚白屖父休」



伯𩒨父鼎

〈1899〉「白𩒨父乍朕皇考屖白吳姬寶鼎」



屖尊

〈2115〉「屖易𦦶其乍父乙寶尊彝」



王孫鐘

〈0060〉「永保鼓之」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命瓜君壺

屖屖康盄

〈2833〉「屖屖康盄」「屖屖康盄」



鄀公鼎

〈0651〉「于朕皇考屖𨑫公」

〈0060〉「余圜宏龏恭㮚屖」

高田忠周曰說文辟法也从卩从辛卩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此說有誤今審法訓字元作𡰪从卩辛會意卩辛即節制罪人也法也者今所謂刑法治罪法也轉為凡法度義又為有法度之偁又用法之人亦曰辟爾雅辟君也是也此辟實當作𡰪經借辟為之耳辟實古文譬字說文譬喻也从言辟聲而凡言部字古文从口謀古文作𠰔謦古文作[殸/口]之類此為通例至小篆往往从口又从言即為重複同詞合詥周調咸諴之類皆是也然則先有訓法𡰪字次有諭義之辟从口𡰪聲兼會意已从口不須从言喻亦作諭口言同意故也以法喻告罪人此謂之辟是辟字本義轉為凡辟喻義辟𡰪轉注義相涉矣後人借辟為𡰪段借字專行而本字遂滅焉又更制譬字為譬諭專字猶借左右為𠂇又左右專行而𠂇又殆廢又制佐佑字為左右

義專字也但漢人亦尚有用字近本形者辟或作辟是也夫如此故知辟即璧辟即臂皆與辟當互證矣此篆前人多釋為遲以遲父偁器名非今正」(古籀篇二十五第四二頁)

孑于省吾曰「屖栖古今字一作棲詩衡門可以棲遲傳云棲遲遊息也是屖﹦謂安閑遊樂之意」(雙選上二第二二至二三頁厚子壺)

<0060>

周法高曰「說文八下尸部屖屖遲也从尸辛聲(先稽切)

段注屖遲即陳風之棲遲也

又二下辵部遲徐行也从辵屖聲……遟遲或从𡰥遲籀文遲从屖

段注。甘泉賦曰。靈遅遅兮。說者皆云上音棲下音遅。遅卽遅字也。

按屖遟同隸脂部。屖遅又是疊韵連語。所以可相通假。甘泉賦遅音棲。就是假為屖字。本銘屖假為遅。郭說犀屖為舒遅是也。本銘此二句皆形容狀態之語。

禮記玉藻。君子之容舒遅。

孔疏。舒遅。閑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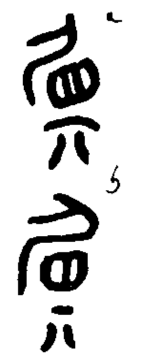
詩陳風月出。舒窈糾兮。

傳。舒。遲也。

廣雅釋詁四。舒。遅也。

案舒遅為連語。亦為同義字。(零釋一二九頁至一三〇頁釋䚈)

參閱1368㝬。



⿸尸⿱目丌 說文所無

「[illegible]錫[illegible]⿸尸⿱目丌敦金十鈞」「⿸尸⿱目丌敦用口

⿸尸⿱目丌敦簋 〈350〉

用[illegible]」其右子吹史史孟⿸尸⿱目丌敦萬用於

文于史孟」「⿸尸⿱目丌敦其

子子孫永寶」

高田忠周曰『按从尸从目从丌字形甚顯然字書所無因謂古文尸人通用又頁省作百百省作目亦為恆例此⿸尸⿱目丌蓋即顨亦顨省又从人為僎字僎亦字書所無當僎異文說文𢁉二卪也从二卪即僎具之意巽具也从丌从𢁉𢁉亦聲𢁉具也从人巽聲此𢁉巽僎三字音義皆同蓋元同字無疑又顨選具也从二頁選具即僎具也顨巽也从丌从顨顨𢁉古音同部易巽卦說文作顨顨巽亦元同字然僎亦當異文作僎耳』（古籀篇三十一第一五頁）

郭沫若曰「㞙字不識，或疑是屓，或疑是俱」（考古一九七二年第二期六九頁㞙敖簋銘考釋）

ᾳ 𢑝

㞯

楚㞯弔沱戈

〈3121〉

「楚㞯△余沱之㞯△口之孫口口口口楚王之元右王鐘」



舟父丁卣

〈2565〉舟万 父丁



父戊 舟爵

〈1819〉父戊舟 作尊



舟父 壬尊

〈2007〉舟父 壬



殺觶

〈2426〉殺亡父癸 彝舟



伯旅 舟鼎

〈0487〉白旅舟作旅 宗寶尊彝





洹秦 簋

〈1191〉舟 A·B



舟簋

〈0979〉舟作 寶簋

〈2712〉肖 冊冊 舟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肙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象形朱氏駿聲云按與目壬車馬等字同橫形直作方言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謂之舟按舟之始古以自空大木為之曰俞後因集板為之曰舟又以其沿水而行曰船

也。詩谷風「方之舟之」傳「船也」，轉義。周禮司尊彝「尊皆有舟」，司農注「尊下臺，若今時承盤」（古籀篇七十五第一頁）

△馬叔倫曰「倫疑巫當讀為服，服為舟之兩服，未造服字時，蓋即以舟之圖畫朋之，故此作巫」（刻詞七二頁父丁卣）

高鴻縉曰「按字原象形，秦人或加㕣為聲符作船，舟船一字。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謂之舟，漢時方言分別之也」

（字例二篇一四五頁）

<大9>「王乘𢏚舟，為大豐」「厌乘𢏚赤旂舟」



俞 不嬰簋

<1393> 啟允獵戈 虞侯西俞



魯伯大父簋

<1246> 魯白大父乍仲姬俞媵簋



蔡子鈃為愉 魯伯俞父盤

<2885> 魯白厚父乍仲姬俞媵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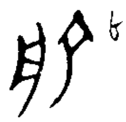
魯伯俞父簠

<1420> 魯白俞父乍姬仁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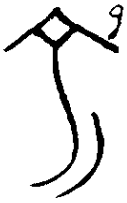
豆閉簋

<1368> 嗣𡨦俞邦君嗣馬



黃韋俞父盤

<2910> 黃韋俞父自乍飤器



齊鎛 勿或俞改 有義如渝或渝

<1062> 勿或有俞改

徐同柏曰 𦨶中姬名通餘 左昭十七年傳獲其乘舟餘皇 文選江賦注引作𦨶艎（从古卷六、四十一頁周魯伯大父簋）

林義光曰 說文云俞空中木為舟 从亼从舟从巜 巜水也 按古作𦨶小臣俞器 作俞師俞敦 从舟余省聲 余模韻 俞遇韻 雙聲旁轉 曾鼎作余與余

今形近』（文源）

e 郭沫若曰『艅字本作肸，舊釋艅而無說，今案字乃从舟从今，今即余之異文，余乃琜之初字，玉笏也，字之較古者作今，較晚者作余，即琜之正面形，上刻，中有玄纁之絢組，下有縸藉也，今則其側視形，別有師艅尊，文云，王女如上侯，師艅从王囚功，易師艅金，艅𩰫對𢊁𠃍，毕德，用乍厥文考寶彝，孫孫子子寶，當是同人之器，彼艅字作胗，所从余字乃正面形。』（兩攷一一七頁師艅段）

f 郭沫若曰『艅字作肸，与師艅段同，乃从舟从琜之側視形，訛変為小篆之俞，再変為今通行之俞字，注家不測，復从艅字附入說文，所謂蛇足也。』（兩攷一七二頁黃韋艅父盤）

郭沫若曰『亼字原作亼，余以為[王余]之側視形，刻上前後絀丿者其縲藉。艅字从此，此讀為渝』（兩攷二一一頁[龠俞]鎛）

吳闓生曰『朕字作舟卜，即朕也。盂鼎朕作朕，从舟从矢，此作↑即矢形，舊釋俞釋艅皆非，師艅敦艅亦此字』（吉文卷三第二〇頁豆閉敦）

高鴻縉曰『說文：俞，空中木為舟也，从亼从舟从巜，巜水也。羊朱切。』

按：俞見春秋時[龠俞]鎛，讀為渝，即俞字之初文也。全象獨木舟在水上之形，東南亞島民至今猶用之。後加舟為意符作俞，省作舟卜。說文就小篆立言，說字意是，說構造非』（字例二篇一四五頁）

船

船

南彊鉦

〈0013〉

「以□□船其舟□□□大□□□□阳其□□□盂」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船舟也，从舟㕣聲。世本，共鼓貨狄作舟船。墨子小取，船木也。蓋疑船者舟沿水而上下之言也。析言有別，混言不分別矣」（古籀篇七十五第三頁）

三 a

羅振玉釋彡　餘尊隹王十祀又五彡日　唐寫本玉篇彡

爾雅彤又祭也商曰彤郭璞曰書曰高宗彤日是也白虎通

昨日祭之忌礼

有不備故復祭也

唯王十祀又五彡日 〈2138〉

三 b

小臣邑斝隹王六

祀彡日在四月

隹王六祀彡日在四月 〈1896〉

三 c

𩰫卣遘于妣丙

彡日大乙奭

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奭 〈2720〉

三 d

文父丁簋

在十月彡日

在十月彡日 〈1311〉

a 方濬益曰古文五西清古鑑邢侯尊有酌字釋為酬偏旁與此

相近（綴遺卷十八．二頁小臣𢦏尊）

a 劉心源曰金石契釋彝布引元李治測圓海鏡記算有縱橫二

體其縱者五作Ⅲ其橫者五作三此銘五畫仍五字（奇觚卷五．

十二頁俞尊）

a

孫詒讓曰「三字金文未見吳引許瀚云積五畫即五字王十祀又五五日者十五年正月五日也案許謂積畫即五字近是而云十五年正月五日則不可通竊謂十祀自是十年又五五日者閏五月五日也紀日以積畫者或欲取重五之義特別異之五下不箸月字而又不可作重文故放三字積畫以為楬識」與(餘論卷二第二七頁餘尊)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彤船行也从舟彡聲」董作賓云「以彡為相續不絕似是後起之義在殷代當是伐鼓而祭之義祖庚時卜辭有辛亥卜出貞其鼓彡告于唐口牛一月言鼓彡可知彡與鼓有關侯家莊西北崗殷代陵墓中曾出土一鼓與他祭器並陳此殷人祭祀用鼓之實證也彡之義殆為鼓聲此可於彭字證之彭字作𢒠左為鼓形又為其聲即彡字也彭彡之初字殆擬鼓聲

之彭彡故伐鼓而祭即謂之彡矣」殷曆譜上編卷三祀與年頁十四引 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六。董說至碻金文彡字亦用作祭名李孝定謂「字實非訓象毛飾畫文而讀所銜切之彡其形雖同而音義各別也鼓聲彭彭相續不絕以此為祭謂之彡祭引申而有尋繹不絕之義耳作彡作融均只是同音段借」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六四 甲文有彡夕及彡日不管其為預祭與正祭或正祭與復祭其祭必以伐鼓為主要儀禮故名彡本無相續不絕之義後以連日而祭為其特異遂以又祭釋彡豈可以鼓聲不絕引申為尋繹不絕之義耶」

林潔明曰「按彡字卜辭亦有之羅振玉釋彤曰「書彤日之彤不見許書段先生謂即彤字公羊宣八年傳注彤者彤彤不絕是彤之義為不絕卜辭有彡日或作彡彡諸形正象相續不絕殆為彤日之本字彭字蓋从此得聲故卜辭中彭字或从三」見增考中

頁十六

董作賓以彡為鼓聲彭之初字。伐鼓而祭即謂之彡。余按董說亦有可商。蓋古代社會伐鼓而祭為東西中外之所同。伐鼓而祭非必即彡祭也。董先生所據者僅為彡字字形與彭字之旁相近而已。而彭為鼓聲則必藉鼓形以見意。單畫彡實無从見其為鼓聲也。是以彡為鼓聲之初字亦有昧於造字之法。余謂彡之義當如羅振玉氏說為是。彤日之祭。偽孔傳云。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說本爾雅。孫炎注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彤者相尋之意。彡為彤日之本字。且造字之法。數之多者不過三。故手五指而字作又象三指。彡連五畫顯象相續不絕之形。於六書當為指事。

朕 沈子簋 〈1391〉 「拜䭫首敢𥄳邵 告朕△吾考令」

傳卣 〈2733〉 「傳木朕△ 考罜」

井侯簋 〈1378〉 「朕△邵 福血朕△ 臣天子」

鄜伯取簋 〈1342〉 「用乍朕△文 考寶障毀」

豐兮簋 〈1259〉 「豐兮夷乍朕△皇考 尊毀」（蓋、器）

弔向簋 〈1360〉 「余小子司朕△皇考 乍朕△皇且祖幽大弔障毀」

麻伯簋 〈1347〉 「朕△辟天子麻伯令 氏臣獻金轂車」

「對朕△辟休乍朕△ 文考光父乙」

舀鼎 〈0679〉 「舀用絲金乍朕△文孝考宄白伯䵼 牛鼎 弋以唯朕△口口禾是賞償」

舀壺 〈2834〉 「用乍朕△文考 釐公障壺」

諫簋 〈1370〉 「用乍朕△文考 叀白障毀」

趞鼎 〈0621〉 「趞乍朕△文考胤 白尊鼎」

彔伯簋 〈1380〉 「用乍朕△皇考 釐王寶障毀」

德克簋 〈1262〉 「德克乍朕△文 且考障毀」



師遽簋

〈1351〉王乎(呼)師朕易(錫)師遽貝十朋



克鐘

〈0053〉用乍(作)朕皇且(祖)考白(伯)寶劃鐘



克鼎

〈0675〉昔余既令女(汝)出內(納)朕令，勿灋(廢)朕令

用乍(作)朕文且(祖)師華父寶齍彝



商𣪘簋

〈1306〉魯士商𣪘肇乍(作)朕皇考弔(叔)猷父尊簋



毛公鼎

〈0680〉[illegible]余朕立(位)小子，師氏虎臣雩[illegible]

朕事

朕褻衣



頌鼎

〈0674〉用乍(作)朕皇考龔弔(叔)皇母龔始(姒)寶尊鼎



頌壺

〈2836〉用作朕皇考龔叔



善夫克鼎

〈0662〉克乍(作)朕皇且(祖)釐季寶宗彝，克其日用𩰫朕辟魯休



大作大仲簋

〈1330〉用作朕皇考大中(仲)尊

毁



仲𣪘父簋

〈1307〉中(仲)𣪘父乍(作)朕皇考遟白(伯)王母遟姬尊簋



仲𣪘父簋二

〈1308〉中(仲)𣪘父作朕皇考尊簋



頌簋

〈1392〉用作朕皇考龔叔 A·B


師虎簋

〈1383〉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 用乍朕剌考日庚障殷


大豐簋

〈1379〉隹又朕賸 又有慶


麓伯簋

〈1344〉貞用卲享于朕皇考


獻編鐘

〈0037〉用乍朕文考釐白伯龢林畐鐘


師寰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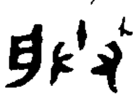
〈1381〉余用乍朕後男巤臘障殷


大鼎

〈0666〉用乍朕剌考己白伯盂鼎


師望鼎

〈0669〉用乍朕皇考宮九公障鼎


康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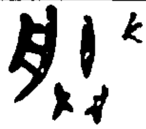
〈0657〉用乍朕文考釐白伯𩰫障鼎


休盤

〈2922〉用乍朕文考日丁障般


沂伯簋

〈1389〉朕不顯且祖玟珷用乍朕皇考武沂幾王障殷


豆閉簋

〈1368〉用乍朕文考釐弔叔𩰫殷


師酉簋

〈1374〉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用乍朕文考乙白伯宮九姬障殷



1′

㝬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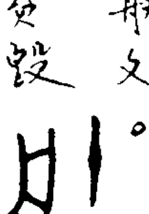
〈0061〉朕猷又有成亡競



h′

宴簋

〈1316〉宴用作朕文考日己寶殷



o′

弔角父簋

〈1239〉叔向父作朕皇考宄公尊殷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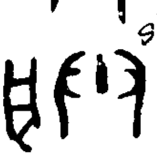
q′

追簋

〈1355〉用作朕皇祖考尊殷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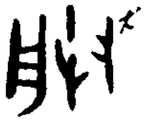
r′



s′

史簋

〈1376〉用作朕皇考剌白陴殷 (A·B)



t′

伯殷父簋

〈1282〉伯殷父作朕皇考遟伯吳姬尊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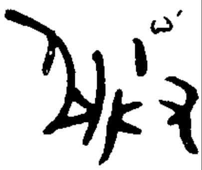
u′



v′

䡇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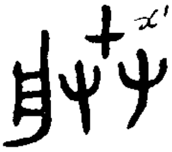
〈0671〉勿灋廢朕命用作朕文考瀕公宮陴鼎



w′

寍鼎

〈0648〉用作朕文考釐叔尊鼎



x′

封仲簋

〈1319〉封中仲作朕

皇考桓中仲鄭龔尊殷



y′

秦公簋

〈1382〉不顯朕皇且祖虔敬朕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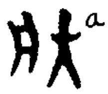


z′

盂鼎

〈0676〉余余隹即朕小學勿

灋廢朕令命



a″

先獸鼎

〈0593〉先獸作朕考寶尊鼎



b″



c″

無㠱簋

〈1353〉無㠱用作朕皇且祖釐季尊殷 (A·B)



師嫠 簋

〈1388〉

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

用乍朕皇考輔白(伯)𩜁(尊)簋



克 鼎

〈0675〉

穆穆朕文且(祖)

師華父



拍 敦 盖

〈1500〉

拍乍朕配平

姬庸宮祀彝





者沪 鐘

〈0658〉

台(以)克

忞克

朕辟(A·B)台(以)肅祇口朕立(位)(A)

台(以)肅祇克朕立(位)(B)



吉日壬 午劍

〈3159〉

朕余

名之



仲辛 父簋

〈1304〉

中(仲)辛文(父)乍朕皇且(祖)日

丁皇考日癸𩜁(尊)簋



買簋

〈1321〉

其用追孝于朕

皇且(祖)啻(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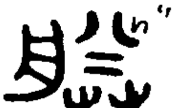


屖弔多 父盤

〈2921〉

屖叔多父作朕皇

考季氏寶支盤



戈弔朕 鼎

〈0618〉

戈戴弔叔朕

自乍作饎鼎



朕尊

〈2057〉

朕乍文

癸尊彝



孳乳為賸

弔上作弔媍賸匜

〈2981〉奠大內史弔叔上乍作

弔叔媍朕△賸盉匜



鑄公

簠

〈1430〉[illegible]

鑄公乍作孟妊車

母朕△賸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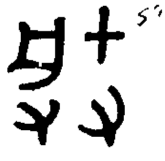


邾友

父鬲

〈0746〉[illegible]晉父朕△賸其

子[illegible]孃曹寶鬲



中伯

壺

〈2817〉中

白

乍[illegible]姬[illegible]

人朕△壺



魯伯

鬲

〈0739〉魯白愈父乍[illegible]

姬羊朕△賸[illegible]鬲



薛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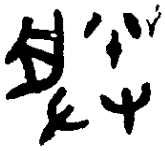
盤

〈2907〉[illegible]侯乍

作弔叔妊

𥃷朕△賸

般盤



薛侯

匜

〈2970〉薛侯乍叔妊

𥃷朕△賸匜



齊侯

敦

〈1499〉齊侯作賸△[illegible]

口孟姜膳敦



毛弔

盤

〈2903〉毛叔朕△彪氏

口姬寶盤



[illegible]伯

匜

〈2945〉[illegible]白伯[illegible]妊父朕賸

姜無須它匜



會始

鬲

〈0197〉會媼始

朕△鬲



陳侯

鼎

〈0588〉陳侯乍朕△媯

[illegible]母賸鼎



盆

中子化盤

〈2906〉「自乍(作)盤△(盤)」



轉盤

〈2572〉「轉乍(作)寶盤△(朕)」

〈0026〉「龕事朕△辟」

〈0033〉「廣啟朕△身」

〈0035〉「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且(祖)考歅懿德」

〈0046〉「口口口口乍(作)朕△皇考叔氏寶林鐘」

〈0049〉「用乍(作)朕△(朕)皇且(祖)考龢鐘」

〈0057〉「用乍(作)朕△皇考叀叔大林龢鐘」

〈0061〉「寏儕父乍(作)畧句朕△」

〈0557〉「史喜作朕△文考翟祭」

〈0579〉「鄦去魯生乍壽母朕△貞(鼎)」

〈0579〉「伯氏始(姒)氏乍(作)䰙嫚臭朕△(媵)貞(鼎)」

〈0588〉「陳侯乍(作)朕△嬀囧母賸鼎」

〈0599〉「自頣父乍(作)朕△皇考𡰥伯吳姬寶鼎」

〈0614〉「用享孝于朕△文祖」

〈0616〉「朕△」

〈0654〉「乍(作)朕△文考口叔𪔁(鼎)彝」

〈0661〉「用乍(作)朕△(文)考鄦伯天君其萬年」

〈0664〉「用乍(作)朕△剌考隮鼎」

〈0668〉「用𩰫于朕△剌(烈)考」

〈0670〉「从乍(作)朕△伯隮鼎」

〈0672〉「用乍(作)朕△文且(祖)辛公隮鼎」

〈0678〉「用乍(作)朕△皇且(祖)丁公皇考叀公隮鼎」

「命禹絽朕△且(祖)考」「曰于匡朕△𢑚(?)慕叀西六自殷八自伐噩侯」

馭方」〈07527〉「茍公乍鑄京氏婦叔姬朕△鬲」〈07317〉「白伯家父乍孟姜朕鬲」〈2337〉「是鷰

乍朕△文考乙公尊簋」〈2717〉「咎容乍作朕△文考日辛寶䵼尊毁」〈1299〉「遫乍

朕△文考胤白尊毁」〈1332〉「譱膳夫汈梁其乍朕△皇考叀惠中仲皇母叀惠𡚱

䵼毁」〈1334〉「朕△匋君公伯錫𠂤臣弟豦井五杲」〈1335〉「鬻兄乍朕△文且乙

公皇考季氏尊毁」〈1365〉「用乍朕△皇且祖白囷父寍毁」〈1367〉「用乍朕△

文考叀仲䵼𩑦毁」〈1371〉「伊用乍朕△不顯文且祖皇考徲弔叔𩑦鬻

𩁹」〈1372〉「𩁹對䵼揚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剌烈且祖𩰫公𩰫毁」〈1375〉「全

余用乍朕△剌烈考害𠭯毁」〈1385〉「用乍朕△皇考𤔲公𩰫毁」〈1393〉「用

乍朕△皇且祖公白孟姬䵼毁」〈1438〉「𣪘厌乍作孟姜𩰫朕△媵匜」〈1443〉「弔

叔朕△𦅫其吉金」「弔朕△𩰫𩰫」〈1479〉「改作朕△文考乙公旅盨」〈1497〉「𦋺

从乍朕△皇且祖丁公文考叀公盨」〈1508〉「用邵昭洛格朕△文祖考」〈2098〉「虢

叔作叔毁穀尊朕△」〈2137〉「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2151〉「用乍作朕△文祖

盆益公寶隮彝」「盞敢拜𩒨首曰剌剌朕△身」「遹朕△先寶事」<2445>「用乍朕△文且益公寶隮彝」「更朕△先寶事」「盞敢拜稽首曰剌口朕△身」<2733>「用乍朕△考日甲寶」<2883>「𧻚白伯𡢁父朕△賸姜無須般盤」<2894>「魯白愈父乍鼄姬月朕△賸般」<2924>「用乍朕△皇考奠白奠姬寶般盤」<2937>「蔡侯乍姬單朕△匜」<2947>「黃中仲白乍朕△它匜」<2954>「魯白愈父乍鼄姬口朕△賸它匜」<2150>「余用乍朕文考大中寶隮彝」

o"方濬益曰「說文云朕我也唐本玉篇云尚書帝曰有能庸命巽朕位漢書朕未有子又天子稱朕爾雅朕我也野王按自稱我也又曰朕身也朕予也史記秦始皇廿六年天子自稱曰朕蔡邕獨斷曰古者上下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皋陶與舜言朕屈原朕皇考曰伯庸秦獨天子以為稱漢因不改濬益 按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又頌朕不暇聽朕教汝考朕

昭于刑其永觀朕子懷德逸周書祭公解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莊子在宥篇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濛曰朕又何知此皆古昔通稱之證後世以天子自稱遂疑秦皇自為崇重之辭今按白虎通曰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是朕者亦猶寡人不穀之謂此孤義僅存人罕徵引故匙有知此說者矣朕作父癸尊彝亦如他彝器銘文之云自作某器者同或以為與後卷朕矛皆作器人名」（綴遺卷二十四十四頁至十五頁朕父癸觶）

α″劉心源曰「塍从工乃土之壞文盖段塍為媵伯元匜云塍匜是也凡言媵者皆嫁器說文作倂云送也呂不韋曰有姺氏呂伊尹倂女古刻亦作賸說文賸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古刻亦用朕蓋省文也」（奇觚卷一二八頁陳侯鼎）

劉心源曰『朕它器多作賸，此盖从舟从𠬞將十以連之，非从内。陳氏釋作賸，題此為賸敔，謂是文王子賸之器，不知賸从舟作𦩎，隸書且不作内，况古篆乎』（奇觚卷四、十二頁天無敔）

林義光曰『說文云：賸，我也。闕。按攷工記「視其朕，欲其直也」。函人、戴氏震云：舟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之朕。段氏玉裁以為本訓舟縫，引伸之為凡縫之稱。凡言朕兆者，謂其幾甚微，如舟之縫、龜之坼也。瞽下云目但有朕也，謂但有縫也。从舟𠔉聲。古作賸（毛公鼎），變作朕（無㠱敦）』（文源）

馬叙倫曰『朕為賸省。賸器金文多見，字則說文作賸，而金器中如舊釋姬單匜之賸亦從𠔉，但𠬞在上，火在下耳，餘以從𠔉從

灷者為恒見。蓋古有𤇾灷三字，𤇾從灷火聲，火音曉紐，故送從
之得聲音入心紐，同為次清摩擦音也。灷從廾十聲，十音禪紐，
故朕字從之得聲音入澄紐。禪澄同為舌面前音，古讀同歸於
定也。若𠬞則從廾廾聲，廾從十八聲，八音封紐，讀脣齒音，入非
紐。非心曉同為次清摩擦音。從十得聲之汁音入照三，卅從三
十，實十之音轉而入心紐，世卅一字，而世音入審三。從朕得聲
之勝音亦審三，則朕自可從灷得聲作朕，或從𤇾得聲作𦞉，亦
可從𠬞得聲作䐬。𠬞𤇾𤇾則轉注字也（刻詞一二七頁號叔尊）
b' 孫作雲曰「其實不論在金文中或古書中，朕字作我、我的講，幷
行不悖。就以銅器而論，在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大系中，就
可以找出三個例子。(二)康王時代的周公毁，記載焚受王封賜
之後，結尾曰：朕臣天子，用册王令（命），作周公彝。意思是說，我臣

服于天子、因此把王的命令記載下來、作祭祀周公用的彝器、以為紀念、朕臣天子即我臣于天子、臣字作動詞用、并不是我的臣天子、朕臣天子的用法、猶如歷王朝的銅器師艅毁曰、艅其萬年永保臣天子、去掉其萬年永保等副詞、這句話只是說艅臣天子與朕臣天子詞例全同、艅是主詞、作器者自稱其名、朕也是主詞、即我、(三)西周末年禹鼎銘文曰、賜朕□□(二字不清楚、但就殘存的上半截般字看、當為鞶字、易經訟卦、或錫之鞶帶、正是臣工受賜之物、說文、鞶、大帶也、總之、二字決為賜物之名)也以朕為我、(三)戰國時代趙國銅器吉日劍銘文曰、吉日壬午、作為元用、玄鏐鏄呂、朕余名之、謂之少□、朕余即是我、而不是我的、

從古書上看、以尚書周書為例、用朕為我之句亦甚多、其最顯

著者為大誥、肆(故)朕誕(語詞)以爾東征、若涉淵水、予往惟求朕攸濟、朕卜幷吉、若昔朕其逝、康誥時(此)乃引惡、惟朕憝(代)、多士、朕不敢有后、昔朕來自奄、今朕作大邑于茲洛、無逸、厥愆曰朕之愆、凡此周書皆西周初年文字、與天亡毁同時、又皆為無可懷疑的真周書、可見朕字用法不限于作我的解、也可以作我講的、詩經周頌是西周初年詩、其訪落曰朕未有艾、也用朕作我解、本銘惟朕有慶、即惟我有慶、其句法與詩經小雅楚茨孝孫有慶(又見魯頌閟宮)同一結構、可見朕即是我(文物一九六〇年五月五十一頁至五十二頁再論天亡毁二三事)」

丁山曰「朕我也、闕、

鈕樹玉曰說文無灷故云闕也、段玉裁則謂我也二字亦妄人

補艅在舟部其解當曰舟縫也從舟𠍊聲何以知其為舟縫也考工記函人曰視其艅欲其直也戴先生曰舟之縫理曰艅故札續之縫亦謂之艅所以補許書之佚文也本訓舟縫引申為凡縫之稱凡言艅兆者謂其幾甚微如舟之縫如龜之坼也目部瞽下云目但有艅也謂目但有縫也釋詁曰艅我也此如卬吾台余之為我皆取其音不取其義云從舟𠍊聲者人部佚字亦云𠍊聲今說文雖無𠍊字然論例當有之凡勝騰滕螣黱皆以艅為聲則艅古音當在六部矣按戴段之說是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玄注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形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也孔疏璺罅謂破而不相離也破而不相離則成裂縫是艅兆之名初亦因其罅縫也故漢前之書凡有罅縫者輒謂之艅鬼谷子巇

始有朕莊子應帝王而游無朕今本作眹朕之譌朕者⿰舟灷之省形凡故書眹皆當作朕淮南詮言引此作無朕可證帝吾向示之以太沖莫朕朕皆縫也洪亮吉曰朕立舟部或始造舟時名之為朕以其有屮収之義曉讀書齋雜錄下鄒漢勛曰古人稱吾吾乃小兒也朕則小兒之胎未成者讀書偶識卷十轉不如吳夌雲小學說⿰舟灷謂舟有釁罅之為近矣朕之形篆文左從舟右從灷灷字許書失紀玉篇曰火種也楊慎譚苑醍醐據管子弟子職昏將舉火執燭隅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曰櫛段借字正作灷從火從収音燼以為即燼之初文劉書年經說及鄒漢勛讀書偶識推闡尤詳吳夌雲因又謂灷與釁同意釁象収推林內火推而內之也者即送之謂也灷象兩手推火形釁⿰舟灷亦聲相轉當以灷為本字而⿰舟灷⿰亻灷⿺辶灷三字音義從之⿰舟灷之訓我猶推予之予亦訓我也展轉引申必以我為朕之別義按之

金文固皆以朕為我而其形則變化無方有作朕(鄭父壽鼎)者有作朕(善父克鼎)者有作朕(羌伯敦)者有作朕(周公鐘)者有作朕(宗周鐘)者有作朕(奉公敦)者有作朕(仲辛父敦)者有作朕(傳卣)朕(盂鼎)者有作朕(魯伯鬲)朕(脖侯盤)朕(齊侯敦)者未嘗見如玉篇譚苑所說朕之偏傍或從火也

更上考之卜辭大抵如宗周鐘作朕(殷契卷四第四葉)或朕(後編上二十葉)其右之灷亦不從火然則爈櫛火種云云皆就篆文立說非灷之古義其展轉引申以我為朕別義者亦影響之談矣灷毛公鼎作灷曰錫汝兹灷用歲用政吳大澂釋云兹灷當即絲灷古弁字說文覍冕也籀文作覍或作𠔿詩絲衣其紑戴弁俅俅傳云絲衣祭服也箋云弁爵弁也公羊宣元年傳注皮弁武冠爵弁文冠(愙齋集古錄)孫詒讓云灷古灷字似從十從収其本義無可徵疑含有侍奉供給之意(名原下)山謂灷即舂之上半從収持杵象

形 杵

有所撞擊蓋舂牘之本字釋名釋樂器舂牘舂撞也牘築也以舂築地為節也周官笙師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鄭玄注舂者謂以築地鄭衆注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金文作𠬞者上象應卜辭作𠬞者上象竹形至明白意至顯然古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後漢書明帝紀城旦舂注鼎文錫女茲𡦜猶言賜汝女奴矣舂與送佚聲韻俱近𡦜諧𦨶聲也廣韻猶音而朧切是𦨶之古音亦在東冬部而諧𡦜聲𡦜與縫為疊韻戴段訓𦨶為舟縫引申為凡一切縫之稱尤合音訓之理尤踔切而不可易（闕義三四頁至三六頁）

〈大14〉「茍敔𦨶夙夕勿灋廢𦨶令」「用乍𦨶皇文考盃白伯寶障毁」

〈大18〉「敔𦨶夕勿灋廢𦨶令命」〈大20〉「用乍𦨶穆考後仲障𡨦壺」〈大21〉「用

乍朕△文考乙仲將𣪘」〈大23〉「𢆶乍朕△皇考𩫖彝尊鼎」「𢆶用高孝于

朕△皇考」〈大24〉「用乍朕剌烈且祖乙白咸𥁕姬寶𣪘」〈大25〉「敬夙夕勿

灋廢朕△命」〈大26〉「用乍朕△文考寶𣪘」〈大27〉「鄭用乍朕皇考龔白尊

𣪘」〈大44〉「慶弔叔攸作朕△媵子孟姜盥鑑」〈大45〉「余命女汝政于朕△三軍

「𦳣肅成朕△𩊚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女汝妥

褮朕△行𩊚師」「弗敢不對𢿢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女汝台以

卹余朕△身」〈大47〉「余佳司嗣朕△先姑君晉邦」〈大50〉「不丕顯朕△皇且祖」

「虔敬朕△祀」

般 般甗

〈0813〉 王商作册般貝

趞曹鼎 王在周般宮

〈0656〉 王才在周般宮

利鼎

〈0661〉 王客格于般宮

齊陳曼簠

〈1434〉 乍作皇考獻叔饙般 (A·B)

蔡子乳為盤 彡甲盤

〈2926〉 伯吉父乍般盤

兔盤

〈2917〉 用乍般盤盉

齊侯盤

〈2918〉 齊侯

乍媵寡孟姜盥般盤

圅皇父簋

〈1326〉 圅皇父乍琱妘般盤盉障器殷鼎具

匽公匜

〈2950〉 匽公

乍作為姜𥡴般盤也匜

𩡧盤

〈2197〉 毛王母媿氏顯般

取膚盤

〈2900〉 取膚子商鑄盤

啚父盤

〈2878〉啚父乍女寶盤△

史頌盤

〈2891〉史頌乍般盤△

穌甫人盤

〈2882〉穌甫人乍

嬭妃襄滕般△

中皇父盉

〈1949〉王中仲皇父乍孟嬃般盉△

干氏弔子盤

〈2904〉干氏叔子作中姬客母滕般△

毛弔盤

〈2903〉毛叔朕彪氏孟姬寶般△

弔五父盤

〈2896〉叔五父作寶盤△

鄭伯匜

〈2973〉奠鄭白伯

士叔皇作盤匜

寰盤

〈2924〉周乍朕皇考奠白奠姬寶般盤△（A·B）

楚季盤

〈2902〉楚季苟乍

孀陳滕媵般盤

大師子大孟姜匜

〈2977〉大師子大孟姜乍般盤寶匜

仲𠭯父盤

〈2901〉仲𠭯父作婦姬尊盤△

魯伯盤

〈2894〉魯白愈父乍邾姬仁朕羞般△

來夌盤

〈2888〉來夌乍鑄般△



夏伯盤

〈2883〉本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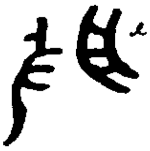
余卑盤

〈2919〉自作鑄其盤



休盤

〈2922〉用乍般文考日丁障般



吳盤

〈2874〉吳乍寶般盤口



師寏父盤

〈2898〉師寏父作季姬盤



㝬弔多父盤　省舟

〈2921〉㝬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寶支般盤

多父其孝子作茲寶支盤

〈2885〉魯白厚父乍仲姬艅俞賸媵般盤

賸般盤

〈2893〉才敢乍姜般盤

〈2887〉京弔叔乍作孟嬴媵

〈2907〉肯侯乍作弔叔姬殷朕媵般盤

〈2908〉隹番□白者君自乍寶般

〈2909〉齊弔姬乍孟庚寶般盤

方濬益曰彝器文盤多作般此作㪔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古文般从攴作般按般从殳與股同意

古般多通股易明夷夷于左股釋文引馬融王肅作般云旋也曰隨天左旋也爾雅鈎盤河釋文盤作般云李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是般股形近而義同可互通也般又通班左傳僖公五年曹伯般卒公羊作班檀弓公輸般墨子作盤孟子注列子湯問皆作班般又通服周幽王少子伯服古文作伯盤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倞注云李作讒人般矣蓋古服音蒲北反與般一聲之轉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古文作舣从人𠬝與殳形聲並近又同以旋為義故般服亦互通也蓋般班古同音通用字般股服古形近通叚字籀文貴密則為盤為槃為鎜古文尚簡則為般為般為殳殳所以旋也消去舟若曰旋義已見故不妨更从約傷也」

(綴遺卷七、十二頁至十三頁叔多父盤)

方濬益曰禮記內則少者奉槃注槃承盥水者儀禮士喪禮新盆盤瓶廢敦重鬲皆濯注盤承溴濯亦謂盥器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古者以槃盛血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則為盛血之器又凌人大喪共夷槃冰士喪禮有冰用夷槃可也注夷槃承尸之器經典中無以盤為食器者後世所見古器大抵皆盥盤此銘獨曰飤器（案黃季俞父盤）又其形制平底三足而無耳異於諸器是食盤之制周時已有之南史齊武陵王曄侍武帝宴貂抄肉柈柈即盤之俗字字从木當是以木為之者也（綴遺卷七、二十四頁黃季俞父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令舟旋者也按古作般（盤）今田从攴攴象手有所持以旋舟（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般古文般从攴案甲骨文金文皆从攴作與此同篆文从殳者譌變也」(古攷八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般古文从攴』段注云『各本作从支誤今正从攴猶从殳也』金文皆从攴段說是也郭沫若云『此般庚作⿰冉月月乃凡字槃之初文也象形前片作肞即後來之般字字當作肞譌變而為从舟从殳而析槃字乃益之以木作槃或益之以皿作盤金文伯侯父盤字作鎜則从金均繁文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七一引)李孝定然其說謂凡作月舟作夕般字本从凡从攴象凡(槃)之旋譌而从舟遂有象舟之旋之義(仝上頁二七七三)月夕異物李說誠是然般為承槃旋

之何義竊疑般辟字从舟不誤从攴以旋舟承槃字之象形作凡。般槃音同。凡舟形近。金文遂段般為槃。後从皿以示其類。从金以示其質。盤鎜並為形聲字。」

參 0332 興。


a

盂鼎 服

<0676> 「女(汝)妹辰又大服」


b

井侯簋

<378> 「䨟井侯服」


c

趩簋

<1361> 「王乎(呼)內史冊令(命)……」

趩尊 「……祖考服」


d

服尊

<2125> 「服肇夙夕明享」


e


f

作冊魖卣

<2734> 「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

「大史咸見服于辟王」


g

毛公鼎

<0680> 「才(在)乃服」


h

克鼎

<0675> 「王勵諫克王服」


i

番生簋

<1387> 「勵于大服」

<0677> 「入服酉(酒)」「征邦賓尊其旅服」「三口入服酉」「三事口口[入服]酉」

<1366> 「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

林義光曰。說文云。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也。从舟𠬝聲。

按舟者所用之物。服亦訓為乘。詩巷無服馬。田叔于田箋云。服乘也。

舟亦所乘之物古作服（毛公鼎）』（文源）

郭沫若曰『服即尚書酒誥惟亞惟服之服』（兩攷五十六頁靜毁）

商承祚曰『說文般、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及聲、般古文服从人、案金文大都作般、與篆文同、隹余林鉦鍼作服、與此同』（古攷八一頁）

『楊樹達曰『番生毁云、丕顯皇祖考穆穆克誓（哲）厥德、嚴在上、廣啟厥孫子于下、勵于大服、班毁云、丕杯丮皇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姒聖孫、隥（登）于大服、大服猶言大位或高位也、克鼎云、勵克王服、謂拔擢克任王職也、𩰫卣云、尹其亘萬年受厥

永魯䛐亡兢在服、亡兢與亡疆同、言無彊在位、猶他器恒言畯臣天子也、班𣪕又云、王命毛伯更虢𨙻公服、更當讀爲賡、或賡、謂命毛伯繼虢𨙻公之職位也、䞩尊云、王乎內史册命䞩更氒祖考服、謂命䞩繼其祖考之職位也、禮記祭統載孔悝鼎銘云、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謂繼女父之職位也、書多士云、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廷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有服在大僚、有服並謂有職事也、此服字之義也、」(積微一〇八頁井侯彝跋)

楊樹達曰「古文服字皆用爲職事之義、故舊詁多訓爲事、此事字當如今日通言謀事之事、班𣪕云、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更讀爲庚、續也、見毛詩大東傳、此謂王命毛伯繼虢城公之職也、䞩尊云、王乎內史册命䞩更氒祖考服、更字亦當讀爲庚、此言命䞩繼

其祖考之職也。井侯彝云王令焚眔內史曰蒪井侯服。蒪當讀為匃與也。見廣雅釋詁三 此王命焚及內史與井侯以職也。毛公鼎云女毋敢冢隊在乃服。此言女毋墜失於其職也。臣卣云 尹其亘萬年受氒永魯 蝦 亡競在服。競當讀為竟。無競在服謂在職無終已也。克鼎云。勵克王服。勵讀為擢。謂拔擢克使任王職也。番生殷云 丕顯皇祖考穆穆克誓哲氒德。嚴在上。廣啓氒孫子於下。勵於大服。班殷又云 丕丕丮皇 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姒聖孫。登於大服。大服今言要職或重職也。禮記祭統載孔悝鼎銘云 若纂乃考服。纂讀為纘。繼也。纂乃祖服猶趧尊之更氒祖考服也。以此義推之。詩書書大誥云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嗣服猶班殷趧尊之更服。孔悝鼎之纂服也。無疆服即臣卣之無競在服也。古競疆音同 大歷與 天歷同。論語堯曰篇云。天之

歷數在爾躬天歷即天之歷數嗣無疆大歷服謂繼嗣萬年無疆天之歷數之職意即嗣為天子也康誥云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惟與雖同文言女雖小子而汝之職則大也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外服內服即外職內職猶後世言外官京官也詩小雅六月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共武之服謂供武之職也大雅下武云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嗣服謂繼職此與書大誥言嗣服者正同也又蕩云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在服即在職也職位義近故與在位為對文也毛傳訓蕩之服為服政事失之也」(小學七八至七九頁釋服)

林潔明曰「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𦨈古文服从人」按字从舟無義許說亦甚牽強金文字或从月月盤

之象形字（郭沫若說）余意服字本義當為服事字从月反．反亦聲．蓋象人奉盤服事之象．詩大雅蕩「曾在是服」傳「服，服政事也」．引申而服事天子之邦國亦曰服．尚書「惟亞惟服」是也．又以音同意近用為㞋反之反，書武成「而萬姓悅服」，易繫辭「服牛乘馬」等皆是．」

周法高曰：「白川靜亦主服字之原義與祭事之儀禮有關．反象人㞋服之形，服象臨盤服事之意．說文新義卷八一五九頁．又參1156般．」

〈大6〉「王令命毛白伯更虢甗公服．」「㝵登于大服．」



⿰舟若 說文所無

⿰舟若伯簋

<1000> ⿰舟若白乍寶彝

方 戍甬鼎

〈0617〉王令宜子迨西方于省

般甗

〈0813〉王宜夷方無敄

鯀尊

〈2138〉唯王

來征夷方

矢方彝

〈2446〉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方 舍三方令

𤔲卣

〈2724〉月唯子曰令望人方𦣻

大盂簋

〈1379〉王凡風三方

保卣

〈2725〉遘于四方

矢尊

〈2152〉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

舍三四

乙亥鼎

〈0623〉唯王征井方

盂鼎

〈676〉匍有四方 ……

鄂侯鼎

〈0663〉馭方 ……

方甲盤

〈2926〉王令甲政 ……

毛公鼎

〈0680〉……

「虢許上下若否雩三方」「命女(汝)亟一方」



禹鼎

〈0678〉「奠西方」「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撲伐噩侯馭方」

「曰于匡朕肅慕東西臣殷人倡伐噩侯馭方」「敦伐噩休獲氏君馭方」



虢季子白盤

〈2925〉「經維經維四方」

「用政征緣方」



秦公簋

〈1382〉「竈造囿佑三方」





曾伯簋

〈1446〉「具俱既卑俾方」(A·B)



鄀王子鐘

〈0051〉「頵于四方」



召卣

〈2722〉「王自穀吏使賞畢土方五十里」



不嬰簋

〈1393〉「不嬰馭方」



彔伯簋

〈1380〉「右佑闢闢三方」



番生簋

〈1387〉「用諫三方」

〈0652〉「錫方鼎一」〈0665〉「師旅眾僕不從王征于方」〈0675〉「畯侯尹三方」〈0677〉「告曰王口孟呂口口伐戚方」〈2837〉「庳伐口寅其王駟乾方紉縢相箱䌨馬口口口其王䌨馬」〈3012〉「廣嗣治三方」〈3115〉「邛季之孫口方或之元」〈3118〉「印鬼方繇口攻旁」

徐同柏釋旁曰「字从H方方亦聲說文央从大在H內央旁同意」（从古卷十、三十八頁周丕簋）

林義光曰「說文云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按方為兩舟總頭其形不顯古作[illegible]（易尊彝丁）作[illegible]（番生敦）即丙之變形方丙同音本與丙同字邊際也變作[illegible]（不𣪘敦）作方（駁方鼎）說文云旁溥也从二上闕方聲按古作[illegible]（器旁）作[illegible]（旁彝丁）从凡方聲方旁古通用當即方之或體」（文源）

V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用為旁字。然審篆形，旁字作房，自別。此方明方字，冂與下文之∧皆為介之省，从宀與从戶同。此為房字所不容疑。說文：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釋名：房，旁也，室之兩旁也。字从宀，即為正當也。又按說文：彔字，訓刻木彔彔也，象形。金刻古文作[illegible]，此明从房省，彔以象其義。然則房室有飾刻者此謂彔也。山節藻梲之為飾之類也」（古籀篇七十四第三四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總頭形。或从水作汸。蓋當作凵重凵之省也」。或作一，亦同，以象總結之意，即此一種象形也。爾雅釋水：大夫方舟。李注：竝兩船曰方舟。詩廣漢：不可方思。谷風：方之舟之。莊子山木：方舟而濟于河。皆字本義也」（古籀篇七十五第一二至一三頁）

徐中舒曰甲骨文及銅器之方作

方般虛書契卷二第十五葉 才 第十六葉 方 卷五第十一葉

方 第十三葉

方 第二三葉 方 後編下第四葉

才 俎子鼎 才 般甗 才 方 曾伯簠 才 兮甲盤

方 不嬰敦 方 番生敦 方 召尊 方 彔伯敦

象耒的形製尤為完備故方當訓為一番土謂之坺之坺初無方圓之意(古匚即方員字)方之象耒上短橫(如番生敦等)象柄首橫木下長橫即足所蹈履處旁兩短畫或即飾文小篆力作方即其遺形

古者秉耒而耕剌土曰推起土曰方方或借伐發墢等字為之

直庛則利推(庛即耒下端歧出者)句庛則利發(考工記車人)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𡿨(考工記匠人)

及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於千畝——國語周語

孫詒讓周禮正義説伐即坺之借字其字又通作發俗作墢蓋

方坺伐發墢古皆讀重唇音故得互通詩甫田以社以方我田

既臧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方社當即農家祈年之祭社為

后土方自為連類而及之事月令季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據此文則社即祠於公社方即祠於門

閭詩楚茨祝祭於祊傳祊門内也説文引作鬃云門内祭正與

此合祊社同為祈年之祭故字亦可互通左傳襄二十四年以

守宗祊周語今將大泯其宗祊宗祊即宗社方社並稱祊社互

稱故知方即坺之本字又詩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大田

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

好實穎實栗—生民

此兩方字次敘均在蒔藝之先亦當為坺土之事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總頭形從兩舟省今觀甲骨銅器中方字全無象兩舟總頭形之意蓋方可訓併而不可訓併船爾雅釋水大夫方舟李注竝兩船曰方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釋文司馬注方並也古者耦耕故方有並意又儀禮柄皆作枋耒為曲柄故聲轉為柄（集刊第二本一分一七至一八頁耒耜考）」

高鴻縉曰「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汸方或从水府良切又旁溥也从二闕方聲𠀀古文旁𣃦亦古文旁雱籀文步方切

按字原意為旁邊之旁倚刀畫其靠架一形由物形冂生意故託刀倚架旁之形以寄旁邊之意狀詞亦用為名詞儀禮大射

禮左右曰方、易象傳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或又用為副詞、如書立政方行天下、即旁行天下也、用本意、商周借為方國之方名詞、又通叚以代口員之口、久而成習、遂失其本意、甲文第二形乃就原字加月(凡字)為聲符者、傳為今旁字、說解於此兩形分釋、均未得其本、至說文旁字兩古文、乃晚周人由旁傳寫之譌、所舉籀文雱乃另字(从雨方聲)、周人或偶通叚以代旁耳(字例二篇三〇七至三〇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按方當為枋若柄之初文、从刀、一指握持之處、變形作H、字之結構與刃从刀、丶指刃豎相同、鶡冠子武靈王篇、手握兵刃之枋而布戰、陸注、枋、柄也、當為此字之本義、考工記秦無廬、鄭注引鄭司農云、廬

讀為纑謂矛戟柄此則由刀柄引伸為一切器物之柄矣、

說文木部柄柯也从木丙聲按柄與枋音同字通儀禮士冠禮、加柶面枋、鄭注今文枋為柄士昏禮、絡冪加勺皆南枋、鄭注今文枋作柄是其證也、從文字發展次第言之方為初文、指事、枋、柄皆後起字、形聲、

說文手部把、握也、从手巴聲按把亦方之後起字禮記曲禮上、左手承弣、鄭注弣、把中、孔疏弣謂弓把也、釋文把音霸、手執處也、從音理言之方與把古讀幫紐雙聲魚陽對轉、今人通呼柄為把讀必駕切、已不知把即柄之轉音、更不知方即把之初文蓋古義之淹晦久矣」(釋林一五九頁至一六〇頁方)

魏建功曰「契文方才丏屮匕才形於文似戈兵疑即刀字初字從此金文車卣車字既象輪轂轅軛形并畫建戈作丨

[glyph]

方字所從匕ㄅ形當與此同蓋H為藏兵具如弓矢葡箙字封
域所在郊坰 H或為坰誼也 植兵以防植兵猶樹封也又戍師次封所
以防衞契文金文并有餗字羅振玉說即師行所止之本字後
世叚次為之方實防次之防本文矣宰峀敦作在褸𠂤小子射
鼎作在[glyph]𠂤乙亥鼎作在口𠂤分甲盤作毋敢不即餗即市契
文[glyph]形不一[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皆顯然為封兵防
戍之義其所封植物形有午有夆有干有戈契文歸字从𠂤从
[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皆帚字金文形或作[glyph]芮伯敦[glyph]貉子卣
[glyph]齊侯壺[glyph]歸父盤與[glyph]文形似蓋凡藏兵之具古文字中多作H
植兵之具多作ㄟ乂故於文方為植戈於H也防衞之衞契文
金文並有从止方在[glyph]中作[glyph][glyph][glyph][glyph]契文[glyph][glyph][glyph]衞父卣[glyph]賢觥[glyph]衞鯀[glyph]衞

妃鼎者，可證卄中之止示守衞者，而其方則寫植兵戍防意也。其文之簡者，則畫衞者之止於衞地之外耳」（輔仁學誌二卷一期二三至二四頁釋午）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汸，方或从水』。朱芳圃謂方字从刀，一指其處，乃枋之初文。高鴻縉謂方之原意為旁，字象刀倚凵旁以寄旁邊之意。徐中舒謂方象耒形，即一番土為坺之坺字初文。魏建功謂字象植兵形，乃防次之本文。按字原从一不从凵。高、魏之言並就變體立說，故未能得造字之本。朱氏以丿為刀形，當不及徐氏以為耒形之易使人入信。父己觶有「[illegible]」字，父乙爵作才，金文編並入附錄上（2216條），疑亦方字，並象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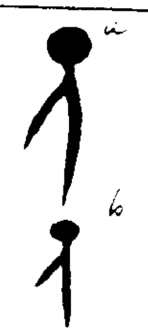
〈大2〉「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

〈大4〉「中省自方△」

〈大6〉「乍三方△臣聖」

〈大24〉「臨保我氒之周雩5三方△」

〈大50〉「甫又敷佑三方△」



兀

兀作父戊卣

<2649>

戊尊彝 (A·B)

林巳 元乍文

林義光曰說文云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一者平也讀若敻按从从人而上平非高之義兀蓋與元同字首也从人一記其首處與天同意兀讀若敻寒韻敻古與元同音奐从敻得聲奐聲之寶與元聲之院字同實兀微韻之雙聲次對轉也兀元同字故髡說文从元或體从兀軏說文作軏（文源）

參閱0002元字條高鴻縉說



兒

者兒觶

〈2424〉者諸兒乍

寶尊彝



小臣

兒卣

〈2686〉女子小臣兒

乍己尊彝





余義

鐘

〈0050〉曾孫儔兒余𢦏

逐兒敀吉金



居簋

〈1324〉余鑄此

𨰻兒



沇兒

鐘

〈0052〉郐王庚

之恵淑子

沇兒畢幷擇

其吉金



寡幷兒

鼎

〈0629〉蘇公之

孫寬兒



易兒

鼎

〈0264〉冀明

易兒

ℓ 吳榮光曰「𠑹字左从兒右从卩兒即兒䚡之義卩與从又持之同義然則康𠑹猶康爵爾一說从卩取造酒有節也亦通」〔筠清卷五第十六〕

頁周居後彝

ℓ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𠑹乃彝之同音借字」〔攈古卷二之三八十五〕

頁𠭯彝

高田忠周曰『按字在銘末音義無徵疑亦兒字異文劉心源云
郳字恐非唯兒郳音通耳又按荀子富國呪嘔之亦兒字或以
此つ形為口手』（古籀篇三十一第八頁）

參閱1860子字條加藤常賢說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李孝定
云「栔金文兒字殊不象頭囟未合之形禮記內則云三月之末
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角者總角也又曰男女未冠笄者雞
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是知古之生子自
初生至於弱冠皆作總角玉篇引倉頡篇曰男曰兒女曰嬰嬰
者頸飾蓋男則總角女則佩頸飾也栔金文兒字皆象總角之

形」（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八五至六）李氏謂男角女羈之角為總角，實則三月之末擇日剪髮鬌，乃指嬰孩產後三月而言，總角者收髮結之也。三月之嬰孩自無結髮之理。內則云「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云「夾囟曰角，即夾囟兩髻也，中頂達前後曰羈」。此言嬰孩剪髮鬌之位置，男女有別，非如李氏謂男則總角女則佩頸飾也。許君舊說仍可从。

〈大4〉

「史兒。至」





允 从女

不嬰簋 敔允

<1393>「敔允」玁狁廣伐西俞」「女汝 吕我

韓車 宕伐「敔允」玁狁于高陸」

<1320>「口口允」沇」

a 孫詒讓曰「案此銘㪤允字兩見皆玁狁之借字說文無玁狁二字疑玁即獫之異文釋文玁本或作獫狁本或作允與毛詩字異但允字並作𠬝疑是借夋為之 此盤作允正與彼合虢季子白盤及兮田盤作厰歎與穆天子傳有陵翟來侵疑亦即玁允也 說文夂部夋从夂允聲是夋與允聲類同故得相通借此以夋為允猶前伯𢽎敔（攈古二之三）師𩛥敔（攈古三之二）云晄才在立位追敔（攈古三之一）三頌壺頌敔本卷云晄臣父子並以晄為畯可以互證」（餘論卷三第三八至三九頁不嬰敔蓋）

a

強運開曰「[seal]不𩁹敦厥夋即玁狁段夋為允林義光云說文夋行夋夋也从夊允聲按古作[seal]即夊之變象人足當亦與允𣎆同字運開按夋本訓進𣎆亦訓進義本相通且夋从允得聲故可通段也」(古籀三補卷五第十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允信也从儿㠯聲按㠯非聲允當與𣎆同字進也古作[seal]（兮田盤𣎆字偏旁）[seal]象人上象其頭丨進而益上之形說文云𣎆進也从本从屮允聲按古作[seal]（兮田盤）从㚒（轉注）㚒奔之聲借字見㚒條从允此即允之或體　說文云夋行夋夋也从夊允聲按古作[seal]（不𩁹敦）[seal]即夊之變見夊字條象人足當亦與允𣎆同字玁狁之狁虢季子白盤作𣎆不𩁹敦作[seal]是也夋本訓進引伸為進之速故說文趁行速趁也廣雅趁奔也（釋室）爾雅駿速也（釋詁）詩駿奔走在廟（清廟）駿發爾私（噫嘻）箋云駿疾也亦引伸為進之緩

由緩進之義引伸為止為退，故說文㥶止也，廣雅竣伏也，釋詁三　齊語有司已於事而竣，注退伏也，爾雅逡退也，釋言　方言逡循也，逡循，漢鄭固碑作逡遁，遁亦退義　又說文逡復也，復謂進而復退」（文源）

α 楊樹達曰「孫仲容云，疑是借夋為之，說文夂部夋从夂允聲，故得相通假，餘論下　式下　余謂說文八篇下儿部云，允，信也，从儿吕聲，儿為古文人字，成鼎窖磬允字皆从吕从人，沇兒鐘之沇，虢季子白盤及兮甲盤之𤞐，所从之允亦皆从吕从人，銘文作夋从女者，古文从人之字往往从女，仍允字也，光字从火从古文人，而宰峀毁从女作㚤，正其比類，仲容說為夋字誤矣。」（積微五十七頁不嬰毁再跋）

高鴻縉曰「按倚人畫其點首允許之形由點首之形生意故託以寄允許之意動詞後人每借用為果然意副詞說文以為从儿㠯聲與古形不合」(字例二篇二七八頁)

王獻唐曰「周代金石文戊鼎允字作[glyph]石鼓文同兮甲盤虢季子白盤玁狁字作[glyph]作[glyph]現在盨銘作[glyph]都从目从人和小篆一系相承上推殷代卜辭允作[glyph][glyph]諸體只是把四筆簡作兩筆的便利寫法例証很多并不如舊說象人回顧形殷虛書契精華三块胛骨中允字最多都是武丁期刻辭証明這個字最晚在殷代武丁時已出現

但是允字从目从人又作何解釋欒調甫先生引春秋昭公九年左氏傳允姓之姦說允為允人專字見所著从文字學上窺測中國古代社會的一

般這些允人就是玁狁的同族（見觀堂集林鬼方昆夷玁狁考）也就是狁从犬是以後加上的繇又根據文公十八年左氏傳注疏說允人為鯀的同族和夏代姒姓一家如再認為允人就是玁狁便可根據史記匈奴列傳說玁狁一部份即是匈奴史記明言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正相符合

古代一個強大氏族常為這個氏族名稱造一專字如羌族造為从人會意从羊為聲的羌體鬼方造為从人會意从古文蕢聲的鬼體前一字已見說文後一字尚須解釋說文貴从古文蕢聲鉩文貴作㐭貝上邊都是蕢的象形字蕢訓草器草編的為蕢竹編的為簣都是一事卜辭鬼字作鬼作鬼梁白戈作鬼鬼上形狀通是古文蕢字與鉩文類合証知鬼為从人蕢聲和羌字同例

由羌、鬼字例推知玁狁的允族是同樣造為从人吕聲的允體的。羌、鬼和允的从人不分男女，如果為女，又單獨造字別从女。這樣羌族的女子便成了姜，鬼方的女子又成了[illegible]（子禾子釜槐字偏旁），也就是媿。允族的女子復成了[illegible]（不嬰簋），[illegible]是允女合寫的，單獨从吕又成了[illegible]（叔向父簋）等。也就是姒。由這些羌族、鬼方、允族女子所生的子嗣，便成了姜姓、媿姓、姒姓。

這就看出允是从人會意，从吕為聲的允族專字。既然从吕為聲，便決定它的古本音應該讀以。傳世有姍簋和姍父乙簋，姍是族徽，允右的冊字為史官作冊標記，最晚為西周初期器。這個族徽于官職旁加允，可能就是允族一支，他們并不全為允姓之姦，也不全為允姓之戎（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左氏傳注），更不全為周人討伐的玁狁，而是久經分化為各支各系的一個龐大族類。

這個允字讀以其實早在說文的㠯聲裏提出不過沒有佐驗一向使人懷疑造成清代小學和音韻學者的糾纏現在黃縣四件簋出土正好替它們解決銘文明明把允以兩字同用先後八見知允讀為以若不讀以它不會把以代允這是新的鐵証無可非辯

如對這個字音還再懷疑可以用幾句話來道破允是把人㠯上下合寫的若左右分作兩起來寫便是以字待時軒印存有瘍以之鉨（見古璽文字征）以作𠤎為戰國期物後時秦刻石作㕥漢代許多鏡銘用之隸作从人變為今體的以把人字寫在㠯下為允寫在㠯右為㕥本是一樣的一樣則允就是以墨子明鬼篇引商書曰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經傳釋詞謂允猶以也……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說雖正確但不知道允以一字商

書用的正是以無所謂猶與不猶
以允既以同字而同音前引諄部余准切的今音和元部的沿
音當為後代轉音每一個字常有幾種轉音幾種字體幾種解
釋由于歷史習慣後人常把某種字音解釋用在某一字體上
把另一種字音解釋用在另一字體上長期積漸分化諄部余
准切的轉音便佔了允體訓為信之部的本音又佔了以體訓
為用成了語辭說文沒有以字字只作㠯而人部又有佀字訓
為象佀也就是以把人又寫在左方漢銅華鏡銘以作佀可証
說文訓象是由讀佀為似而生的乃以字聲紐轉變另為一義
所借另佔有了一體就此可以看出一個允字分了三種寫法
其一人字在下其一在右其一在左它又有三種聲讀三種解
釋各各佔了一體每一種解釋只為分化下來的一般常語也

還有其它許多解釋合流并不單純固定為一義它們的來源不一多非造字時本義用以說形自不免流入曲解

倒還好在元部轉音方面并未另有一體被它佔用重生糾葛只是利用允字諸聲音讀為沿這個轉音并不太晚尚書禹貢山東的兖州史記夏本紀作沇州沇字水旁在左隸書把它橫寫在允上即成兖形實是一字在作禹貢的時候早就讀沇為沿字从允聲也知道造沇字的人讀允為沿說文古文沇字作沿足為佐驗(黃縣曩器三四至三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允信也从儿㠯聲」羅振玉謂字象人回顧形殆言行相顧之意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七八七引高鴻縉謂象人點首允許之狀兩者並傅會許書而立說恐非是也林義光謂㠯象人上象其頭丨進而益上之形與粃同字而當訓進其說亦不足信王

獻唐據黃縣㗊盨允以同讀證明許君从儿㠯聲不誤說當可从然謂以允一字則似有可商說文無以字金文亦以㠯為用以之以經傳釋詞謂允猶以也蓋允以㠯得聲古音近而通段

<大6>
「允才哉」

<大24>
「尸吏允𠷎三百人」





兑 師兑簋

〈1385〉「毁白右師兑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兑」「師兑拜頷首」「師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元年師兑簋

〈1386〉「同仲右師兑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兑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兑拜頷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師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𩰲兑簋

〈1335〉「𩰲兑作朕文且乙公皇考季氏尊毁」「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林義光曰「說文云兑說也从儿㕣聲按㕣非聲兑即悅之本字古作兑師兑敦从人口八八分也人笑故口分開」(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兑說也从人㕣聲朱氏駿聲云當从人口八象氣之舒散兑者與祝同意从八與曾同意今字作悅又加心旁易說卦兑為口序卦兑者說也釋名釋天兑說也物得備足皆喜悅也爾雅釋詁悅樂也又悅服也論語不亦悅乎蓋人心

喜樂口氣舒散此謂之兌字當从人口八為是朱攷為得許即

謞傳耳因按說文言部說訓釋也一曰談說也从言兌說為兌

異文無容疑矣釋也者舒散之一轉義談說亦其轉義耳兌說

實同故以說解兌以今字解古字也兌變作說从口亦从言複

矣凡言部字古文多从口猶咸或作諴古或作詁也喜笑開口

中心兌樂故或从心作悅」(古籀篇三十二第二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兌說也从儿㕣聲 大外切

徐灝曰兌即古悅字

按㕣即喜悅之本字人悅則口兩旁有紋理(相命家稱為法令)

倚口畫其兩旁紋理形故託以寄喜悅之意動詞後加人於其

下作兌言人喜悅則其口如此也後㕣漸失其本意只為鉛船

沿等字之音符 兌易卦有之皆用喜悅本意周人或叚說字

以代之說文無悅字徐鉉等新附有之由今日言之知兌悅乃一字之纍加非有二義也」(字例二篇二八三頁)

兄 剌卣

〈2678〉 剌乍兄日辛尊彝

季作兄己鼎

〈0436〉 亞中觥 季子乍兄己障彝

戈肩盉

〈1115〉 戈肩乍兄日辛寶尊彝

兄戊父癸鼎

〈0295〉 兄戊父癸

㝬壺

〈2794〉 兂作兄日壬寶尊彝

曾子仲宣鼎

〈0634〉 用雝饔食其者(諸)父者(諸)兄

曼季良父壺

〈2832〉 用享孝于兄弟婚顜

媾諸老

蔡姞簋

〈1345〉 蔡姞作皇兄尹叔障𩰫彝

賡弔多父盤

〈2921〉 兄弟諸子婚媾無不喜

余義鐘

〈0050〉 樂我父兄 (A·B)

兄日戈

〈3122〉 兄日丙 兄日癸 兄日癸 兄日壬 兄日戊 大兄日乙

齊鎛

〈0062〉 保盧兄弟



耒舟兄
癸卣

〈2637〉耒舟兄癸
乍尊彝



卯卣

〈2720〉王令卯其兄祝敄
楚屋口于年田



孳乳為貺，說文新附
保卣
誕貺六品

〈2725〉征誕兄貺
六品



令簋公尹白
丁父貺于戍

〈1377〉公尹白丁
父兄于戍



高景成云兄皇同聲古字
恆增聲符

史桒兄簋

〈1105〉史桒貺兄乍
且辛寶彝



師鼎

〈0651〉師隹
懋兄

令王母
勤匀



弔家父
匡

〈1441〉用速先
後諸兄



王孫
鐘

〈0060〉用樂嘉賓
父兄



沇兒
鐘

〈0052〉及我父兄
兄庶士



子璋
鐘

〈0041〉用樂父兄
兄者諸士


姞口勺鑵 <0068>「吕樂賓客及我父兕兄」


嘉賓鐘 <0030>「用樂嘉賓父𨕒大夫朋友」

<0051>「兼台父𨟻兄庶士」<1114>「戉乍作兄享贊奠尊彝」<0372>「皿兄丁」<2401>「冄兄日壬」<2726>「不□□子□先盡于廿子子□□孫不□肆□兕昷彝」

n 阮元曰「猒字見汗簡．禮曾子問曰．祭殤必厭．此文祭殤子之器也．」

（積古卷五、十七頁父舟斝）

n 吳榮光曰「𡦹積古凡三見俱釋猒或以為非然作兄釋則未敢信也或是冒字與㫚同㫚通笏鄭氏解笏字曰書思對命備忽忘也銘是器殆亦謹識不忘之義與吳子苾」（筠清卷一第二十七頁商父丁斝）

t 吳榮光曰「生兄二文合書言弟兄也」（筠清卷三第九頁周叔家父簠）

「吳榮光釋兄生二字合文，曰『兄生二文合書，五見，一為叔家父簠，左兄右生；一白庚子簋，一史桒彝，皆右兄左生。又見於汪氏鐘鼎字源所引者二器，曰分寧鐘、分寧鼎，左兄右生。分寧二器搨本弗可見，叔家父簠為燕享兄弟之器，此及白庚子簋為兄弟祭其先之器也。兄弟何以曰兄生，曰蓋兄弟之孿生者也。質家據所見先生曰兄，後生曰弟，文家推本意，後生曰兄，先生曰弟，先生後生皆偁兄弟之詞，其施於友朋，謂之友生，父行曰先生，少者曰後生，皆引申義，非初義。或有釋為兄字，謂祇一文，史桒兄為誰耶，作器者之名，反隱不詞甚矣。』（筠清卷五第五頁周史桒彝）

「吳式芬曰：『案呂薛書南宮鼎召公尊皆釋括，汗簡云：王存乂切韻厭字。』（攈古卷二之一，十七頁父舟斝）

六　徐同柏曰「⿰兄弟古罤字从兄弟會意罤上是父字父罤猶云諸父諸兄楚良臣余義鐘亦云樂我父兄者」（从古卷六、九頁周子璋鐘）

七　方濬益曰「筠清館釋……⿰兄生為兄生二字合書謂史宋彝⿰兄生為兄生猶兄弟也此⿰兄生為生兄則弟兄也說尤穿鑿按此文从兄生聲不从生彝器銘習見」（綴遺卷八、七頁叔家父簠）

吳大澂曰「書無逸無皇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皆作兄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伏生大傳皇于聽獄乎注皇猶況也馮氏石經攷異云兄古況字引詩桑柔名閱釋文兄音況常棣釋文況或為兄白虎通

兄況也為證謂兄與皇聲近皇遑況兄皆古通字彝器兄字多作𠒇大澂謂先生為兄㞷即先生二字省文說文解字㞷屮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漢儒以㞷皇同音遂疑𠒇為皇字古文而隸書即改𠒇為皇此師說相傳之不同故一字而或釋兄或釋皇也兄況二字古本通用素盉蟾方伯訥所藏史桒敢有𠒇字積古齋款識兄光敢𠒇字疑皆況字異文舊釋兄光未塙』（字說二六頁兄況字說）

七 吳大澂曰『𠒇先生為兄故从㞷㞷先生二字省文也叔家父簠』（古籀補五十頁）

七 丁佛言曰『𠒇叔家父匿用成稻粱用德先𠒇諸兄案古凡訓滋益與今況字為一字在此器依韻亦應讀況』（古籀補補卷八

Y

高田忠周曰「或謂此文為兄生合文實未攷篆形也此亦邦字生生形近音通故得通用古文恆見之例又□即邑字多見上文但兄字或有作徃者與此相似而□□分別劃然矣○吳子苾云按史或官或氏兄其名古之名某伯某仲者多矣兄猶伯也秦漢印中稱某兄某長兄者屢見特載籍少徵耳龔定盦釋兄生合文非是此為兄一字之說又吳榮光云兄生猶兄弟凡古器以兄生二文合書五見一為叔家父簠左兄右生一白庚子簋一史桒彝皆右兄左生又見於汪氏鐘鼎字源所收者二器曰分寧鐘分寧鼎左兄右生分寧二器攝本弗可見叔家父簠為燕享兄弟之器此及白庚子簋為兄弟祭其先之器兄弟

何以曰兄生曰益弟之孳生者也質家據所見先生曰兄後生曰弟文家推本意後生曰兄先生曰弟先生後生皆偁兄弟之詞其施於友朋謂之友生父行曰先生少者曰後生皆引伸義非初義有釋為兄字謂祇一文史桒兄為誰耶作器者之名反隱不詞甚矣此謂為二字之說其為兄為生皆背篆形者也劉氏心源古文審說云邦人名舊釋作兄生云猶兄弟以生解弟無據又云兄弟孳生者益杜譔矣又云有釋作兄者謂祇一文者心源按此字左旁㞢从㞢丄丄古文土說文封古文作𡉚即此又㞢部𡉚艸木妄生也从㞢在土上讀若皇亦此字益古文用為封小篆則以為𡉚是皇音之字故㞷匡等字从之得聲且古音東冬陽通𡉚非兄字乃邑字邑本从口卪此變从日夕為難識也散氏盤司馬單率邦人作[illegible]齊侯罍齊邦賓靜作[illegible]此

㞢為邑之碻證。至如齊建邦刀文有𨛶、𨛶、𨛶三形，皆从邑㞢聲。與此全形胥合。將釋為建兄生。通乎叔家父簠用徝先多諸㞷。亦邦字。古籀補引沈兒鐘㞷，竝釋作兄，亦誤。若吳中丞以白孝鼓簋鼓為㲃兄，則謬之謬者也。此初讀為邦字，是。但其論㞷字非是。』（古籀篇二十第六至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兄，長也。从儿从口。按古作兄（姑𣲘彝），象人哆口形。兄即教，與后同意。或疑弟本義為次第，則兄本義當為滋長。然弟字難於取象，故用借字。不必以此疑兄非本字也。亦作[illegible]（兄癸尊彝），象手形。或作[illegible]（叔家父匜），作[illegible]（史桒兄彝），作[illegible]（散氏器），作[illegible]（兄㞷敦），㞷聲。』（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兄長也从人从口朱駿聲云本訓當為滋益之詞从口在人上與兄同意兌祝从此詩召旻職兄斯引傳茲也桑柔倉兄填兮傳滋也常棣況也永歎釋文本作兄傳茲也晉語衆況厚之況固其謀注皆訓益也蓋以況為之字又作貺爾雅釋詁貺賜也詩彤弓中心貺之按厚也叚借發聲之詞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白虎通兄者況也況父法也釋名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此說似是凡族類之偁父母為至尊故其字特作專用兄弟即否茲益之詞曰兄韋束之次弟曰弟並借為人先生後生之偁亦知兄當有先出之義蓋有始而後得茲益無始焉得有茲益乎兄為言之先出者故字从口在人上造字之意可知矣唯字初無兄弟而有姊妹要如姓字妃字从女字皆古出耳(古籀篇三十四第二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明為兄弟字。然从㞷自別為一字。愚謂此怳字異文。說文怳，狂之皃。从心兄聲。然此篆从狂省兄聲也。兄聲故借為兄。蓋亦籀文尚繁之一證耳。朱氏駿聲云字亦作恍，作㤺作慌。廣雅怳，狂也。又慌，𤸫也。㤺，忽也。登徒好色賦怳若有望而不來。注失意皃。又神女賦序精神怳惚。注不自覺知之意。老子是謂㤺惚。注若存若亡。皆雙聲連語。假借為兄。楚辭憂苦僕夫慌悴。注亡也，失之然。此篆為怳字，而與兄通用，可互證矣。」

(古籀篇四十四第一至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兄，長也。从儿从口。 許榮切。

按此乃祝字之初字。从人从口會意。其作㞷者，乃以㔾(古跪字)从口會意。均並列名詞。祝官先述人求福之祝辭，次述神降福之嘏辭，為長於言辭之人也。後借用為兄長之兄，乃加示旁為

意符作祝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為口為巫切之六誤分一為二以至說兄長之構造从儿从口無由明瞭而說卦為漢初人作其說更非文字構造時兌字口旁有變作廿者他例可參不必詭異其有增加㞷(古往字)聲者亦無異意(字例四篇八一至八二頁)

揚樹達曰說文八篇下兄部云兄長也从儿从口按兄从儿口殊無義理徐鍇謂以口教其下故从口說殊牽強段玉裁謂兄字當以滋益為本義兄弟之兄為借義王筠謂字本象人形不从口要皆以字形與字義不相脗合故爾紛紛有言余謂凡形義不能密合之字形義二事必有一誤若兄字者字形不誤許君未得字之初義立訓誤也余疑兄當為祝之初文祝乃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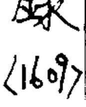
之加旁字說文一篇上示部云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為口為巫蓋祭主贊詞之祝以口交於神明故祝字初文之兄字从儿从口此與人見用目故見字从人目企用止故企字从人止臥息用鼻故眉字从尸自文字構造之意相同許君不知此而以兄長之義說之宜其齟齬不合矣兄本尸祝之祝其變為兄弟之兄今雖不能質言其故竊疑尸祝本相連之事古人祭祀以孫為王父尸則祝贊之職宜亦不當外求兄長於弟差習語言使之主司祝告固其宜也其後文治大進宗子主祭猶此意矣兄任祝職其始也兄祝混用不分後乃截然為二以兄弟之義作儿口之形字遂不可說史記越世家記陶朱公長男之言曰家有長子曰家督督與祝古音同長子者兄也家督本謂家人之主祝者及後禮俗變更乃譌為家

督古人父在子不得自專何督之可言故知其不然矣尋韋昭注鄭語訓祝融之祝為始釋名釋親屬亦云祝始也祝之訓始此與長子之義有關也甲文雖有从示旁之祝而多以兄為祝鐵雲藏龜百廿柒葉云辛丑卜㱿貞兄于母庚鐵雲藏龜拾遺弍葉陸版云弜弗兄匕辛皆其例也余明此義久矣未及記也故今表而出之(小學五三三頁釋兄)

P 郭沫若曰「征兄六品」征即語詞誕猶遂也兄讀為荒亡也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微子世家作「亡殷國」六品即六國依金文例玉可言品穆公鼎「錫玉五品」是也氏族可言品周公𣪘「錫臣三品州人重人章人」是也土田亦可言品作冊友史鼎「省北田四品」是也此則國亦言品「征兄六品」者遂亡六國也六國即殷徐奄熊盈薄姑(文史三二○至三二一頁保卣銘釋文)

容庚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從金文觀之，先與兄古殆一字」（頌續十二頁兄癸卣）

大1 周法高曰「中甗：『王令大史兄裹土……今兄畀女（汝）裹土』。郭沫若以兄為人名，云『大史兄即下中觶之南宮兄，當是南宮括之子若孫，中殆其臣屬。』（兩攷一六頁中甗）于省吾曰『兄，郭讀貺……兄畀，郭讀貺畀，謂賜予也。』（雙選上二頁一中鼎銘）蓋所據為初印本兩周金文辭大系也。吳闓生云『貽懷土者，以懷土貺諸臣也……以懷土貺予女作女采邑。』（吉文卷一頁八南宮中鼎）余於英文本西周年代考（一八六頁）中亦譯『兄』為『貺』，因郭說只能解作『王賜南宮兄以裹土』，令作賜可解而不能解作『王令南宮兄賜以裹土』也。〈2725〉保卣『征兄六品』。郭沫若云『征即語詞誕，猶遂也。兄讀為荒，亡也。』案郭說非也。兄段為荒，又解作亡，可謂迂遠。據郭所舉之例，皆為賞錫之詞。容庚讀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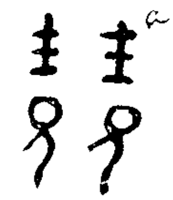
為貺是也。兄癸爵，金文編采用彝器目錄〈1609〉癸爵二字代十五·二八。

字不見於金文編，蓋容氏尚未能自信當釋為兄也」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兄，長也。从儿从口」高鴻縉謂兄為祝之初字，祝官長於言辭，後借為兄長之兄。金文兄又作[illegible]，阮元等釋肰，非是。又作[illegible][illegible]，前者劉心源釋邦，謂从邑生聲；後者吳大澂釋兄，謂从生即先生二字省文；吳榮光謂兄生合文，猶兄弟也。高田忠周則以為怳字異文。諸說皆穿鑿。高景成謂兄字从生聲，乃古字增聲符之一例。其說得之」

〈大1〉「王令大史兄。裛土」

〈大3〉「䭅轶南宮兄。」



競

禹比盨

〈1497〉其邑競樹 才三邑

林義光曰「說文云誩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讀若矜
一曰競敬也按競無二兄相競之義丰亦非聲誩二人首戴物
形𠁁即凷字見凷字條重物之象戴重物於首故常戒惕詩戰戰兢
兢傳曰兢兢戒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誩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讀若
矜一曰競敬也朱駿聲云按兄者滋益之詞故祝兌字从之假
借為兄弟此發聲之詞也且以二兄為競意立說亦俗丰聲丰
音如介雖與矜雙聲然从二丰不成字若謂大篆緐重則于一
丰取聲不當于二兄會意矣或曰丰者書質劑各執一丰故彊
語相爭左傳王叔氏不能舉其契亦其證也解二丰為會意亦

鎣按兢即競字之誤體許君並存之偶未審究耳讀若矜者競聲之轉陽蒸通叶詩無羊矜矜兢兢傳言以堅彊也按堅訓矜彊訓競詩人重言形況毛即以聲訓也按朱氏此疑為有理愚謂兢从競省二丰即二夆省夆下曰相遮要害也从夂丰聲相對遮夆即戰戰兢兢也又集韻兢說文云云古文作兢或古本說文篆文作兢下有古文作兢果然此當从二克克篆作古文作克而克許書無之叔重未知有此文也古音古克相通克即从人古聲無疑克录古文通用丰以為刻录文如書勅字克古文亦當有作克者也以肩任物曰克二克相對堅彊無過於此兢字會意尤顯矣隸楷字體間或有存古舊者今經傳皆作兢未可遽廢矣書皋謨兢兢業業傳戒慎也詩小旻戰戰兢兢傳戒也雲漢兢兢業業傳恐也元重言形況字也(古籀篇三十

四第二四頁



[丰兄] [丰兄]簋

〈1098〉

周日高

「[丰兄]乍寶毁」

吳大澂曰「[丰兄]當即邦字與散盤[丰豕]人之邦相類」（愙齋八冊二頁邦敢）

劉心源曰「兄，余舊釋邦，今孜姑馮句鑃呂樂賓客及我父[兄土]，子璋鐘用樂父[兄生]，从[㞢大]，先字也，从土為生省，近人謂先生會意為兄字是也」（奇觚卷三、七頁[丰兄]敢）



[兄光] [兄光]
簋

〈1129〉
[兄光]作
尊簋

阮元曰「兄光二字合文。猶庚子西夏之例。」（積古卷六、四頁兄光敦）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兄光]似一字。古兄況同音。故白虎通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又與荒同音。故釋名云。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說文解字兄从儿。从口。集韻云。从人。从口以制下。此會意字。加光則為諧聲。楊鉤增廣鐘鼎篆韻兄下引分盜鐘作[兄㞷]。元子鐘作[兄㞷]。劉範東古篆分韻亦有此二文。汪立名鐘鼎字源又引作分盜鐘分盜鼎。搨本久佚。不可詳究。今所傳史桒彝有[兄夂]。叔家簠有[兄㞷]。或以為兄生二字。或以為兄旁加㞷即兄字。案釋為兄生者甚謬。㞷。艸木妄生也。讀若皇。兄旁加㞷與兄旁加光

同意。皆諧聲也。古兄亦讀皇。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皇作兄。是也。楊銅篆韻⿰兄㞷⿰兄㞷入庚韻。其弟七卷別有合字一門。有西夏而無兄㞷。知不同例。此⿰兄光字亦猶是也。楊書因薛尚功篆韻增成。實皆仍薛氏舊文。最甚依據。⿰兄光蓋古人名。史游急就篇有昭小兄。漢書尹翁歸翟牧皆字子兄。急就與湯光陽等字韻。漢書注。兄讀曰況。正與光㞷聲諧。」（⿰亡示古卷二之一。三十九頁兄敦）

○徐同柏釋寵曰：「古文龍𠃊旁作兄。即龍之省。龍寵也。寵光寵也。龍字从光則為光寵之寵矣。光龍寵一聲之轉。」（从古卷十一、三十頁周寵敦）

○強運開曰：「[illegible]⿰兄光敦。運開按此亦古兄字也。从光與从㞷同意。」（古籀三補卷八第九頁）

高田忠周曰「按从光亦恍字。禮記祭義，夫何恍惚之有乎。老子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史記秦始皇本紀作恍忽，然从光从㞷皆同聲，明矣。或云為光為㞷，皆盛大意。兟𨙶為兄弟正字，唯作兄者省文，段借，後世兄行而兟𨙶廢矣。但兟𨙶亦得與恍通用耳。存參」（古籀篇四十四第二頁）

a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兟……吳式芬引許印林說，古兄況同音，故白虎通云，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又與荒同音，故釋名云，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說文兄從人從口會意，加光則諧聲。楊增鉤增廣鐘鼎篆韵兄下分引寧鐘作𨙶，王子鐘作𨙶，今所傳史桑彝有兟，叔家簋有𨙶，或以為兄生二字，或以為兄旁加㞷即兄字，案㞷讀若皇，兄旁加㞷與兄旁加光皆諧

聲也、古皇亦讀若皇、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皇作皇、是也、……倫謂䀮為皇之轉注字、皇蓋從乂喤省聲、堂讀若皇、故得轉注為䍿、皇為日光、從白、王聲、白日一字也、光為火光、從火羊聲、故䖘季子白盤作㚒、說文古文作炗、而光之轉注字為煌、皆可證也、皇從喤得聲、喤音匣紐、以同舌根摩擦音轉入曉紐為皇、說文皇充竝訓長也、充為育之異文、實古之後起字、產子之產本字、方言、充、養也、今吳縣上海謂婦人產子為養子、而皇音曉紐育音喻四、同為次清摩擦音、則皇為育之轉注字、亦充之轉注字、借為皇弟之偁耳、[四]（刻詞一四一頁至一四二頁䀮敢）



兟 孳乳為朁 曾也

散盤 我兟付散氏田器

〈2927〉「我兟△既付散氏田器」

阮元曰「兟說文解云 朁朁銳意也 攷易豫九四朋盍簪 京房易簪作撍 陸希聲云 撍 今捷字 鄭康成注云 簪 速也 此云兟付散氏田器 則兟義同簪 捷速付之也」(積古卷八、八頁散氏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 兟 朁朁銳意也 从二先 先亦聲 按兟字經傳未見 朁字从兟得聲 當即从先之繁文 猶說文無䨻字 䨻从刀畐聲而字从䨻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積古一本作㹣 似完 阮釋為兟 云義同簪速也」蓋亦謂為疌字段借也 然今審篆形 兟字作兟 與此自別 㹣即

𦃃字也。𢇍之左形作𢇍，又作𢇍，作𢇍，皆相近，可證𢇍者正形也。𢇍是略形耳。𦃃與肆通，虞書肆類上帝，古文作𦃃。其義即為遂，竟之遂。而遂亦實家之段借字。詩蟋蟀傳肆遂也，疏從始向末之言也。銘意亦即此義也。』（古籀篇八十九第三六頁）

a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既讀為既，是也。旡，从欠而掉首，有食畢言畢之意。既，在簋旁掉首是專為食畢，此處既乃旡之複體。』（散盤集釋五九頁至六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先，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簪俗先，从竹从簪。側岑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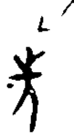
又兟，簪簪，銳意也。从二先。子林切。

按先字原倚人畫其首髮戴簪形，由物形匕生意，故即簪字初

文名詞戰國時秦用籀文多複體先作兟者應即籀文秦漢以後作簮从竹（以其為竹製）朁聲（說文朁曾也从曰兓聲）字例二篇二四五頁）



先壷文 〈2947〉 先



𠭯卣 〈2724〉 子令小子𠭯先以人于堇



沈子簋 〈1391〉 念自先王先公迺敄敄克衣殷





盂鼎 〈0676〉 㽙保先王 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



師望鼎 〈0669〉 用辟于先王



令鼎 〈0661〉 令眔奮先馬走



揚簋 〈1375〉 王乎內史先册令命䟫



毛公鼎 〈0680〉 亦唯先正𩁹辥厥辟 不巩先王配命 永巩先王 口令 今唯肇𡈼先王命 告令先王若德 俗欲我弗乍先王憂 厥非先告父厝



師𣪕簋 〈1386〉 才昔先王小學 令今唯𤕌先王命 女毋弗帥用先王乍明井



𤼈狄鐘 〈0032〉 (上𧾅)侃先王 先生



善鼎 〈0673〉 昔先王既令女左疋𤼈侯 令今唯肇𤕌先王令



𤼈盨 〈1390〉「𢦏載乃先△且祖考死嗣焚公室」「令余非敢夢先△公又有進遣退」「余懋爯先△公官」



禹向盨 〈1361〉「肇帥

井型先△文且祖」



師虎簋 〈1383〉「𢦏載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令余隹帥井型先△王令命」



邵鐘 〈0055〉「樂我先△且祖」



虢季子白盤 〈2925〉「是以先△行」



乖伯簋 〈1389〉「乃且祖克𠦪弼先△王」



㝬鐘 〈0061〉「用卲各昭格不丕顯且祖考先△王」「先△王其嚴才在上」



穆公鼎 〈0649〉「休天君弗望穆公聖粦明𢓊事先△王」



禹鼎 〈0678〉「肄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丕顯耿光△」



屬羌鐘 〈0042〉「先△會于平陰陰」



余義鐘 从彳 〈0050〉「台以追孝侁△且先祖」

〈0035〉「逨來匹辟先王」〈0049〉「𤔲農臣先王」〈0593〉「先獸作朕考寶尊鼎」〈0678〉「不顯趠皇且祖𦥑=公克夾紹先王」〈1370〉「先王既命女汝𤔲司王宥𠕁」〈1441〉「用速先逺諸𧻚」〈2151〉「迺朕先寶事」〈2445〉「更朕先寶事」〈2726〉「不口巳子口先畫盡于廿子=口口孫不口肄口蜺皿彝」〈3012〉「敢帥井先王」

⑪劉心源曰「集韻侁或作侁說文侁行皃案行皃當从彳取義後人誤从人也」（奇觚卷九．十七頁儔兒鐘）

孫詒讓曰「說文先部先𢀜進也从儿从㞢又出部出進也象艸過屮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甲文㞢與小篆同而先則作𢀜从止二文絕不相通金文善鼎先作𢀜略同竊疑古文先字本从止與𢀜从止在舟上說文舟部說解意略同止皆謂人足趾所履不行而進則謂之𢀜𢀜進不已則謂之先咸與會意字例無迕或亦倉沮之初制與」（名原上一七至一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先前進也从儿之按古作先叔家父匡从人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先前進也从儿从之蓋之者往也前進之意易坤先迷後得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詩緜予曰有先後傳相道前後曰先後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注猶左右也皆先後對言先後亦猶進退也要凡言前後者以先後為正字用歬為叚借也歬與先有微別」（古籀篇三十四第二四至二五頁）

楊樹達曰「說文八篇下先部云先前進也从儿从㞢樹達按古㞢與止為一文龜甲文先字多从止金文毛公鼎及僕兒鐘亦然止為人足先从儿古人字从止而義為前進猶見从人目而義為視企从人止而義為舉踵鳴从鳥口而義為鳥鳴吠从犬口

而義為犬吠也」（小學八五頁釋先）

〈大2〉「王令命中先省相南或國㽙東行」〈大3〉「王曰用先」〈大4〉「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䢅行」〈大5〉「貞先內入邑」〈大14〉「笞先王既令女汝乍嗣士」「不用先王乍井型」「女汝毋敢〔弗帥〕先王乍明井用」〈大18〉「笞先王既令女汝乍作宰」「氒非先告蔡」〈大24〉「乃聖且祖考克𢓊左右先王」〈大27〉「笞先王既命女汝乍邑」〈大45〉「余經乃先具祖」「尸龏其先舊」〈大47〉「今隹司嗣朕先姑君晉邦」



見

見甗

<0771>「見匕 甗」



沈子簋

<1391>「見獸于公」



匽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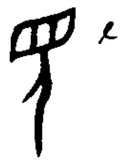
<0589>「匽侯旨初」

見事于宗周」



臤簋

<1301>「公叔初見于衛」



史見卣

<2645>「史見乍父甲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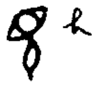
揚鼎

<0571>「琱見使于彭」



𢾊鐘

<0061>「南夷東夷具見」





作冊魖卣

<2734>「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



荓伯簋

眉敖至見獻貴

<1389>「眉敖至見」

林義光曰「說文云見視也从目儿。按象人睅然張目形。古作。庚奉彝作彝賢作歸夆敦」（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見視也从儿从目古甸切」

按此字意應為知形色也與聞知聲也相儷。甲文有二體一作

[illegible]从人睜目會意並列動詞另一作[illegible]从目乙(古跽字跪字)聲茲以第一體為先為正第二體為後為變至許書以乁為仁人為奇字人又為在人下之人皆形變以後之曲說(字例四篇七九至八〇頁)

〈大9〉「矦見玗宗周」〈大18〉「乎又有見」

⿰卣頁

a



⿰卣頁 从頁 尚書顧命柔遠能邇

毁彔為三 克鼎⿰卣頁遠能埶

<0675> 能 ⿰卣頁 柔 埶 遠

b



番生𣪕

<387> 能 ⿰卣頁 柔 埶 遠

a 孫詒讓曰此當為擾之異文右形从夒省左从卣者卣擾古音同部也埶當讀為暬國語楚語韋注云暬近也擾遠能暬猶詩書言柔遠能邇柔擾聲近字通史記擾而毅徐廣云擾一作柔字□暬邇同義言其安遠而善近也述林七第一四頁克鼎釋文

b 強運開曰[illegible]番生𣪕[illegible]遠能埶與善夫克鼎[illegible]遠能埶同文惜[illegible]篆亦敓泐細審尚可辨為左从[illegible]形右从頁與此自係一字又按秦盄龢鐘[illegible]燮百邦薛尚功所摹右半顯有誤處釋為[illegible]亦不成文或以為西夏二字合文誼亦難通運開竊謂與此

篆亦同字也當讀為柔燮百邦攷說文脜面和也从百肉讀若

柔按百訓頭頁亦訓頭是从百與从頁其誼一也此篆右从頁

□以無頁尊□證之知即頁字也□形或即古肉字惜兩

器此篆左俱敚泐以盤龢鐘之□為證左半或係从卣卣讀若

攸故有柔音脜篆下段注云今字柔行而脜廢矣據此則敔文

之□遠能執即書舜典之柔遠能邇也又頁部頞篆□古音

讀如仇與此篆音形兩者俱屬相近或古頞脜二字本相通段

也（古籀三補卷九第一至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劉〔心源〕此攷失於穿不可从者愚初謂□為古

字逸文也後深思推攷左正為卣字銘勳鐘可以證右即非夏

此為頁之緐文也如此篆□為頁□為夊之變形亦與作□夊

者同但鐘文从夏又从□形恐此為羨文果然則此說文之□

字也。見頁通用。其例不尠。但覷下視突也。从見卤聲。讀若攸。又說文卤气行皃。从乃卤聲。讀若攸。卤驚聲也。从乃省卤聲。籀文卤不省。或曰卤往也。讀若仍。古文作𠧪。其云籀文不省者謂作卤者由此觀之。此篆从卤不从卤。似與許氏覷字不合者。然古文形近者皆以通用。且依克鼎作卤。番生敦作㽕。不必从卤明矣。況覷為下視突也。康覷妥褱文義可解。如克鼎覷始對言。始即借為覷。覷者好視也。即與能同意。此當釋覷為至當(古籀篇三十四第三二至三三頁)

楊樹達曰。孫詒讓云。䪿為擾之異文。右形从夒首。左从卤。卤擾古音同部也。王靜安亦釋擾。與孫說同。樹達按䪿字右旁明从頁。左旁作卤。卤所从之字。即說文訓頭會𡿺蓋之囟字。䪿蓋即𡿺字也。說文八篇上匕部云。𡿺頭髓也。从匕。相匕箸也。巛象髮。囟象𡿺形。

樹達按：字从匕無義，許君匕箸之義，乃強說之，今以金文校之，匕蓋銘文乚形之誤，以此字與𡿺字較，但首去象髮形之巛，又加頁旁耳。𡿺與柔古音同，故經傳作柔，金文作𡿺，孫王二氏以為擾之或作，非也。」（積微六十四頁善夫克鼎三跋）

朱芳圃曰：「克鼎銘曰：𩕢遠能埶。孫詒讓曰：遠上一字，舊並闕釋……竊謂此當為擾之異文，右形从憂省，左从𠧪者，𠧪、憂古音同部也。埶當讀為暬，國語楚語韋注，暬，近也。擾遠能暬，猶詩書言柔遠能邇。柔，擾聲近字通。史記擾而毅，徐廣云擾一作柔，字通。暬、邇同義，言其安遠而善近也。依詩民勞傳箋義，能訓善，用王引之說。○籀膏述林七、一四。 按孫說近是，此字克鼎作𩕢，从𠧪从頁，番生𣪘作𩕢，从𠧪从㥝，𠧪與𠧪字同，頁與憂形近，當為㥝之異文。說文夂部：㥝，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夂。其手足。別作猱，爾雅釋獸猱蝯善援，孫炎云，猱，母猴也。又作獶。

禮記樂記獶雜子女，釋文獶，獮猴也，依字亦作猱，陸璣毛詩草
木蟲魚疏，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母、獮、沐並一聲之轉，考夒為
初文象形，⿰卤夒為別構，从夒，卤聲，例與甲文鳳字象形兼注音符
相同，一作䪼，从頁，卤聲，猱為後起字，形聲，樂記作獶，蓋夒字後
人附加犬旁作獿，因誤為獶，說文固有獿字，音同義異，夒與卤古讀泥紐雙聲，
韻亦幽之相近。
又按此字容庚釋為⿰卤見（金文編八二六），誤卤為卣，誤頁夒為見，疏謬
甚矣。」（釋叢六十一頁至六十二頁䪼）

a 王國維曰：「擾與柔同，史記夏本紀引書皐陶謨擾而毅，徐廣曰，
擾一作柔，韓非子說難龍之為鱗，可柔狎而騎也，史記柔作擾，
又說文夒字，詩小雅作猱，知擾柔可通用矣。」（觀堂二〇七三頁
至二〇七四頁克鼎銘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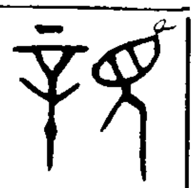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覷」下視深也。从見卤聲。讀若攸」王國維釋擾。孫詒讓釋擾。楊樹達釋留。朱芳圃釋嚶。強運開釋脜。众說紛陳。然皆謂段作柔則一也。字从卤从頁甚明晰。高田忠周。容庚並釋覷。說亦通。从頁與从見同意。卤卤間亦互用。虢弔鐘「卤天子多錫旅休」。此乃卤用作卤之證。」

<大47>「用康𩕀(柔)妥(綏)褱(懷)遠埶(迩)君子」

<大50>「𩕀(柔)燮百邦」

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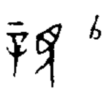
1172



親 从辛聲 孳乳為寴

克鐘「王親命克」

〈0053〉「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



盠駒尊

〈2150〉「王親」盲盨

〈0677〉「𤔲虘呂親口從啇」

〈3012〉「智親百葡」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親至也。从見亲聲。葢字以見為義。近接相見情之至者也……按新亦有作新者與此正同例也。葢亲从辛聲。故或直从辛聲耳」(古籀篇三十四第三四頁)


a

⿰㬎見 从日从丝从見說文所無

史頌簋 日遅天子⿰㬎見命

〈1356〉「日遅天子⿰㬎見△令命」


b

史頌鼎

〈0658〉「日遅天子⿰㬎見△令」


c

追簋 敢對天子⿰㬎見揚

〈1355〉「追敢對天子⿰㬎見△揚」


a

井人鐘 ⿰㬎見盄文且皇考

〈0056〉「⿰㬎見△盄淑文且祖皇考」


e

虢季子白盤 孔⿰㬎見又光

〈2925〉「孔⿰㬎見△又有光」

〈0675〉「⿰㬎見△孝于申」

a 吳式芬曰「顯字款識屢見、或釋顯、或釋顥、然虢盤顥鼎顯顥並見、文殊不類。疑从日見尹聲、尋日見為晛、有光明義、周書耿命耿光皆訓光、或即耿之異文、𢿬尹耿古音近」(攈古卷三之一、五十六頁史頌敦)

e 吳式芬曰『張石匏說……⿰⿱日爭頁即⿰爭頁說文⿰爭頁好貌从頁爭聲爭隸變往往作⿱日爭頁从⿵冂乂古頁與見每混如顯亦有从⿵冂乂者……

陳壽卿說……⿰冃⿵冂乂从⿱日爭从見⿰⿱日爭見說文無之或釋⿰⿱日止見⿰⿱日止見說文顯也

嘉興張叔未廷濟藏周史頌敦器銘曰日揚天子顯命顯从⿰⿱日爭頁作⿰冃⿵冂乂追敦蓋銘曰敢對天子顯揚亦作⿰⿱日爭⿵冂乂與此偰同是⿰⿱日爭見即顯之異文也』(攈古卷三之二．四十一頁至四十八頁虢季子盤)

a 徐同柏曰『⿰爭頁字亦見追敦彼當釋作覲即書之覲揚也此當釋作定即詩之定命也顧覲定一聲之轉贊王賞賜內史職也故即呂此為頌禱之辭與畯臣天子靁終同意』(从古卷二．十六頁周史頌敦)

c 徐同柏曰『⿰⿱日爭頁字亦見史頌敦余曩謂史頌敦之⿰⿱日爭頁當釋為定即詩之定命也是敦之⿰⿱日爭頁當釋為覲即書之覲揚也今按

5434(8.476-1173)

從舊說作顯辭義較安。（从古卷六、四十頁周追敦）

α方濬益曰：「阮錄釋䫉以史頌鼎虢季子白盤銘證之，亦顯之異文」（綴遺卷一、十五頁井仁鐘）

α劉心源曰：「䫉舊釋顯，據吳閣學云虢季子白盤顯䫉竝用文殊不類（克鼎亦二字竝用）心源攷晉姜鼎勿廢文侯䫉命，博古圖釋䫉然从𩑋為見，當釋䫉，集韻䫉俱倫切，大視也（虢季子白盤孔䫉有光亦从見）又追敦對天子䫉揚則从頁，說文䫉，頭䫉䫉大也，兩字古刻義同。吳云此銘从日見尹聲，呂為耿之異文，余謂古人自有䫉命䫉揚之文，今文習見顯命顯揚，多不之詧耳，徐籀莊釋追敦云余曩謂史頌敦之䫉當釋為定，是敦之䫉當釋為䫉，今案从舊說作顯，詞義較安」是又未免遷就矣。（奇觚卷四、九頁史頌敦）

孫詒讓曰『□字阮釋爲顯案金刻顯字常見無作此形者實當爲頵字之變體晉姜鼎勿灋(廢)文侯頵命頵作□此據嘯堂集古錄本薛款識作□誤井人戕鐘頵叔文祖頵作□見吳錄吳闕未釋今案此鐘卽本書所收邢叔鐘其頵字作□阮釋爲髀尤誤坿正之於此新出虢季子白盤云王曰伯父孔頵有光頵作□□與此同說文頵大也大揚義未協吕號盤校之疑當與顯義近也』(拾遺中二三頁追敦)

强運開曰『□史頌鼎曰遅天子䚌令孫詒讓以為頵字之變體又疑其與顯義近運開按此篆見于金文者右皆从見無从頁者孫說之誤不辯自明案其音義當與顯同阮文達釋為顯蓋卽以為顯字之古文也』(古籀三補卷八第十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之釋各家皆異吳氏古籀補又合顯䚌為一字又據古錄引張石匏說䫆卽頵說文䫆好皃从頁爭聲爭

隸變往往作㬎頁从見古頁與見每混如顯亦有从見者 又陳壽祺說从㬎从見覭說文無之或釋題題說文顯也嘉與張叔未曰㬎即顯之異文也此張氏同大澂說也又孫詒讓古籀拾遺并人殘鐘云按金刻顯字常見無作覭形者實當爲䫘字之變體說文䫘大也義未協以虢叔盤校之疑當與顯字義近也孫氏此說稍近要覭即䫘字省文古文頁見借通迂鼎顯字作明从見字又金文䫘字多〻有之䫘覭覭皆同字顯然集韵别出非是唯䫘字未見从日者顯亦顯字……爾雅釋詁顯光也又見也虢季子白盤銘意即是也或云銘上文曰丕顯子白此曰孔㬎有光一銘而字不同顯㬎兩字各別非是凡古款識文一字兩體不鮮如朱宋皇皇虢虢並用亦其一例猶後世書家同字必異體矣又古款識銘文多有揚對天子丕顯休命之語 而晉

姜鼎曰勿廢文侯顯命追敦曰敢對天子顯揚皆與銘意相同況井侯尊曰顯考井侯顯作顯井人殘鐘顯叔文祖皇考顯作顯此正與銘上文所謂丕顯子白之顯同意顯顯同字明矣毛伯彝無光在顯顯作㬎从㫃與尹同君作𠮚亦从㫃可證是亦顯顯同字確證也蓋顯顯音近且顯為頭明飾顯為頭大皃其義亦相因矣故合顯顯為顯形非無謂也或云初學記引說文曰又君象也廣雅釋詁乾官元首主上伯子男卿大夫令長龍嫡郎將日正君也又君字从尹口爾雅釋言尹正也然君尹音義皆近君字或當从日作𣅀省作𣅀即是顯顯亦顯字異文恐失於穿矣又或云顯顯通用後相涉而別為顯字金文實有此例果然間當有以顯為顯之例而無一以顯為顯義者顯顯非同字可知矣(古籀篇四十五第二九至三一頁)

郭沫若曰「䚉亦字書所無，用例大𢍰与顯字同。」（兩攷四十一頁麥尊）

又高鴻縉曰「䚉亦說文所無，應與顯同義，而非一字。吳式芬曰䚉季子白盤顯䚉並用，文殊不類。克鼎亦二字並用……此銘从日見，尹聲，當為耿之異文。劉幼丹云晉姜鼎勿廢文侯䚉命，當為䚉字。集韻䚉，集倫切，大視也。兩字古刻意同……余謂自有䚉命䚉揚之文，今人習見顯命顯揚，多不之詧耳」（頌器考釋二二頁至二三頁）

〈大9〉「用龏義寧侯䚉考于井。」〈大47〉「勿灋文侯䚉令（命）」



醜

說文所無類篇俗醜字非

醜卣

〈669〉「醜乍父戊
寶尊彝」



欽

魚鼎匕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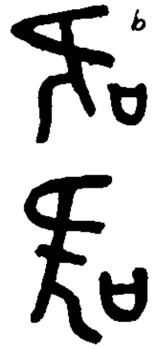
曰欽哉

出游



吹 吹方鼎

〈0421〉「吹𦣞觶 姑尊彝」



虞司寇壺

〈2823〉「虞嗣寇白吹 乍作寶壺」(A·B)

林義光曰「說文云吹出气也从欠从口按从口欠欠張口出气也」(文源

訶[a]

歌 从言可聲 說文或作謌

余義鐘 訶字重見

〈0050〉「歙飲訶△歌無舞」



次

嬰次盧

〈2988〉「王子嬰次△之庚燎盧」鑪



史次

鼎

〈0180〉「史次△」

〈0012〉「次者諸冄祝」

商承祚曰「說文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聲。𠄞古文次。案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嬰次盧作[illegible]。皆與篆文近。此不知何義。何以段氏謂象相次之形。則望文生訓矣。」(古攷八二頁)

楊樹達曰「說文八篇下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聲。七四切。樹達按。不前不精與从欠之義不合。許說殆非也。愚疑次當以亞次為義。乃詞之表副貳者也。論語季氏篇曰。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文以上次下分言此用次字之義最為明白者也又憲問篇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亦其例也以其為詞故字从欠猶歌訓詠欥為詮詞字皆从欠也从二故義為亞次為副貳儀禮特牲饋食禮曰亞獻尸鄭注曰亞次也次猶貳書顧命曰次路在右塾之前鄭注曰次路象路之貳此鄭君經注可以補正許君之說者也說文貳从弍聲弍者古文二次與貳音近故義得互相訓釋也穆天子傳卷四曰次車之乘郭璞注曰次車副車說文貳訓副益故次訓貳又可訓副也

(小學五五至五六頁釋次)

[a]

欶 說文附于瘚或省疒然厥字从厂欮聲則欶乃正字不當附于瘚下故改列于此師湯父鼎矢臺彤欶

〈0654〉「矢臺彤欶△」



欶簋

〈1159〉「欶△作卒」殷明

[a] 孫詒讓曰「字从屰从欠似欶字說文古籀補有敨亦即此字吳亦不能釋也說文疒部瘚或作欮省疒形欮義不可通以聲類求之疑當為栝之借字栝正字作桰說文木部桰矢栝檃弦處从木𣅀聲𣅀从𠂢省聲氏部𠂢讀若厥是𣅀聲與欮聲相近得相通借彤栝承上矢言之謂以彤漆飾矢栝即尚書及左傳之彤矢也上文先云弓而後云彖弭此先云矢而後云彤栝文例正同」(餘論卷三第十頁師湯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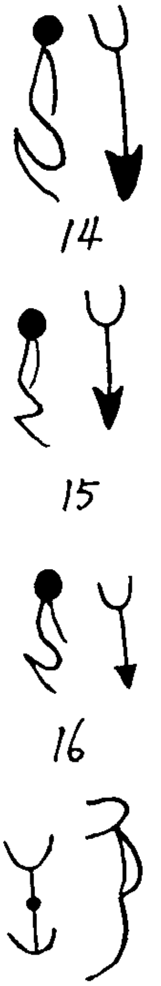
[a] 高田忠周曰「按此欶即瘚字也依經傳文字例元段借為闕字……然愚竊謂空闕闕隙正字當為缺字說文缺器破也从缶夬

聲轉義小爾雅廣詁缺隙也是也缺㰳同音故借闕為缺闕从㰳聲古元當借㰳為缺也又古字省文叚借之例當以夬為之』(古籀篇二十二第三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右作乏即古文㚇字明顯者左旁亦疑出古異文即㰳字銘義人名耳』(古籀篇三十五第一〇頁)

柯昌濟曰『㰳从欠夬聲當即厥之古文』(韡華二六一頁厥彝)

吳其昌曰『



14 15 16

象一矢形倒植于地而有一人虔恭跪于其前為祝賀詛咒之狀是殆即發誓之儀矣』(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二〇六頁金

文名象疏證

a 陳夢家曰『𢦏是說文𢧵的或體說文曰𢧵弋也』(全選二九〇頁 西周銅器斷代師湯父鼎)


a


b

⿰方欠 說文所無

果簋

〈1023〉 果臣作⿰方欠旅簋 (A·B)

a

㪉 說文所無

㿝鼎 匕

〈2990〉「命弟命入㪉」

a 于省吾曰「㪉即庚通羹爾雅釋草蘠蘼（？）盜庚釋文庚本又作羹同」

（雙選上三第三〇頁蝕匕）


飲 不从欠
伯作姬飲壺 畲字重見

<2775> 白(伯)作姬 畲壺


黃中 壺

<2804> 黃中匕 倗生飲

𣪘壺


沇兒鐘 飲酒

<0052> 用盤飲 飲酉(酒)


余義鐘 飲 飲訶舞

<0050> 飲飲訶歌 無舞


曾元 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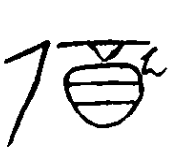
<2957> 曾大師徒 元作飲壺


辛伯鼎 从人从酉

<0625> 辛永 畲鼎


東周左 師壺

<2795> 廿九年十二月為 東周左師酒壺


𨑾公 壺

<2809> 𨑾公左𠂤左酒飲 世二 十九㕘三受廿九年

<2830> 盧呂匽飲

林義光曰『說文云.㱃歠也.从欠酓聲.按古作□(虢叔鐘)象水入人口形.从酉.轉注或作□(儀兒鐘)从人旁有酒.从欠.轉注或作□(洹子器)□倒口.象水入口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㱃歠也.从欠酓聲.古文作□从水今聲.又古文作□从食今聲.蓋疑㱃元从欠从酉今聲.左旁與訓酒苦味也.从酉今聲.酓字.形同而自別矣.今聲與古文合.且古文从水从食.意自可見.若唯从欠.酓聲.字意不可見耳.酓為酒苦味.於㱃義無相涉.後人作飲.合㱃食為形也.易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虞注.水流入口為飲.此字本義.其字當以㱃為正.形而專飲酒㱃為正字.儀禮公食禮.飲酒漿飲.注.飲酒清酒也.是也.飲元謂飲漿.轉所飲漿.亦謂之飲也.酒漿亦一.故下文有从水.酉者是

也。歙之从酉，益可以證矣」（古籀篇三十五第一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歙，歠也，从欠，酓聲。㱃，古文歙，从今、食。古文歙从今食，案論語：飯疏食，飲水。周禮：膳夫飲用六清。故古文从水，今聲也。玉篇引作㳄，从二水，必有所誤。甲骨文作㱃，為歙之初文。金文余義鐘作䤖，沇兒鐘作䤖，為小篆所因襲」（古攷八二頁）

參閱1885酓字條金祥恆說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歙，歠也，从欠，酓聲。㱃，古文歙，从今、水。古文歙从今、食。」契文作㱃，象人俯首吐舌取飲之形。釋名曰：「歙，奄也，从口奄引咽之。」此之謂也。後㱃譌別為二，倒口變作A，而人身變作欠。歙本為象形，而成形聲字矣。高田忠周謂左旁从酉

从今與訓酒苦味形同而自別實則畲亦㱃之省酒苦味亦後起之義